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剪不断的乡愁



一、乡愁

去年年底，“开放大陆探亲”的消息公布了。

这消息像一股温泉，乍然间从我心深处涌现，然后蹿升到我四肢百脉，蹿升到我的眼眶。我简直无法描述那一瞬间的感动。我心底有个声音在喊着：

“三十九年！三十九年有多少月？多少天？三十九年积压了多少乡愁。如今，可以把这些乡愁勾销了吗？”

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但是，陆陆续续有人回乡探亲了！这居然成了事实！我太兴奋了，和鑫涛计划着，我们也该去大陆探亲了，鑫涛去红十字会办手续，回来说：

“需要填三等亲的亲人名字和地址！”

一时间，我们两个都弄不清“三等亲”包括寻些人，以及我们是否有这项“资格”。激动中，我冲口而出：

“故国的山，故国的水，故国的大地泥土，和我们算是几等亲？我们要探的亲，不止是‘人’呀！”

不过，我毕竟不需担忧，因为我和鑫涛分别都有舅舅姨妈在大陆，所以，我们很顺利地办好了探亲护照。拿到护照的那一晚，我就失眠了。脑子里奔流着黄河，奔流着长江。不止长江黄河，还耸立着五岳和长城！鑫涛见我如此兴奋，忍不住提醒我说：“大家都说大陆的生活很苦，旅行也不像想象中那么方便，至于亲人，经过三十九年的隔阂，可能已经相见不相识，这些，你都考虑过吗？”考虑？我实在没有认真去考虑过。我只觉得乡愁像一张大网，已把我牢牢地网住。而且，当行期越来越接近，我的乡愁就越来越深。我想，我这个人 and 别人是不大相同的。我有个朋友告诉我：“我也离开大陆三十九年，但是，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乡愁！”这句话使我太惊奇了，我总认为，乡愁对于游子，就像一切人类的基本感情一样，是与生俱来的。不过，有的人来得强烈，有的人比较淡然。我，大概生来就属于感情强烈的一型。连我的“乡愁”，也比别人多几分！

计划回大陆的行程时，鑫涛问我：

“你到底要去哪些地方啊？第一站，是不是你的故乡湖南呢？”我祖籍湖南，生在四川。童年，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，是个颠沛流离的时代，童年的足迹，曾跋涉过大陆许多的省份。如今，再整理我这份千头万绪的乡愁时，竟不知那愁绪的顶端究竟在何处？是湖南？是四川？是长江？是黄河？是丝绸之路，还是故宫北海？沉吟中，这才明白，我的乡愁不在大陆的任何一点上，而在大陆那整片的土地上！

“可是，你没有时间走遍大陆整片的土地啊！”鑫涛说：“我们排来排去，只可能去四十天！”

将近四十年的乡愁，却要用四十天来弥补。可能吗？不可能的！人们必须放弃许多地方。湖南，湖南的亲人多已离散，家园中可能面目全非，不知怎的，我最怕面对的，竟是故乡湖南，这才了解古人“近乡情怯”的感觉。当我把这感觉告诉鑫涛时，他脱口而出地说：

“这也是我不敢回上海的原因！”

于是，我们把行程的第一站定在北京。北京，那儿是我父母相识相恋

和结婚的地方，那儿是我祖母和外祖父母居住及去世的地方，那儿，是我历史课本上一再重复的地方，那儿，也是我在小说中、故事中所熟读的地方！那儿有“故都春梦”，有“京华烟云”！还有我那不成熟的——“六个梦”！

于是，我们动身；经香港，去北京。

二、出发前——香港

我和鑫涛这次的大陆行，除了我们两个人以外，还有鑫涛的妹妹初霞，和妹夫承赉。

初霞与承赉定居香港，在过去几年中，他们已经回大陆探亲了好多次。对于大陆，他们是识途老马，经验丰富。当他们知道我们要去大陆时，立刻热心地帮我们排路线、订车票、买船票（我们要乘船看三峡，所以要买船票）订旅馆……并决定陪同我们一起去。有初霞夫妇同行，我确实安心多了！毕竟，大陆是个已阔别三十九年的地方！这时间的差距，造成心理上的许多压力。大陆对于我，感觉上那么亲切，实际上却那么陌生。

初霞比我略长两三岁，热情、率直、思想周到，又很喜欢帮助别人。在她眼中，我是非常娇弱的，所以，她对我真是体贴入微。我们一到香港，她就忙忙碌碌地帮我跑中国旅行社，帮我办签证，帮我办各种手续。我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只是在旅馆中幻想北京、幻想长城、幻想三峡……直到出发去北京前一天，初霞对我说：

“有件事我不能帮你做，现在大陆肝炎很流行，你一定要去打一针增加抵抗力的针药！”

我去打了针，医生和针药都是初霞安排好了的。

当然，初霞还帮我准备了许多东西，例如各种药品、酒精、药棉、塑胶针筒、筷子、刀子、化妆纸……连运动衣和运动裤都帮我买了，最奇怪的是，她还为我们四个人，准备了四个“奶瓶”！怕我笑她，她振振有辞地对我说：

“我们这一路又是飞机，又是火车，又是船，由北到南，要走上好几千里，路上不带水瓶是行的，但是，玻璃瓶太重，又不保温，带杯子也很麻烦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奶瓶最合适，又轻巧、又保温。冲了咖啡，还可以摇呢！”

说得很有理。但是，鑫涛居然尴尬地回了一句：

“贤妹所说甚是。不过，我……不会用奶嘴！”

此语一出，初霞笑得岔了气，笑完了，才瞪大眼睛说：

“谁要你用奶嘴？只要凑着瓶口喝就行了！”

我对初霞想得出用“奶瓶”代替“水壶”，十分佩服，不过，总觉得这么大的人用奶瓶喝水，有点“那个”。初霞看出我的犹豫，在动身前，又用布给奶瓶做了四件“衣服”，使它们看不出是“奶瓶”，硬塞了两个到我的箱子里。

我们的行装十分惊人。出发时是四月初，预计四月八日抵北京，据说，此时的北京，春寒料峭，气温有时只有四五度。所以，我们带足了冬衣。又

因为预计要坐长程火车，初霞怕车上的棉被不干净，要我从台北带了四个登山用的睡袋来。最绝的还是鑫涛，他看了许多有关大陆旅行的报道之后，做了一个决定：“我要带我自己的枕头去！”

天哪！他那个枕头又厚又大！放满了一口箱子。他坚持没有自己的枕头，会睡不着觉，我只得依着他带了枕头。当我看到初霞准备奶瓶时，才真感觉出他们是兄妹！各有奇招。

在香港停留的三天里，几乎每晚都有餐叙，席间，各路朋友，对我的“大陆行”，都给了许多“忠告”。这时，我对大陆的心态，是非常复杂的。有思念，有好奇，有期望，也有害怕。我真怕那个已经隔离了三十九年的河山不再美好，也怕故国的人失去了温馨和热情。

我的乡愁和期望越大，我的害怕和矛盾也越多。此时此刻，真希望听到一些鼓励的话。偏偏就有那么多人，对我此行不太乐观：

“什么？”一人朋支说：“你要去三峡坐船？你惨了！赶快准备晕船药！”“大陆的厕所不能上，你当心害膀胱炎！”

“什么？你要去乘民航机？我告诉你，飞机里会有云飘进来！”“而且，飞机里没有空调，他们会发给你一把扇子！”

“你还是坐火车吧！”一位“识途老马”说：“飞机比火车慢，因为它永远误点，二十几小时的火车到了终点，飞机还在起点没起飞呢！”“你预计去多少天？四十天？你起码有十天在为你的车标、船票、飞机票办手续，还有十天订不到旅馆！”

听起来实在不妙。到了起程前一天，老吴请客，有位刚去过大陆的作家也来了，一听我们要去四十天，立刻点点头，从容不迫地说：“和我一样，我也预计停留四十天！”

“结果呢？我和初霞几乎异口同声地嚷出来。

“结果我去了七天就“逃”回来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鑫涛和承贲赶快追问。

“因为没有东西吃啊！”那位作家扬着眉毛说：“饭店进去晚了，就不给东西吃，进去早了，也不给东西吃，好不容易守时进去了，那东西根本不能吃啊？”作家拍拍鑫涛的肩，好意地叮嘱：“带点巧克力去，万一营养不良，可以啃啃巧克力充饥！”几句话说得我、鑫涛、初霞、承贲脸色都不大好看。老吴本来也想和我们一起去的，此时毅然抽身，打了退堂鼓。并且看看我说：“我猜，你们去个二十天，就会回来了！四十天，是绝对不可能的！琼瑶吃不了苦！”

一句话惹翻了我！怎么专指名说我不能吃苦呢？何况，这趟“探亲”之旅，根本就不是去“享受”，而是想去找寻一些失落的东西，一些在我心灵深处悸动的东西……这情怀无法让老吴明白，我只简单地说了句：“老吴，我跟你打个赌！”

“赌什么？”老吴问。“四万港币，我们四个人，谁早回来，就输你一万港币，否则，你输给我们四万港币。”

老吴有点沉吟，看我一股坚定相，他失了了把握，终于，他笑笑说：“我们赌四个金戒指吧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我们四个人说。

结束了那餐会之后，鑫涛问我：

“你为什么有这么大把握，说你能停留四十天？我记得，我们每次去欧

洲或美国旅行，你总是提前闹回家的！”

“这次不同。”我热切地说：“这次不是去欧洲或美国，这次是去我们自己的国家，看我们离散的亲人，吃我们自己的食物，讲我们自己的语言，走我们自己的土地。我会带着一颗包容的心回去。我的心里充满了爱，这份爱——会让我肯吃苦。毕竟，我不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计划这趟旅程的！”

鑫涛点头，他是完全了解我这种心情的。但是，我望着初霞，心里却有点迷惑。如果大家所言非虚，已有多次“大陆之行”的初霞，怎么也肯跟着我打赌。当我问她时，她却说：“我以前只去过上海和北京，至于你们要去的武汉，三峡、重庆、成都、昆明、桂林……我统统没去过！会不会吃苦，我也不知道。要走这么多地方，总要带点冒险精神吧！你敢冒险，我就舍命陪君子！”糟糕！原来我们的“导游”什么地方都没去过！我真有些担心了！

正犹豫中，初霞拍拍我，一脸乐观地说：

“别着急，我们有杨洁啊！”

杨洁？这名字我已从初霞口中听过许多次，因为我们这次返大陆，不希望被官方接待，初霞就对我说，她有好友杨洁在北京，可以安排我们的一切。我听了也就忘了，对这位杨洁并不太注意，此时，非弄清楚杨洁是何方神圣了，我才问出口，初霞就大声说：

“你连杨洁都不知道？她是“女篮五号”啊！”

“什么‘女篮五号’？”我更糊涂了。

“哇！”初霞快晕倒了：“你居然不知道‘女篮五号’！大陆拍过一部电影，电影名字就叫“女篮五号”！”

我还是不懂。三十九年的隔阂，大陆的人与事，距我都有十万八千里！承蒙看我一头雾水的样子，对我重重地点了两下头，坚定地说：“反正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有杨洁！”

我能不放心吗？唔，那杨洁，看来必定是个“人物”！

三、北京机场与杨洁

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掠空而起，我的心跳就加快了速度。怎样也无法相信，我在飞往“北京”！从机舱的窗口往下看，层云的下方，是朦胧一片的、绵亘不断的土地。我深呼吸着，觉得这一片绵亘的大地，和我有那样悠久深刻的关系，那大片土，孕育了多少的“中国人”！不论这些人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！他永远都是这片大地的子子孙孙……想到这儿，我的血就热了，我的眼眶就湿了！这么些年来，我写了许多恋爱故事，却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像这片绵亘的土地，这么深刻地撞击着我的心！在飞机上忽忧忽喜地想着，也依稀回忆着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情景，十一岁的我，跟着父母，由湘桂铁路，到广州，到台湾，从此一别，居然就这么长久的岁月！我脑海中反复着古人的诗句，但句中却已经必须改一个字了：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‘已’改鬓毛衰。”

我离开湖南时，说的是四川话。现在，我说的是略带南方音的国语，

乡音，我甚至不知道，我的乡音是怎样的？小时候，我的语言是复杂的，为了适应环境，我说过四川话，说过湖南话，说过上海话，说过北京话……如今，已演变成我目前唯一会说的“国语”了。

我正胡思乱想着，飞机已开始下降，播音员报出目前正往北京机场降落，我睁大眼睛，努力地去“看”北京，心跳得更快了，我不知道，当第一脚踏上北京的土地时，我会有怎样的感觉！北京，三十九年来，它是历史课本里的名字，是地图上的一个小圆点，是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！但是……我却终于要踏上这块土地了！

飞机终于降落了。我看鑫涛，他正看我。我们之间的默契已深，两人都隐在深深的感动里。初霞承赉已多次来北京，自然不会像我们两个这样激动，初霞轻快地说：

“好快啊，三小时就到了！”

三小时，原来香港至北京，只需三小时。这咫尺天涯，却经过了三十九年，才能飞渡！

我满怀感慨，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。承赉看看我，忽然说：

“你最好准备一下，说不定机场有记者！”

有记者？我的心顿时乱如麻，我并没有准备见记者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心头的酸甜苦辣，更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。我正恍惚着，飞机已停稳，我跟着人群，就这样迷迷糊糊地下了飞机，一脚踏上了故国的土地！

踏上北京的土地，悸动的是心灵，那土地就是土地！抬头走入机场大厅，一样要经过海关人员验护照、盖章，大家正预备排队，有位海关人员说：

“走这边，我单独给你们办！”

是杨洁的安排吧！我模糊地想着。从下机那一刹那起，我的神志就不太清楚。太久的期盼一旦成为事实，人就有些昏昏沉沉。手续办完，我们走出海关，蓦然间，一大群人对我们冲了过来，首先，有三位老太太，白发萧萧的，冲过来就抓住了鑫涛的手，哭着叫出来：

“二弟呀！二弟！”鑫涛整个人傻掉了，他在北京并无亲人。我脑中一转，已大致明白过来，我拉住一位老太太说：

“你大概认错人了，她姓平！你要找的人是谁？”

三位老太太一怔，才知道接错了人，立刻又哭着往人群中搜寻去了。鑫涛被这样一搅和，看来更加迷惑了。就在此时，人群像潮水般涌向我，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拉住我，兴奋地嚷着：“你是不是琼瑶？我们在机场等了你好几个小时了！”

我点头。这一下不得了。我在几秒钟内，就被人群包围住了。闪光灯一直对我闪个不停。耳边响着各种各样的“京片子”，十分悦耳，十分动人。有的问我到北京的感想，有的问我要停留多久，有的问我这是第几次来北京，有的问我知不知道我在大陆的“知名度”……我根本来不及回答任何问题，就又有许多人拿着大陆出版的我的小说，请我签字，我只得走往一张柜台，去给那些读者或记者签字，可是，这样一来，更不得了，人似乎越来越多了，我几乎无法脱身了。就在此时，我忽然听到一声巨吼，声如洪钟，十分惊人：

“各位让开！要访问要签字，都等明天再说！现在车子在门外等！”随着这声巨吼，我看过去，只见一位身高约一八公分的女巨人，长手长脚，大踏步地“冲”进人群，一面冲、一面用双手往两边分，就把人群“分”开了，她笔直地走向我，对我也大声地下了声命令：

“不再再签名了！你签不完的！”

一位女记者请求地看着我，直往我手中塞纸条：

“请为我们的报纸写两句话吧！一句话也可以！”

盛情难却呀！这些在机场上等候了我好久的记者读者们，我心不忍，低下头又去写字。

才写完，另一本书又塞了过来，我正预备签最后一个名字，只觉得身子一轻，脚已离地，老天！那位“女巨人”把我像拎小鸡般拎了起来，不由分说地一路拉出机场大厅。在我意识还没恢复之前，我就被塞进一辆小汽车，再一看，鑫涛、承贲、初霞都在车上等我。车门“砰”的关上，女巨人这才从车窗外伸出一只巨灵之掌给我，对我大声说：“我是杨洁！”我愕然地伸出手去，要和杨洁握手，谁知她等不及握手，这手就抽回去了。只听到这只手在车顶上“砰”的一敲，那洪钟般的嗓子大吼了一句：

“开车！”车子尚未开动，一张年轻的、美丽的女孩的脸又急急凑向窗口，我看到一对亮丽的大眼睛，一双乌黑的发辫垂在胸前，未施脂粉的脸庞清秀动人，好一位北国姑娘！我心中赞美。同时，我的心中为海峡这端的同胞而颤动了。那少女死命攀着车窗，对我请求地说：

“我能访问你吗？我是××报记者！”

我来不及答话，杨洁一连串地敲车顶：

“开车！开车！开车！”

那少女眼看访问不成，眼中流露着失望。我心中一阵激荡——为这些热情的欢迎而激荡，也是初到北京的激荡——

我拉住那少女的手，在她耳边说了一句真心的悄悄话：

“我到北京的第一个印象，北方的女孩也美丽，例如你！”

我松手，车子绝尘而去。

我回头向车窗外望，那少女脸红红的，伫立在北京特有的风沙中。我心中好生歉然，对那机场所有没有跟我接触到的人，都感到歉然。车子走了好长一段，我回头，那少女还伫立在街头，对我遥遥挥手——十天以后，我终于在北京饭里，接受了她的访问，她的名字叫应红。

四、北京的“小梧桐”

抵北京的第一天，忙于看北京的街道，忙于看北京的建筑，忙于用全心去体会这又陌生又熟悉的城市，心里始终乱乱的。车子离开了机场，就开始觉得热气逼人。谁说北京的四月是春寒料峭？阳光晒在身上简直是灼热的，我脱掉了珍珠呢的短大衣，里面有毛线衣，热得直冒汗，问身边的人，大家异口同声说：“前几天还下雪呢！今年的天气最反常，从没有四月热成这样！”我就在这个反常的四月，来到北京的热浪下。第二天，我们去颐和园，大家都喊热。颐和园的湖光山色、楼台亭阁以及那匪夷所思的“长廊”……简直让人目不暇给。

鑫涛拿着照相机，忙着拍屋檐，拍墙角，拍回廊，拍玉兰花，拍花窗

及格子门……他一向热爱中国的古建筑，颐和园的画栋梁，已经把中国古建筑的美，发挥到极致，他就狂热地拍个没停了。

我的“北京”印象，从“颐和园”打开序幕，却从“小梧桐”开始了第一章。“小梧桐”是有典故的。

我自从抵北京，就认识了许多初霞的朋友，这些朋友待我的热情，简直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我觉得，我这一生，也交游广阔，但从没有朋友，会照顾我到无微不至，而且事无巨细，体贴入微。刘平和沈宝安是夫妻，也是老北京了。刘平敦厚，也照顾我。知道我爱吃梨，她每天买新鲜的梨送到我房间来。北京起风，她送纱巾来教我挡风的办法，北京烈日当空，她送洋伞来……

除了刘平和沈宝安，我们还认识了韩美林与朱娅这对夫妇。韩美林是画家，也是陶艺家。鑫涛一见到他的作品后，就对他大为倾倒。我们总以为他年龄很大，见面后才知道他只有四十多岁，他不爱说话，却用无数行动，来表现他的热情。鑫涛初次参观他的工作室，对他所烧的一件蓝钧窑——是个十分巨大的碗——爱不释手，那件作品是韩美林远去河南禹县烧出来的，里面的“鱼子点”是经过窑变，才能产生的特殊效果，所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韩美林见鑫涛如此爱它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拎了它就送进了我们的旅馆里。（我们把它一路带来台湾，如今正供在鑫涛的书桌上）韩美林长于画马，他画的马，绝不雷同，让我叹为观止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在文革时期，被红卫兵用酷刑修理过，把他两只手的筋脉一起挑断，要他终身不能作画，又把他的双腿的腿筋，也一起挑断。所以，至今，他不能爬山上坡，他握笔画画时，画笔常会掉下去。尽管如此，他的作品仍然很多，他自己说：

“现在是我创作的颠峰期，我不能浪费这段时间，只有拼命去创作！”因而，他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宜兴，埋首在窑炉边烧茶壶。而朱娅，他那可爱的、年轻的、温柔的妻子，就留在北京等他。对于韩美林，朱娅有次很坦白地对我说：

“他比我大了很多岁，我嫁他的时候，家里都反对。但是，他一生吃了那么多苦，又那么有才华，我对他，是怜惜加是崇拜，不管怎样，我都要跟着他的！”

平淡的叙述后面，有多少故事？一个翻江倒海的时代（文革时期的摧毁力，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。在大陆，大家用“十年浩劫”四个字来称这十年，“浩劫”二字，才能形容那种灾难。我在大陆四十天，所交的朋友，几乎都是“劫后余生”的。）在这时代中，发生的故事一走动人心魄，怪不得大陆作家的作品，绝大部分用文革为背景。

除了韩美林与朱娅，我们又认识了李世济与唐在 夫妇。他们这一对的故事，更加曲折离奇，惊心动魄，感人肺腑，而且是匪夷所思的。李世济，在台湾，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她的名字，在北京就不同了。大街小巷，上自达官贵人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人人都知道李世济。她是程砚秋的亲传弟子，是京剧界的红人。她的先生唐在 ，也是程砚秋的学生，他放弃了国外的学位，跑来帮程砚秋拉胡琴。第一次李世济出现在他面前时，只有十六岁，对唐在 一躬到地，恭恭敬敬地喊了声：“唐老师！”这一喊，已经缘订三生，唐在 就这样陷进去，水深火热，保护了李世济这一辈子，每次，李世济登台，必然是唐在 为之操琴，两人间的默契，已到达天衣无缝的地步，听过他们

表演的人，才能体会那种合一的境界。（关于他们两个的故事，我听得很零碎，李世济说，下次我去北京，她将详细向我叙述，让我写一本“厚厚的书”。）

除了前面三对夫妇，我们当然还认识了许多许多人，像杨洁和她的先生大齐。杨洁是独行侠，她照顾我们的一切，包括安排行程、车子、换钱、吃饭……大齐却很少露面，杨洁我前面已经提得很多，但，真要写杨洁，还是要费一番笔墨。在大陆，很少有人有私家车，杨洁就有一辆，她的车子前凸后凹，伤痕累累，她依然能开着这辆车横冲直撞。有一次，她开车接我和鑫涛去吃饭，我为了礼貌，坐在前座，让鑫涛一个人坐后座。谁知，我才坐进车子，她就“呼”的一下把车子开出去了，我回头一看，鑫涛站在街边，还没上车呢？还有一次，我和鑫涛坐她的车子去一个地方，她认得那地方，却不太熟悉，另一位朋友叫她“跟车”。于是，她就跟着前面的车子开，一面开车，她一面和我们眉飞色舞地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她忽然说：“前面的车怎么转弯了？”她一拍大腿，明白了：“他要抄近路！抄就抄吧！”一个急转弯，她就跟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，一路跟下去，巷子旁边没了人家，多出一条河来，再跟下去，前面连路都没有了，那辆车停下来，司机钻出车子，回头诧异地看着我们。杨洁这才急煞车，大叫一声：

“跟错车子了！”这就是杨洁。（后来我终于弄清楚了，她在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的十年间，都在国家女篮代表队打球，她的编号是五号。打起球来，冲锋陷阵，锐不可挡，大家都称她“女篮五号”。她的故事和战果，曾被拍为电影，电影名也叫“女篮五号”。如今，她仍在体协做事，所以，我们一路的行程，都是她用体协的关系，招呼过去的。）

写了一大篇关于我们在北京认识的朋友，现在，要拉回到“北京的小梧桐”上来了。

因为我们认识了这么多人，所以，我们每次出门都浩浩荡荡的。因为这些人都是老北京，大家不论祖籍何方，都能说一口漂亮的“京片子”。每次大家一谈天，悦耳的京片子你一句我一句，我听得好舒服，好像进了电影配音间。但是，这些京片子对鑫涛和承贲都是个考验，他们两个是同乡，都说上海话。北京话和上海话差别甚多，鑫涛在我多年“教育”下，（我平时不喜欢他在我面前说上海话，而且时时刻刻纠正他国语的发音）还能勉强应付。而承贲就常常词不达意。有一天，承贲对我说：“我来北京好几次了，还没有见到北京的梧桐！”

“哦？”我困惑地问：“北京有很多的梧桐吗？”

“有，有，有，好多好多！”承贲一叠连声说。

“梧桐？”杨洁歪着脑袋，仔细思索：“我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注意到北京有很多梧桐！”

“有啊有啊！”承贲急了，“是小梧桐啊！”

“小梧桐？”我更困惑了：“它们长不大？是特殊品种吗？会结梧桐子吗？”我的一连串问题，突然引起了初霞的一阵爆笑。到底，知夫莫若妻，她急忙代承贲翻译：

“他说的不是梧桐，是胡同。北京不是有很多著名的小胡同吗？”这样一说，全车大笑。从此，“北京的小梧桐”就是我们这一路的笑料。承贲个性随和，热情开朗，是个最好的朋友，从不以我们的大笑为忤。只是，从“小梧桐”开始，他一路继续闹过无数类似的笑话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就在承贲说没见过小胡同的第二天，韩美林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们，

北京最著名的国画大师李可染，欢迎我们去他家里小坐。这消息让我和鑫涛都不之雀跃。鑫涛爱画，已迹近于“痴”，对李可染大师，早已崇拜多年。我们刚到北京时，鑫涛就问过朋友们：“能否拜见李可染？”韩美林听了，并没多说什么，谁知，他立刻就作了安排。而且，他说，李可染也很相见我们呢！

“不过。”韩美林最后说：“李可染住在一个‘小梧桐’里，听说路不大好找！”我们大家笑着，开心着，兴奋着。“小梧桐”有名有姓，怎会不好找？大家就按照时间，晚上八时，去拜见李可染，同时，也见一见北京著名的“小梧桐”。

我们都没想到，北京的胡同里没有路灯，（事实上，北京的大街上，四处灯也不很明亮）而胡同是曲里拐弯的，胡同中往往还套着胡同。我们这一群人，分了两路，我、鑫涛、承贻、初霞、韩美林是第一路，朱娅带着其他几个人，另外乘车来。我们的车子，开始在黑暗的小胡同中东绕西绕，就是找不着李大师的胡同，司机下车问了好多次路，又向前，又退后，又左弯，又右拐，这“北京小梧桐”实在厉害！你就闹不清它有多小枝桠！终于，我们总算找到那胡同了，又开始对门牌。原来，这胡同中的旧建筑已经拆了，现在盖了许多公寓，李大师就住在其中一座的四楼。

好不容易，我们找到了门牌，这时，李大师已派了两个人，手持手电筒，站在楼梯口等我们。

“对不起。”接我们的一位先生说：“这栋楼的公共配电因为没缴费，被停电了，所以，整个楼梯都很黑，大家要小心一点走上去！”他们用手电筒照着，一前一后地为我们开路。这时我真是新奇极了，走了黑胡同，又要走转达楼梯。心想，李大师如果晚上要出门，岂不是太不方便？幸好，接待我们的那位先生说了：“李老师就快搬家了，新房子有花园，是平房，对李老师来说，比这公寓合适多了！”

这才安了我的心。我知道李大师已经八十一岁了，这样的黑楼梯，实在不太安全。

终于，我们到了李大师的门口，房门大开，我们还没进去，一串喜悦的、热情的笑声就在迎接着我们了：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大家，走了好一段黑路！”

李大师站在门口相迎，他的夫人也站在门口相迎，李大师面色红润，笑容可掬，看来既亲切，又平和。师母更加高兴，一直把我们往屋里让，嘴中喃喃抱怨着，说他们的儿子李小可很相见我，今晚却无法联络上，实在太可惜了！（后来，在李世济的清唱会上，我还是见到了李小可。）

我们走进了李大师的画室，这间画室很小，一张大书桌已占去一半面积，书桌对面，有一张沙发，沙发的小几上，准备了各色点心，师母说，知道我们要来，特地去北京饭店订做的！画房每个角落，都堆满了书，书桌对面的墙上，挂着一张李大师的大画。我们忙着看画，忙着吃点心，忙着向李大师表达我们的崇拜，简直是手也忙不赢，眼也忙不赢，口也忙不赢！李大师的兴致很高，要我们来以前，他已经为我和鑫涛，写了“墨缘”两个字送给我们。当他看到我们真心喜爱他的画时，他笑吟吟地说：“刚刚让你们走了半天的‘黑路’，现在，让你们看一看我的‘黑画’！”原来，李大师在文革时期，备受侮辱，红卫兵称他的画为“黑画”，而大肆攻击。李可染的画风，是长于用墨，一张大画，重重的山，弯弯的水，仅仅用墨，就看出无限

层次。能把中国的笔墨，发展到这种境界，难怪李可染要成为“国宝”画家了。鑫涛对李可染，本就崇拜万分，现在，见到他老人家本人，他就更“震慑”得大气都不敢出。李大师却和气得很，他高兴地出示着他的作品，一张一张摊开来给我们看。我们的第二路人马也到了，几个人一站，就挤满了李大师整个画室，大家又看画，又赞叹，又聊天，真是不亦乐乎。而师母，整晚笑嘻嘻地拿着照相机，在那儿兴冲冲地拍照，拍我们，拍画，拍李大师……我更一次证明，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，都有个女人在扶持着。

那晚，对我们大家，都是个难忘的晚上！当我们兴尽而归，又走下黑楼梯，黑胡同的时候，鑫涛才吐出一句话来：

“真没想到，这北京的小梧桐，藏着这样的艺术家，从此，我对北京的小梧桐，真要刮目相看了！”

五、我们能“夜访长城”吗？

在北京的生活，简直是忙碌极了，因为我一直是新闻记者追踪的目标，又有许多读者想和我见面，再加上一些出版社要和我谈版权问题，电视公司想拍我的连续剧……我在单纯的“探亲之旅”外多出了许多始料未及的事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不肯放过北京任何一个名胜古迹。我们去了颐和园，去了雍和宫，去了天坛，去了故宫，去了北海……几乎该去的地方都去了。北京的名胜，是历代帝王的遗产。那些宫殿园林，那些亭台楼阁，它的华丽、精致，和庭园之美，真非笔墨所能形容。事实上，以上所写的任何一个地方，都足以细细观赏好几天。所以，鑫涛的相机，也一直咔嚓地响着。但是，唯一美中不足的，是游人太多了。北京啄引着大陆各地的游客，也啄引着外国的游客。而我们，却专挑游客少的地方去逛，于是，一扇窄门，一个小窗，一片砖墙……都是我们驻足欣赏之处。这样，有一天，我对杨洁提出来：

“我们能不能夜访长城？”

“夜访长城？”杨洁惊奇极了，不解地瞪着我：“你为什么要夜访长城？”一时间，我无法把我心中的感觉具体地说出来。事实上，我心中一直有一条长城，这长城是雄伟的，傲岸的，苍凉的，落寞的，孤独的……它是“遗世独立”的！因为它背负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包袱，在诉说着古战场的血和泪，我希望我看到的长城，能让我体会出这一切。而不是看到一个挤满中外游客，熙来攘往有如闹市的长城。再有，这此日子来北京都是烈日当空，烈日下的长城，和“晓风寒月”中的长城，一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。去长城，迎风伫立，看月下的苍凉吧！于是，我只简单地说：

“人人都白天去长城，我偏想夜里去！我觉得，夜里的长城，必然有股萧索和悲壮的味道，我就想去体会那种味道！”

杨洁瞪了我半天，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：

“成！我们就去‘夜访长城’只要你提得出的点子，咱们就去办！”杨洁说办就办，但是，这题目显然难倒她了。第二天，她告诉我，长城是卖门票参观的，每天下午三点，就停止卖票，不再放人上去。从长城开放参观以来，

还没有人要求过“夜访长城！”这么说，我们无法夜访长城了？”我很失望。

“别失望。”杨洁立即安慰我：“我们再去试试！”

于是，杨洁一次又一次地打长途电话到八达岭，和那儿的主管商量，是否能破例“夜访长城”。因为大陆的长途电话并不很容易接通，她这个交涉足足办了好几天，弄得诸朋好友，人人都知道我要去“夜访长城”了！大家的兴致，也跟着高昂起来，初霞说：“整个长城只有我们这群人，岂不是可以随我们怎么疯，怎么闹都行！”“我要站在长城上唱一曲‘空城计’！”杨洁说，她是京戏迷，也是有名的票友，还能拉一手好胡琴。

“我负责月琴！”初霞说。

“干脆，把京剧院的几个小伙子带去，”承贲说：“像张克，宋小川，他们一定会乐坏了！”

“夜访长城？”工人出版社的主编雷抒雁和他的太太马利也兴味盎然。

“如果你们要夜访长城，我们出版社派车子来，陪你们一起去！”“夜访长城！”韩美林和朱娅更加高兴：“我们把小草也带去！”小草，好别致的名字，那是韩美林和朱娅的女儿，才六岁，活泼可爱，一口清脆无比的京片子，喜欢在每一句问话后面都加个“呢”字。我爱死了她。

大家兴致都高，终于，杨洁带来了好消息：

“办通了！八达岭为我们破例开放，你们要几点钟去，就几点钟去！”“哇哈！”大家欢声雷动。

“不忙！”杨洁大声一嚷，面色严肃：“不过，据八达岭传回来的消息，长城的夜晚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因为城上没有灯，黑乎乎的一片。而且，长城坡度很陡，走起来非常危险，各位要上去，安全必须自己负责！”

“但是，但是，”我急急地说：“月亮呢？”

“这两天是阴历二十六、七，根本没月亮！”杨洁对我摊摊手。“除非你能请出月亮来！”

这太泄气了！大家面面相觑，都失去了主张。这时，做事最实在的刘平走过来，对我恳切地说：“长城我去了许多次了，那儿四面都是山，长城沿山而建，非常高，爬上去之后，风沙迎面吹来，冷得不得了！夜访长城，听起来很诗意，实际上不但有困难，而且什么都看不到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初霞说：“我们可以带很多手电筒去！”

“我们干脆去烽火台举烽火！”金涛说。

“至于冷，这更没问题，”杨洁打趣地盯着我们：“听说你们还在四条睡袋，至今没派上用场！”

“没派用场的岂止睡袋。”承贲说：“我们还有四只奶瓶呢！”“我看这样吧！”杨洁为我们出主意：“你们四个就裹着睡袋，去躺在长城上，啄着奶瓶看星星。没有月亮的晚上，星星必然明亮！”“不过，这么精采的画面，我一定要取得独家采访权！”雷抒雁说：“我带摄影机去拍录像带！”（大陆把录影带称为录像带。）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的说得好不热闹，我终于感觉到，我那“夜访长城”不是什么好主意了。退而求其次，我说：

“我们不支‘夜访，去‘晨访’行不行呢？到长城上去看日出吧！”“日出？”刘平皱着眉头，认真地思索：“八达岭那一段的长城，在群山之中，好像根本看不到日出，等你看到太阳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很高了！”

“好好好了！”我再让了一步：“我们去长城看落日吧！总不会连落日也看不到吧！”

“落日是一定有的！除非那天下雨！”刘平总算同意了我的看法。“下雨是不可能的！”杨洁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，指指天空：“我会给老天爷打电话的！（“给老天爷打电话”，原来是我常说的，现在，已经成为大家的惯用语了。）”

于是，我们终于去了长城。时间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。雷抒雁夫妇同工人出版社的几员大将，开来一部中型巴士，我们各路英雄好汉，居然浩浩荡荡的来了二十四个人，杨洁上车时，身上背着胡琴、月琴、响板……全套京戏的乐器，当然，京剧院的小伙子张克、宋小川都来了，记者叶中敏也是初霞好友，唱老生，嗓子第一流，文笔也第一流，赶来参与盛会，真是济济一“车”！

车子一发动，杨洁就拉起了在琴，刹那间，我们都掉进了时间隧道，诸葛亮、刘备、孙权、许仙、白娘娘、苏三……都纷纷出场，轮番上阵，我眼望车窗外的风景，耳听各个朝代的种种恩怨，想到自己正坐在一辆中型巴士上，由新认识的二十个朋友陪同，从北京出发，去长城看落日！一时间，真有“恍然如梦”的感觉。到长城之前，我们先去了明十三陵，进入“定陵”参观，定陵是一九五八年才挖出来的，有地道可以直入地下宫殿，说来也巧，韩美林是在挖出的第四天，就奉命进去工作，（把帝王的服饰画出来，以免出土后会变色风化）所以，韩美林很细心地告诉我，他进去时有到的样子，和现在我们看的已经有很多不同，许多真东西搬走了，用模型取代，最有趣的是那个“皇帝”。“他是个驼背，身子是蜷曲的，而且是个风流皇帝，有两个皇后跟他葬在一起……”

韩美林指着当时的照片，解释给我听，又带我去看封陵的巨木，我这才明白，埃及的金字塔也不过如此，古代帝王皆一样，活着时就忙一件事，“如何去死，死后如何！”

看完了十三陵，我们就直奔长城，那时已快下午五点钟了。当然，车上的许仙、白蛇、张生、崔莺莺、刘备、孙权又都纷纷复活，大家又弹又唱又鼓掌，一直到长城脚下。

总算到了万里长城！果然，寒风扑面而来，我们拾级而上，放眼看去，长城绵延不断，似乎一直伸展到天的尽头。我站在那儿，迎风伫立，从城墙上往外看，是无尽的山脉，一片苍茫。我几乎不能呼吸了，千想不到，万想不到，我会“真正”地站在万里长城上。以前，我会有一度认为，今生今世，我都不可能站在长城上的。一瞬间，我觉得眼眶湿润。我一步一步远离了人群，往上走，再往上走。长城此时已没有游人，我们是最后的一群。空阔的城墙，带着苍劲的美，一直蜿蜒到天边，蜿蜒到几千年前的历史里。我就这样往城墙上走，走得好有力，似乎要用每一步，证实脚下确实是我梦中的长城。走了好一段，我回头看，朋友们见我一马当先，都纷纷对我挥手高呼，我也挥手，再回头，我继续往上走，心中酸酸的，眼中热热的，喉中哽哽的……我想，那些陪我走上来的朋友们，他们并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情；万里长城一向是中国的图腾，而今，我走在这图腾上，感觉着我血液中所流的血，是中华民族的。三十九年的乡愁压在我心头，沉甸甸的，苦涩涩的。而现在，我每走一步，就把一丝丝乡愁踩进了脚下的长城里。三十九年积压了多少乡愁？怎是这一步又一步所能了得？

我抬头往前看，万里长城万里长。即使走完这万里长城，那乡愁又能消得几许？然后，我终于看到了长城外的落日，在重重叠叠的山峦中，落日

缓缓地沉了下去。我心中油然浮起的，是我一直深爱的两句诗：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！”

六、奇人张宝胜

早在抵北京之前，初霞就在我的节目单中间，加上了这样一个节目：“你一定要见张宝胜！”

“张宝胜是谁？”鑫涛不解地问。

“哎呀！你们居然不知道张宝胜！”初霞对于我们如此的“孤陋寡闻”，简直有些“受不了”！不知杨洁也就罢了，居然连张宝胜也不知道！她只好详细地为我们解释：“张宝胜是个有‘特异功能’的人，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太多了，他可以在阳台上，让街上的车走不动，还可以把几里路以外的苹果，拿到自己手里来！”“初霞，”我心直口快地接口：“这个不叫‘特异功能’，我们叫它‘魔术’！”“不是魔术！绝对不是魔术！”初霞和承贲几乎同时喊出来：“是魔术就不希奇了。在北京，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，专门研究这个人的‘特异功能’是从哪里来的，假如是魔术，早就抗拆穿了！他会为人治病，他的手指，还可以放火烧东西呢！”“有这种事？你们见过他几次？”

“一次也没见过呀！”初霞沮丧地说：“见他并不容易，我们安排了几次，都没见到！”

这次来北京，一定要试试看！”

原来他们根本没见到此人，我对一切“听说”的事，都抱怀疑态度。何况，以前我在拉斯维加斯，看到魔术师从半空中变出老虎来。从此，我就深深相信，“魔术师”是无所不能的。对于这位张宝胜先生，既未见面，我对他的一切传闻，也就抱着存疑的态度。抵北京后，就常常看到杨洁和初霞窃窃私语，一会儿说今天，一会儿说明天，一会儿说成了，一会儿又说不了……杨洁做任何事，都是干脆俐落的，很少看到她这样神秘兮兮。忍不住去追问她们在搞什么，杨洁才双眼一瞪，手往大腿上猛地一拍，懊恼地喊：“那位张宝胜啊！一下说要来，一下说不来，一下说今天，一下说明天……简直要把我弄疯了！那个人是怪人，做事全凭兴之所至，一点原则都没有！你这么忙，我怕把你的时间定下来，他又来不成，那岂不是开你的玩笑！”

“不用担心，”我慌忙安慰她：“大家能见面，是有缘，见不到，也无所谓！”“怎么无所谓？”杨洁大叫：“我们对他也已经闻名已久，就是见不到！这次好不容易你来了，我们仗着你的名字，或者可以把他请来。大家一伙人，都急着要见他呢，怎么无所谓！”原来如此！我就笑着不多说了。这样，有一天，杨洁兴冲冲地对我说：“下午四点！在你的房间，他还要带他的太太来，他太太很年轻，是你的读者！快，准备几本签名的书送给她！”

我忙着准备签名书，初霞、承贲都兴奋无比，朱娅尤其高兴，读了好多好多这个奇人的奇事给我听。看我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，朱娅急急地说：

“上次在黄胄家里，他也表演了好几手，黄胄的太太始终不相信他那套，他临走的时候，在黄太太肩上拍了一下，说：‘你不相信我，对吧？’等他

走了之后，黄太太肩上留下了五个手指印，都烧成了水泡！”

好险！我想。朱娅又提供第二个事实：

“还有一次，一个人一直不相信他，结果，他把一个硬币，变到那个人的肚子里去了。

那人去医院照X光，硬币清清楚楚的在肠子里。那人吓坏了，跑去求他，他才又把那硬布变了出来”越说越神了！我听得惊心动魄，对这个人的好奇心也全都勾出来了。此时此刻，倒真的急着想见到他。好不容易挨到四点钟，负责和他联络的苏医生（也是奇人之一，会用气功为人治病）先赶来了，说：

“他去看一个朋友，可能要来晚一点！”

朱娅、杨洁、承贲、初霞、苏医生……大家都在我屋里等，等了好半天，其人仍不见踪影。苏医生又跑去打电话，回来说：他现在在新华门，坚持要从大门开车出来！那大门只有国宾才能出入，他非走大门不可，听说正僵持在那儿呢？

有这等事？我更加奇怪了。苏医生向我解释说：

“他现在是‘国宝’，受‘国家保护’。他有私家车，不是普通的私家车，是一辆警车，他要快速前进时，就把警示灯放在车头上，响着警笛一路飞车而来。所以，你别急，他来起来也很快的！”我真是不听则已，越听越奇。偏偏那位奇人却姗姗来迟，急得杨洁和苏医生跑出跑进，忙得一头汗。大约到了快六点，这才听到苏医生、杨洁、朱娅……一路从电梯口嚷了起来“

“来了来了！总算来了！”

我慌忙从沙发中跳起来，鑫涛也急急地迎到房门口，这才看见，来的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人。领头的那位张宝胜，身材中等而略瘦，两眼闪耀着不很安定的眼神，下巴瘦削，双手手指，不住的东捻西捻。我定眼看他，看不出什么特殊之处，心底却怀着敬畏。在他身后，是他的太太（大约只有二十岁）太太的女朋友，还有他的司机、他的朋友……再加上我们原来的人，大家一阵忙乱的介绍后，就挤满了我那间小小的“客厅”。张宝胜在屋角中的一张沙发中坐下，开始玩我台灯上的电线，手指绕着电线转来转去，我盯着他的手指看，看不出他在做什么。他个子不大，可是，坐在那儿，就有那么一股“威严”。我们围在一起，几乎都不敢喘气。过了半天，人家才呐呐地表示了崇敬之情，希望他及早“露”两手给我们“看看”。他环室扫了一眼，选中了杨洁：

“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！”

“脱？”杨洁一呆，脸上的表情十分奇怪，平时洒脱不羁的她，这时却一脸尴尬。对这位“奇人”，她显然不敢“抗命”。我第一次见杨洁发窘。她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只穿了这件衣服！里面什么都没有了！”

“没关系！”奇人简短的“命令”着：“脱！”

杨洁满房间乱绕，急得满头汗。我拍着她的肩，鼓励地说：“杨洁，你就为朋友而牺牲吧！脱！”

朱娅、初霞……大家偷偷笑。鑫涛最受不了看朋友发窘，他已经跑到“卧室”里（我们在建国饭店，住的是套房，有一间卧室，一间客厅。）拿出一件他全新的衬衫来，递给张宝胜，说：“用我的衬衫可不可以？是全新的！不敢拿旧的来，怕弄脏了你的手！”张宝胜很勉强的接过了那件白衬衫，一面斜了杨洁一眼，显然对杨洁不脱衣服，有些不大愉快。然后，张宝胜就

用手指揉捻着那件白衬衫，我们大家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只一会儿，衣服开始冒烟，再一会儿，衣服竟着起火来，火舌急速地往上窜，几乎烧到张宝胜的手指。张宝胜把着火的衬衫抛在地上，火势仍然凶猛，大家怕引起火灾，慌忙扑火，扑完了火，大家都有些目瞪口呆。此时，张宝胜又转向杨洁：“还有你的衣服！”“哦！”杨洁一怔，这才明白，她“非脱”不可，她不敢再和奇人还价，跑进我的卧室，她换了一件我的衣服出来。她这一出场，大家都想笑，因为我和她身材悬殊，我那件衣服。穿在她身上，简直“性感”极了。她左拉右扯，顾前就顾不了后，不露背就得露肚子。大家忍俊不禁，但奇人不笑，大家也不敢笑。然后，张宝胜又烧掉了杨洁那件运动衫。

一连烧掉了两件衣服，大家对张宝胜已“肃然起敬”。但是，就这样是不够的，大家又要求他表演点别的，他吹吹手指头，简短地说：“名片！”一声令下，七、八张名片往他面前送。他选了承赉那张，翻来覆去研究，对承赉说：

“金边的！”“怎么？有金边不行吗？”承赉毕恭毕敬地问。

“不是不行！”张宝胜弹弹名片。“金边太考究！”他把名片交还给承赉：“折起来！”

承赉慌忙折名片，折成小小的一团，奇人又说：

“放进嘴里，嚼碎它！”

承赉立即应命，他努力地嚼名片，偏偏他的名片又厚又硬，嚼得十分辛苦。嚼了半天，张宝胜说：

“够了，吐出来！”承赉很不好意思地吐出他那堆“名片残渣”。张宝胜接了过来，开始又揉又捻，揉捻了好一会儿，他抬头看承赉：

“不全，还有些纸渣渣在你嘴里！”

承赉忙着检查嘴里，果然还有纸渣，慌忙再吐出来。接着，张宝胜又说，承赉可累了，三番两次，用牙签从齿缝中挖出残渣来。终于，名片全了。张宝胜揉着捻着，我凑过去，盯着他的手指看，只看到他的指间，一张名片逐渐还原，上面的字，也从没有变成模糊，从模糊转为清楚，最后的金边，也逐渐出现，一张完好如初的名片，天衣无缝地回来了。大家都喘了口气，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了。奇人耸耸肩，一副“小意思”的样子。然后朱娅拿出一个预先准备好的药瓶来：“听说你可以让密闭在瓶子里面的药片掉出来！”朱娅说，递上了药瓶，“而且，不破坏瓶子！”

张宝胜接过药瓶，打开瓶盖看了看。聪明的朱娅，她居然选了一个瓶盖里面还有软木塞塞着，又有蜡封密封着的药瓶。张宝胜对药瓶摇摇头，不太满意，然后抬头对我和鑫涛说：“写两个字！不要让我看见是什么字！”

我们两个赶快去写字，奇人在角落中叮咛着：

“不要写太难的，我不懂，也不要写繁体字！”

我们唯唯应命。鑫涛用小纸条写了个韩美从的“韩”字，我写了一个简写的“双”字。

在奇人的命令下，我们又分别把纸条折叠起来，再揉成小纸团。我们做得十分仔细，料想他怎样也无法知道我们写的是什么。然后，我们把两个小纸团交给他。他看也不看，用手握住其中一个纸团，抬头看天花板。然后，他皱皱眉，不太高兴地说：

“说了别写繁体字，怎么写了个笔画这么多的！”原来，张宝胜只念过几年小学，许多字都不认识。他拿起一支笔来，在纸上依样画葫芦的写了“韩”

字。我一看，不禁暗暗吃惊，因为，那字体形状，写得和鑫涛的笔迹一模一样！

“露”完这一手，他握起了朱娅的药瓶。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前，就听到一阵“哗啦啦”的声音，再定睛一看，药粒正从瓶底，一颗颗撒了出来，滚了满地都是。我们去接药粒，去看瓶底，什么“破绽”都没有，只有不住滚落出来的药丸。只一会儿工夫，药丸已经全滚光了，张宝胜这才把瓶底往上一翻，送到我眼前给我看，那瓶底完好如初。我伸手摸摸，瓶子玻璃又厚又结实。张宝胜指指瓶内，说：

“你写的纸条在瓶子里面，是一个‘双’字！”

我这才注意到，我那个小纸团，已经跑到密封的瓶子里面去了！大家惊叹着，议论着，传观着瓶子，不相信地啧啧称奇着……此时，奇人突然从座位中站了起来，很威严地说：

“饿了！吃饭去！”我们大家，像被催眠了一般，也都跳了起来。我这才发现，这位张宝胜，是个天生的领导人才。自从他进房门，他就控制着全局，他一声“命令”，全体“服从”。这时，他要吃饭，我们就决定陪他去吃饭。幸好，细心的初霞，早已在隔壁餐厅订了位子。我们浩浩荡荡地进了餐厅，围着桌子一坐就坐了一桌半。正犹豫着要点什么菜，张宝胜已经代为效劳了，而且，一叠连声地催着服务生要“快”！似乎连服务生都受了他的“催眠”，上菜的速度，真的快如飞。菜一上桌，张宝胜就站起来，不由分说地为大家“分菜”。我们端着盘子，连声说“不敢”，他却手脚利落地把一盘盘的菜分得精光，一面命令我们说：

“吃！快快吃！”我们慌忙埋着头吃，一道菜没吃完，第二道又“分”来了，第二道没吃完，第三道又分来了，吃得我们“手忙”“口乱”。饭一上桌，他又开始“分饭”，这一下，大家都惨了，朱娅连声说，她不要吃饭，因为已经快“撑”死了。他直直地望着朱娅，不疾不徐地说：

“你不吃，我把全桌菜变到你肚子里去！”

“我吃！我吃！我吃”朱娅吓坏了，埋着头吃饭，吃得脸也红了，脖子也红了，连汗都出来了。比朱娅更惨的是苏医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认定苏医生是个大胃王，硬塞给他四大碗饭，苏医生略一抗拒，他的脸色就一沉，苏医生慌忙接过碗，什么话都不敢说，就是拼命地吃、吃、吃。

我生平没有吃过那么“快”的酒席，当最后一道菜“分完”，大家都吃得腰都不能弯。

可怜的杨洁，她还穿着我那件窄小的衣服，此时，更加“原形毕露”，手握衣服下摆，就不敢松手。大家放下筷子，正想喘口气，张宝胜却站起身来，简单明确地说了一个字：“走！”一声令下，我们全体都跳起来，“走”得那么快，以至于连餐厅的帐都忘了付。当服务生追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醒悟到，大家的“服从”是多么彻底。在大陆，所有的人，对“上司”的称呼全是“领导”，初抵北京时，我很不习惯大家说：“要去问领导！”“要找领导！”“要和领导谈谈！”……诸如此类的话。可是，直到这天晚上，我看到大家这么多人，在张宝胜的命令下，说“吃”就“吃”，说“坐”就“坐”，就“走”就“走”，甚至说“脱”就“脱”。我这才不胜感慨地说：

“原来，‘领导’两字确实大有学问！”

我这一说，朱娅、杨洁、初霞……大家都笑了。

那晚，我们就这样笑着走出餐厅。又在奇人张宝胜的“命令”下，大

家合照了几张相。

然后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张宝胜带着他的妻友们，真的上了一辆“警车”，在警灯狂闪，警笛狂鸣中，车子呼啸而去。我呆立在北京的街头，不禁想着；这奇人张宝胜，也该算是北京的一景吧！

至今，我对奇人张宝胜的表演，仍然满怀困惑，不知道他那“燃烧的手指”是怎么回事？但是。那个装了我的纸条的小药瓶，我却带回台湾来了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常拿着那药瓶反复研究，就弄不懂药片是怎么出来的，我的纸条又是怎么进去的！

七、会亲

我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，忽然有人按门铃，我打开房门一看，门外站着一个人材高大的陌生青年。他戴着帽子，穿着风衣，手中拎着旅行袋，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。宽边眼镜后面，有对深邃的眸子。他直瞪着我瞧，而我，心中竟没来由的一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到心里热烘烘的。

“如果你是琼瑶，”那年轻人急促地说着，“那么，我是你的表弟！”表弟？我呆了呆，我亲人的名单当中，多的是表哥表姐，却不知道尚有表弟！我沉吟着还没开口，表弟已急急亮出身分：“我是袁行正的儿子，我的名字叫董韶天！”

袁行正？我心中又“咚”的一跳，可能吗？袁行正是我母系的嫡亲四妹。当年在上海，我的小四姨正参加话剧团，演过“雷雨”，演过“北京人”！八、九岁的我，跟着父母去看她演戏，看得津津有味！可是，当战局混乱的时候，我这个小四姨就失踪了。这么许多许多年，我们都没有小四姨的消息，真没料到，四十年后，她的儿子会站在我的面前！我太意外了，太兴奋了，把表弟让进房间，我有几百个问题要问：

“你妈妈呢？我的小四姨呢？”

“我妈已经去世了！”韶天拿出了几张已经泛黄的照片，递到我面前。我仔细一看，年轻的小四姨笑得甜甜的，戴着眼镜，胖胖的小圆脸……她长得和我母亲，那么酷似啊！我再抬头看韶天，这才知道，初见面的那种震动，原来是来自血缘深处！“你住在哪里？怎么找到了我？你还有兄弟姐妹吗？怎么你一个人来？……”我来不及的问问题，表弟这才露出了“放心”的笑容，深吸了口气说：

“我住在上海，为了来见你，我坐了一夜的火车，从上海连夜赶来的！”我又呆住了，看了他半天，问：

“你住上海？你就这么冒冒失失地赶来了？也不事先和我联络一下？万一你扑了个空呢？万一楼下挡驾不让你见我呢？万一我去了天津或承德呢？”

表弟笑了，那笑容给我的感觉是：亲切，亲切，亲切！

“我在报上看到你来北京的消息，我就什么都没想，什么都没考虑，只想赶快见到你！”

你不知道车票多难买，我费了多大劲才弄到一张票！我有信心，一定可以见到你！说实话，见到以后的情形，我就不敢预料了！我猜，你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个我！”确实，我从来不知道。我伸出手去，就这样紧紧握住他的手。此时此刻，言语太多余，言语也不够用了！我们默然相对，有那么长的一刻，只是彼此无言。

表弟的来访，是我“探亲”的序幕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和表弟的“出现”一样“突然”，有位年轻的大男孩子。在旅馆的大厅中拦住了我：“我爸爸的外公，是你的祖父！”他说。

一时间，我愣在那儿，算不清他和我的关系。只是，他那略带湖南腔的乡音，使我立即明白，他应该来自我的故乡湖南！他看出我的困惑，马上又补充说明：

“我的父亲名叫王代杰，我的姑姑名叫王代训，我的名字王晓蕾！”我霎时间惊喜莫名。原来他是我的表侄儿啊！回忆童年时期，我曾两度回湖南，其中有一年的时间，因为父亲羁留上海，母亲远去教书，就把我和弟弟们交给代训表姐照顾。那时的代训表姐才新婚，代杰表哥正少年。而现在，他们别来无恙吗？三十九年，人与人间，会有多少沧桑呢？拉着晓蕾，我急促地问：“你爸爸在哪里？你姑姑在哪里？他们都好吗？”

“他们都在湖南啊！我因为在北京工作，才能见到你！”晓蕾喊着：“姑姑，你为什么不回湖南呢？”

不回湖南，心绪太复杂，一时无法向面前这个大男孩子解释清楚。我看着晓蕾，心底所有埋伏的亲情，以及对家乡的眷恋，对湖南的怀念……都在一刹那时间涌了出来，一股脑儿的倾洒在晓蕾的身上。那天晚上，我整晚和晓蕾谈着，谈他的父亲，谈他的姑姑，谈我的童年。

韶天和晓蕾，前者是我母系的亲人，后者是我父系的亲人。没有料到，我居然在北京，见到了我父母双方的亲人。事实上，和亲人的见面，这还是开始。几天后，韶天已经帮我联络上所有在北京的“袁家人”（我母亲姓袁），我在旅馆楼下的四季餐厅，席开二桌，和这些亲人一一见面！

很难形容那个晚上。我的姨妈们、舅舅们都来了。确实，像鑫涛所预言的，这些亲人都“相见不相识”了。大家拉着我的手，抢着告诉我，他是我的几舅，她是我的几姨，她是我的哪个舅妈。他又是我的哪个姨夫……我面对一屋子的白发慈颜，只感到泪水往眼眶里盈满……哦，人，真该珍惜能相聚的时刻，因为，“相聚”是这样不容易呀！那晚，我没喝多少酒，却感到自己醉了！

见完袁家在北京的亲人，我想，我大概见不到湖南的亲人了。谁知道，在我离开北京的前一天，我的代训表姐，代杰表哥，和我的表外甥唐昭学，却远迢迢地从湖南，乘火车赶来北京和我相会了。我那代训表姐，已经六十八岁，因为火车拥挤，竟然是站着来北京的！

别提我一见到他们的那份震动了。当年刚新婚的表姐，如今已白发苍苍，当年正青春的表哥，现在也头顶微秃了。唐昭学，他比我小一辈，年龄却比我大一截。在我童年时，他常带着我游山玩水。记忆最深刻的，是他有一支笛子，我却是一次淘气中，把他的笛子敲碎了！当我重提往事时，他们都说记不得了。却不住的称赞我儿时有多“乖”，有多“懂事”，善良的他们，都不记得我的“错”，只记得我的“好”！

代训表姐拥着我，哭了。一面哭，一面絮絮叨叨地说：

“当初送你们全家上火车，实在想不到，一分手就是这么多年！噢，我们都想死你了！”

可是，你明天又要走了，怎么办！怎么办？”我搂着表姐，嘴里不停地：“别伤心呀！我们总算见着面了呀！明年我可以再回来呀，以后不会一别就是三十九年呀……。我说着说着，眼泪却滚出来了！于是，我们拥抱着流泪，流完泪，我们又急迫地打量着彼此，急迫地去为对方拭泪，然后，又紧紧抱着，笑了。

唉！我想起我自己写的四句歌词：

“别也不容易，见也不容易！”

聚也不容易，散也不容易！”

此时此刻，真是“聚散两依依”呢！

八、圆明园与动物园

在北京的日子，我虽然十分忙碌，但是，几乎该去的地方，我都去了。连北京的著名的琉璃厂，我也去了。

去琉璃厂那天，天气突变，风沙满天，而气温陡降。我自从到北京，对气温就非常不适应，我带足了冬衣，使行装非常累赘，但北京气温始终有27、28度。所以，当有便人回香港时，我把一箱子冬衣，全托人带回香港去了。等我送走了冬衣，这下可好，天气忽然就冷了下来，全街的人，都穿着大衣，用纱巾蒙着头和脸。只有我和鑫涛，还穿着薄薄的衣衫，迎着扑面的寒风和滚滚黄沙，瑟缩在琉璃厂的街头。

琉璃厂确实是北京的一景，因为它太有特色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儿为什么要叫“琉璃厂”？实际了，它是两条纯中国式建筑的街，家家商店，都极富典雅的中国色彩。里面卖的，也全是中国的古玩、字画、纸笔、砚台、图章、画册等。著名的荣宝斋就在这条街上。

鑫涛爱画，爱古建筑，这儿对他当然颇具吸引力。可惜，这条街已经太商业化了，而许多商店的对象，都是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，里面的字画古董，都缺少精品。即使如此，我们仍然把琉璃厂的每一家店，都逛完了，所有字画，也都细细浏览过了！

逛完琉璃厂，我想，北京该玩该看的地方，都已经差不多了。谁知道，那天晚上，有位记者打电话给我，我们在电话里谈到我所去过的地方，那位记者忽然问我：

“你有没有去圆明园呢？”

“圆明园，”我一怔：“它不是被英法联军烧掉了么？现在还有什么可看呢？”“你该去圆明园！”那记者热心地说：“你现在看到的地方，故宫也好，北海也好，颐和园也好，天坛也好，雍和宫也好……都是完整无缺，金碧辉煌的。只有圆明园，被毁过，被烧过，现在剩下的是遗址！你站在遗址上，才能感觉出这个民族曾经受过的耻辱和灾难！一个像你这样的作者，来了北京，不能不去圆明园，因为那里有诗，有散文，有壮烈感！”

好一篇说辞，带着太大的说服力！所以，第二天，虽然北京的风沙仍然狂猛，我们却冒着风沙，到了圆明园的遗址。

圆明园不是观光区，参观的人不多。我们从大门而入，走进了一座废园。是的，圆明园早已被毁，但是花园的规模仍在，曲径小巷边，迎春花正盛放着。一片片黄色的花朵，开在断垣残壁中，别有一种恹恹的味道。刹那间，我了解那位记者所说的散文、诗、和壮烈感了！

深入了圆明园，就看到那倾圮的柱子，断裂的围墙，和那倒塌的残砖废瓦。我徘徊在那些断柱回廊边，在遗址的上面，找寻着当日的光彩。是的，那些地基，那些石柱，那些横梁，那些石墩……上面仍精工雕刻着花朵和图画。每朵刻花都在述说一个故事；往日的繁华，往日的血泪。

我和鑫涛，在风沙中流连着。我站在倾圮的大石梯边，站在荒烟蔓草中，不忍遽去。心中浮起的，是元曲中的句子：

“姹紫嫣红开遍，
似这般，都付与断井颓垣。”

圆明园，带给我无限感慨与恹恹。但是，动物园却全然不同了。会去动物园，并不是很偶然的，从到北京，我就闹着想看“熊猫”！我生来喜欢小动物，家中养了狗、养了鸟、养了鱼，还养了一只松鼠猴。我对中国所特有的熊猫，早就兴致勃勃。到北京后，每次车子经过动物园，园门上画的两只熊猫就对我遥遥招手，我总会大叫一声：

“哦，熊猫！”虽然想看熊猫，但是，我的日程实在排得太满，始终抽不出时间来。那天早上，史蜀君和辜朗辉，和我谈到正投机，立刻表示要陪我去看熊猫。于是，我们又是一大群人，浩浩荡荡去了北京的动物园。一走进动物园，我就发现，动物园跟我的年龄已经脱节了。那天的天气，和去圆明园那天正相反，炎热无比，烈日高照。动物园中挤满了大人孩子，大的叫，小的跳，我简直站都站不稳。动物园中当然有“动物”，有“动物”的地方必然有动物的特殊“气味”，“这种特殊气味”加上“人味”加上“暑气”，对我扑面而来，我立即“醺然欲醉”，快晕倒了。

史蜀君到底是当导演的，一眼就看出我的脸色不大对，她立刻说：“我们去找熊猫吧！”

别的动物也没什么稀奇，主要就是要看看熊猫！”但是，熊猫在哪里？这动物园已经十分破旧，又大而无当，加上没有明确的指标，实在不容易找到要看的动物。杨洁一马当先，到处冲锋陷阵找熊猫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，她回头对我咧嘴哈哈一笑：“怎么晓得你琼瑶要逛动物园？早知道我就先来勘察地形。你必须知道，我上次来动物园，是我儿子扬扬三岁的时候！”“现在扬扬多少岁？”我慌忙问。

“十八岁！”我愣了愣，非常困惑。

“难道你们不看熊猫？”我问。

“哈哈！”杨洁冲着我笑：“咱们北京人不看这个，咱们看京戏！”言下之意，我闹着要看熊猫，实在有点儿“土”。初霞和承贻，早已经热得直冒汗，大家逼着杨洁，赶快把熊猫找出来，好结束这一趟又累又苦的节目。

“不管怎样，熊猫是一定很有趣的。”承贻安慰我，“那是国宝啊！”“是呀！”我也振振有词：“国宝不能不看呀！”

好不容易，大家找到了“熊猫区”。

因为我是闹着要看熊猫的“主角”，大家又吼又叫又欢呼的嚷着：“熊

猫在这儿！熊猫在这儿！”

一面嚷，一面簇拥着我，把我往栅栏边推去，史蜀君和辜郎辉非常热情，硬把人群给挤出一条缝来，把我和鑫涛塞了进去。鑫涛拿着他的照相机，蓄势以待，要给熊猫拍几张好照片。我踮着脚尖，拼命往栅栏里看，看了半天，总算看到两只灰不溜秋的动物。（我总以为熊猫是白色黑眼眶的，但北京的熊猫，一定没人给它洗澡，再加上北京风沙大，这两只熊猫已无白毛，全是灰毛，脏得不得了。）我心里好生失望，但是，仍然希望这两只“国宝”出来迈迈方步，让我好好欣赏一番。可是，一只懒洋洋的，就是躺着不动，另一只在我们大家又嘘又叫又嚷又拍手鼓励之下，终于站起身子，走出栅栏，史蜀君慌忙喊：“平先生，快照相！”鑫涛前后左右的对距离，那只熊猫摇头摆尾，抓耳挠腮的，非常不安静，似乎烦躁得很。后来，那天晚上，在我们的日记本上，关于“熊猫”，鑫涛写了这样一段：

“今天北京的天气，烈日高照，炎热不堪，动物园又挤又旧，实在没有多大游兴。更不可思议的——动物园的国宝熊猫——一只在午睡，怎样也叫不醒。另一只在散步，两只都有共同特征：十分脏。散步的那只熊猫，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，当我好不容易对准焦距拍照时，它却用屁股对着我——

原来是当从出恭也！”这就是我们看“熊猫”的经过。

那天回旅馆时，史蜀君拍着我的肩，热烈地说：

“下次你来上海，我再陪你去看熊猫，我们上海的熊猫不脏！很好看！”我笑了。事实上，不管熊猫脏不脏，不管它正在办“大事”“小事”，它仍然是难得一见的熊猫。只是，对我而言，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不过如此”的俗语，却在熊猫身上兑现了。

九、北京的四合院·北京的卢马

我在北京住了十二天。这十二天里，我认识了好多好多的朋友，到过好多好多的名胜古迹，吃了好多好多餐饭，见过好多好多亲人，其他，还发生了好多好多事，几乎写不胜写，说不胜说。直到如今，我还惊异着，我怎么可能在十二天里，做了那么多的事？记得出发到北京前，有位作家说我会得“营养不良症”。事实上，我自从到北京，就每日大宴小宴，从没停止。吃得我撑着，到后来，不敢磅体重，只觉得衣衫渐紧。北京的一流餐厅，都很干净，服务也十分周到，并不像外传的那样“阴阳怪气”。初霞曾对我说：

“你绝不能以你的经验，来涵盖大陆的一切，因为，你被大家照顾得太好了！过了时间就吃不着饭的事，确实有的！”

我相信也是如此。但，“过了时间”又何必一定要强人所难，要人给你饭吃呢？我总觉得，人在旅途中，入境随俗是件很重要的事。话说回头，我在北京，每餐都吃得非常考究，其中印象最深的，是刘平和沈宝安，请我去北海的仿膳斋，所吃的那一餐。仿膳斋在北海边上，原是慈禧太后的行宫，如今改成餐厅，据说由御厨传下来的师傅掌厨，供应当年慈禧太后的“御宴”。刘平订的那一间房间，当初是慈禧太后看戏的小戏厅，整个房间，金碧辉煌，

从墙壁，到柱子，到横梁，到屋顶，全是精工雕刻着。坐的是紫檀木的龙凤雕花椅，用的是细瓷的龙凤雕花杯。这餐饭，未吃已经让人目不暇给。然后，上的菜也十分清爽可口。

我尤其喜欢那里面的几道小点心。

小点心的名目很多，都非常细致，像碗豆黄、白云卷、小窝窝头等。我连天来，吃腻了山珍海味，这时吃到如此爽口的小点心，就一直吃个不停。由于我这么爱吃，后来，我在北京的日子里，沈宝安总是订了仿膳斋的点心，一盒盒送给我旅馆来，连我离开北京上火车那天，她还订了一大盒给我在火车上吃。瞧，我实在是被照顾得太好了！

除了仿膳斋，北京的“吃”并没有太诱惑我，著名的北京烤鸭太油腻，我不爱吃油腻的食物，所以吃过一次就没再吃。北京的餐馆，除了仿膳斋颇具特色以外，给我印象很深的，是杨洁请客，带我去的“四川餐厅”。

四川餐厅的菜，和我们后来真正到四川，所吃到的地道川菜，是有相当距离的。但是，四川餐厅的建筑，却让我颇为震动。原来，这家餐馆是利用一幢古老的住宅装修成餐厅的。

那住宅是中国标准的四合院。由好几重四合院组成。大门一进去就是偌大的院子，然后，东南西北各有房间，每间房间都画栋雕梁，围在房间正中的又是小巧精致的院落。房间外面，是曲折的回廊，充满了古色古香。我这一看，当场就迷上了四合院。对中国这种四四方方，有大院，有小院，有回廊，有柱子，有花窗和格子门的建筑，赞不绝口。初霞看我这么爱，拍着我的肩说：

“我们在北京弄一幢四合院如何？”“说得不错，”我说：“别忘了，我一年只能回来探一次亲，有个四合院，也没办法住呀！”

“这个你完全不用操心，”杨洁慌忙接口：“你瞧，你的朋友这么多，你不住，我们帮你住！”

“是呀是呀！”初霞兴致勃勃，说的像真的一样：“我们一定在四合院里，为你保留一间房间。你下次探亲时，就不必住旅馆了。至于我和承赉，没有什么限制，我们可以一年来好几趟，帮你看房子！”“当然，”承赉也接口：“房子里必须有现代化的卫生设备！需要改装！”“这没问题。”韩美林说：“改装，室内设计，全包在我身上，连室内的陈设，也都是我的事！”

“完了！”朱娅笑得灿烂：“给他一装修，你们必须有心理准备，他那些瓶瓶罐罐，陶器，铜铸，大雕塑品……全到四合院里去了！”“哇呀！”初霞大叫：“那我们的四合院，岂不成了陶艺馆？”

“成陶艺馆没关系，”承赉说：“一定要有两间大厅给我们唱戏！”他越说越高兴：“我们正缺地方票戏呢！”

“可以唱戏吗？”杨洁这个大戏迷，一听说唱戏，兴致全来了。“我们赶快去找四合院！北京的‘小梧桐’里，全是四合院。赶明儿我们就去‘小梧桐’里钻一钻！”杨洁说着说着，忍不住就摆开架势，唱了两句，好像脚下踩的，就是四合院的大厅一般。就这样，“四合院”成我们这一大群朋友的话题了。无巧不巧，几天后，李世济请我们去一个地方听大家清唱，是他们京戏界聚会的所在。我们一走进去，就是幢深宅大院的建筑——标准的四合院！杨洁碰碰我的肩，悄声说：

“不错吧？可惜，这是马连良的旧居，现在，拨给京戏界，用来聚会研究的地方！”我笑了，心想，谁有这么大的野心，来弄一幢马连良的旧居？

不过，那天，我在这幢四合院里，却享受到一生都没享受到的耳福。我听到了李世济的清唱！

自从来北京，我就逐渐进入情况，李世济，绝对是个人物！但是，没有听到她唱，还是不能了解，为何我所接触到的人，个个对李世济如此倾倒！我们去的那天，国画大师李可染和李师母带着儿子女儿一起来，李小可拿著录影机，兴冲冲给大家录影。座上佳宾云集，一交换名片，全是艺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。那天，李世济知道我不懂戏，特别把她的唱词，全写下来给我，再唱。她唱了一段“文姬归汉”，又唱了一段“抗婚”“哭坟”。我这才领悟到李世济的魅力，她不但有金玉之声，而且唱得非常入戏。声音里的感情已十分丰富，她的表情更抓住了每个听众的视线，一曲“文姬归汉”，她唱得眼泪汪汪。唐在灯为她操琴，两人间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当她唱完，全场掌声雷动。连我这个不懂戏的人，也被她深深感动了。

那天，很多人都接着表演，散会时已是黄昏，李世济送我到门口，忽然对我说：

“四合院的事，大家都会帮你留意！”

哎呀！怎么人人都知道了？完全像真的一样呢！

作家出版社的亚芳也知道了，她热心地说：“我们出版了你这么多书，不知道怎么付版税，或者，我们帮你物色一幢四合院吧！”

亚芳，在我到北京的第一天，她就和作家出版社的另外两位编辑在楼下等我，当我看房间，订房间时，他们殷切地守在旁边，一直对旅馆经理说：

“给她最好的房间，然后我们再来结帐！”

为什么？我当时根本弄不清楚他们的身分和目的，立刻，我就拒绝了。亚芳是个诚诚恳恳的中年女士，并不很善于言词。看我很困惑的样子，她递上了名片。可是，我仍然很迷糊。因为，那时候，我还根本不知道，我的小说，已在各个出版社，出版得十分热络。

后来，亚芳经常来看我，我们谈着谈着，也就谈熟了。但，在北京，我每天都要见许许多多的人，也和许许多多的人合影留念，有些人，我见过许多次都记不住名字。亚芳有件事让我记忆深刻，有天，她拿了一叠他们帮我照的照片给我。给到最后一张，是我和亚芳两个人的合照，她忽然把这张照片往自己皮包里一塞，呐呐地说：

“这张不给你了！”“为什么？”我问她。“你有底片，可以再洗呀！”

她抬起眼睛，有些忧伤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因为……”她坦白地说：“我猜你根本不记得我是谁。这张照片对我有意义，对你，大概没什么意义吧！”

她那忧伤的语气，使我顿时一怔。难道，我在这些日子里，曾经忽略过她吗？我注视她，清清楚楚地告诉她：

“你是亚芳，我怎么会不记得你？我到北京的第一天，你就在照顾我呀！”亚芳眼睛一亮，脸就红了。她迅速抽出那张照片交给我，同时，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。至今，她那笑容还常浮现在我眼前。无独有偶，要帮我物色“四合院”的，除了作家出版社外，还有工人出版社。大家言之凿凿，事实上，直到我们离开大陆，“四合院”仍然只是我们这一大伙人的“梦”。

我在北京十二天，绝大多数的日子都很快乐。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每本销售量都高达七八十万册，对我来说，简直是个“震撼”。我的欢乐实

在涵盖了版权问题。我想，“读者”是每个“作者”最大的安慰，那种安慰，使我对出版权问题，版税问题，都变得“淡然处之”了。但是，当有一天，有位读者拿了一本我的假书来，那本书名叫“喷泉”，冒我的名而出版，我当时就情绪低落了。接着，又有“风里百合”，“忘忧草”等假书出现。等到有本“蛇女”拿到我面前来，完全是一本下流的黄书！我翻了一翻，心里难过极了，第一次了解到，“版权”的重要性。一个台湾作家，如何才能在大陆受到起码的保护？这实在是个太大的问题！我如何去告诉大陆上广大的读者，某些书不是我的“原着”？这是更大的问题。面对这些问题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快乐。就在我陷入这种“不快乐”的情绪中时，卢马出现了。

那晚，我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了，柜台忽然打了个电话到我房间来，说：“楼下有位女学生，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，希望见你一面，你见不见她呢？”

我有些犹豫，因为那时我已相当疲倦了，但是，柜台小姐却接了一句：“我都被她感动了呢！”

她都被感动，我怎忍心不见。于是，我请她上楼来。

打开房门，那少女站在门口，手中捧着一只白毛的玩具狗，脸颊红红的，紧张得直往嘴里吸气，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我伸手把她拉进房间，感到她的身子在微微颤抖。关上了房门，我竭力想缓和她的情绪，于是，我笑着说：

“我是琼瑶，你呢？”“卢马。”她硬邦邦地吐了两个字，眼睛直直地瞪着我，不相信似的，做梦一样的。“卢马。”我说：“很奇怪的名字啊！怎么会取名字叫卢马？”

“因为我爸爸姓卢，我妈妈姓马！”她简单地解释，一对乌黑的眼珠，仍然一瞬也不瞬地盯着我。忽然，她就激动地喊着问出来：“你是琼瑶？你真的是琼瑶？我看了你许多小说，认为全世界，只有你能了解我，而你却离我那么远，你在台湾呀！”“可是，现在，我在你眼前呀！”我说。

我这样一说，卢马却在刹那间，掉下泪来。她一落泪，我的心就痛楚起来，我慌忙把这大女孩（十九岁，正要考大学）拥进怀中，抚摩着她的背脊，我一叠连声说：

“别哭呀！有什么话，就对我说呀！不要以为我们距离很远，你瞧，你见到了我，不是吗？可见人生没有不可能的事……”我一面说，卢马一面哭。好半天，卢马才擦掉眼泪，羞涩地看着我，说：“能见到你，我太幸福了。这么幸福，我就忍不住哭了！”说着说着，她又掉眼泪，把玩具狗放在我的沙发上，她说：“我带这个来送给你，我知道你爱狗！你很多的事，我都知道，因为我看所有的报章杂志，只要有你的报道，我就把它剪下来！”她用泪眼看着我，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喊着：“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，是你，让我认识了这个世界，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你，我的生命一定是贫乏的！”

哦，卢马，你太美化了我！你也太神化了我！事实上，我那么平凡。只是，我也曾有过十九岁，我了解十九岁的各种情怀。于是，我握着她的手，向她细细解释我和她有的共同点。她认真地听，认真地思考，最后，她热烈地注视着我，真挚地说：“我一直就知道——你是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！”

她含着笑又带着泪地告辞了。我这才坐下来，打开她送给我的玩具狗，有张卡片从里面落下来，上面写着：

“让这只小狗，代替你的欢欢乐乐，陪伴你的旅程！”

欢欢乐乐？我愣住了。我家里有一对小猎狗，我给它们取名叫“欢欢、

乐乐”，这还是最近一年的事，她怎会知道呢？我苦思中，才想起来，台湾只有“时报周刊”报导过，可见时报周刊那篇“琼瑶一百问”在大陆上，已经被转载了。

卢马的来访，带给我心中一股暖流，使我被冒牌书所弄坏的情绪，也稍稍好转了。到我离开北京那天早晨，卢马又打了个电话来，在电话中哭着说：

“你走了，我唯一的朋友就走了，你有好多朋友，不会寂寞，我只有你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”

爱哭的卢马，热情的卢马，她怎会知道，她也牵动着我的心呢！我的火车是晚上六点钟开，约她在上午十一点再见一面。她来了，在楼下大厅等着我，我看着她，红红的脸蛋，红红的眼眶，微颤的嘴唇……她塞了一本她的照相簿给我，在我肩上静静地依偎了几秒钟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掉转头，她走了！卢马，她就这样盘踞在我心头了！

十、别了！北京！

我离开北京那天，是四月二十日，北京又是刮风的天气，整个北京市，笼罩在一片黄沙之中，放眼看去，高楼大厦，全在黄沙中变得模模糊糊，人群瑟缩在风沙之中，形成一种十分奇特的景象。我们一行四人，是按原定计划，从北京到武汉，在武汉只停留一天，就上一条名叫“隆中号”的船，逆流而上游长江三峡。本来，北京有飞机直飞武汉，可以省掉许多路上的时间，但是，初霞自从听说“民航机里面，有云会飘进来”，就坚持不肯乘民航机，宁可乘火车。我呢，对民航机里的云倒不怕，却怕飞机常误点的传说。而且，我很喜欢坐火车，觉得在车中谈谈天，看看风景，也是一种乐趣，所以，我们就一致决定乘火车。我们的车子是晚上六点钟开，第二天早上十点到武汉，在车上正好睡一觉。我们买的是卧铺票，分在两个车厢。我和鑫涛一间，初霞夫妇一间。

下午四时多，所有的朋友都来送我们上火车。实在不得了，算算我们四个人的行李，竟有十件之多！我怎么也想不透，我已经把一箱衣物，交朋友带回香港，又把别一些多带的衣物，留在北京，怎么行李仍然如此之多！初霞怪我：

“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？你一个身子要穿多少衣服？”

冤枉呀！我委屈地说：

“一箱子是你哥哥的大枕头，一箱子是十二天大家照的照片和亲友送我的纪念品，还有一箱子是四个睡袋，再有一箱子是各作家和出版社送的书……”我没说完，就瞪着初霞叫起来：“你呢？我只有四件行李，你有六件！”

“我呀！”初霞一摊手，让我看：

原来，各方友好，生怕我们在路上没吃没喝，送了好几箱东西来！饼干、蜜饯、水果、茶叶蛋，当然，还有仿膳斋的小点心，和一大箱的矿泉水！

怪不得我们有十件行李呢！看样子，我们这些“装备”（包括睡袋和枕头，别忘了奶瓶）和电影“所罗门王宝藏”中，出发去蛮荒地前，所准备的也差不多了。在杨洁一声吆喝下，我们大家上了车，到了北京火车站，朱娅早就在火车站等候，大家七手八脚，帮我们提行李。原来火车站没有红帽子，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自己提。从车站到月台，大概足足有两里路，我们一行，浩浩荡荡，提着大包小包，往月台的方向冲刺。杨洁领头，沈宝安、刘平、韩美林、朱娅、小草（六岁的小草，也抢着帮我拎东西）……再加上我们四个，大家顶着北京的风沙，左转右转，上坡下坡的走了好半天，还走不到月台。而北京这天的风沙，据说是十年来最大的一次，扑在人脸上，都打得皮肤发痛，韩美林对我说：“北京要加强你的印象，给你一点颜色看看！”

我抬头往天空一瞧，真的，今日北京的天空，看不到蓝天白云，整个是黄土色的！

好不容易，我们上了车，大家又七手八脚帮我们放行李。杨洁在我们两个车厢间，跑出跑进，不住口地叮咛这个，叮咛那个。此后我们的行程，将脱离杨洁的“视线”（沿路她都已遥控好，每站都有人来接我们），她就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。我望着杨洁，问：“你真的放心让我们四个，就这样无助地去流浪吗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放心的！”

几句话说得本来说不放心的杨洁，更加不知如何是好，她一面对我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，指指天空，一面说：“我会一路给上帝打电话，放心去玩，没错的啦！”

说完，她急匆匆地，又塞了一大叠信封到初霞手里，我伸头一看，那些信封上面，竟分别写着：“武汉拆”“重庆拆”“成都拆”“昆明拆”“桂林拆”……这位大戏迷，居然给了我们一大堆“锦囊妙计”，以应付“特殊情况”。初霞嚷着说：“如果我们中途改变计划，不去那一站，换了一小怎样办？”

杨洁慌忙给我们打躬作揖，求我们别“改变计划”。我看着那些信封，摇摇头。“还有一点不妥，”我说：“万一我们走错了路呢？”

“怎么会走错了路呢？”杨洁大叫。

“那可说不定！”我咬咬嘴唇，认真地说：“这大陆这么大，走错路是很可能的！刚刚上车，如果没有你们大家领着，说不定我们已经上了去蒙古的车！再加上，下车也是问题，如果下错了车站，你安排的人就接不到我们了！”

杨洁一听，真的急了，她又抓头又抓耳朵又抓鼻子，大声嚷着说：“那要怎么办啊？”我和初霞，异口同声地喊：

“和我们一起去啊！”杨洁几乎“动摇”了，想了想，她无奈地说：

“不行不行，这十二天，我已经够荒唐的了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办呢，真的不行！”

初霞做了个好可怜的表情，杨洁硬着心肠掉头就走：

“我去餐车帮你们安排今晚的晚餐！”

她去安排晚餐，我们开始急急地和诸朋好友话别。十二天的相聚，如此短暂，今日一别，后会何期？这时，大家都满怀离情，依依不舍。站在那狭窄的车厢里，你叮咛我，我叮咛你……就有那么多话说不完。此时，车子里已开始广播，请送行的人下车。这一广播，大家更慌。小草紧紧地依偎着我，用甜甜的京片子，娇娇地问：

“阿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“明年。”我说。“明年是多久呢？”“明

年没多久。”“那么，是不是五月十七号呢？”

哇！小丫头！我吻了吻她，在她耳边悄悄说：

“五月十七日是你的生日吧？我会记住的！”

此时，第二次广播又响了，杨洁匆匆跑来，大叫：

“七点钟吃晚餐，菜都帮你们订好了！到时候，服务小姐会来请你们。”

我放下小草，推他们下车。大家慌慌乱乱，还急着要说话。此时，初霞忽然钻出车厢，对我大叫：

“车上的棉被很干净，我看那四个睡袋用不着了！”

我如释重负，一路上就觉得这四个睡袋累赘极了。这时，迅速地就打开行李袋，拉出一个个睡袋来，初霞看我把睡袋交给了朱娅，她又叮咛朱娅：

“将来，放在我们的四合院里！”

朱娅忙不迭地点头，好像四合院里早就有了似的。

终于，送行的人都下了车，就在月台上对我们挥手。我们挤在大玻璃窗前，也不停地对他们挥手，隔着玻璃，彼此还在大声喊话。只听到杨洁的大嗓门，在不断地喊着：

“别下错了车！到武昌下！不是汉口！”

亏她这么一喊，我一直以为武汉已被长江大桥，并为一市，原来还分汉口、武昌和汉阳！

车子“轰隆”一声开动了。我们彼此挥手，彼此喊叫。就在此时，我忽然看见月台上，有个少女从人群后面转了出来，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对着我的窗子痴痴凝望。我大叫一声：“是卢马！”我慌忙对卢马挥手，我这一挥手，卢马有了反应，她举起手来，也对我挥着挥着……她孤独的影子，在偌大的月台上，显得好小好小。她的出现简直像是电影中的情景，我心中酸酸的，爱哭的卢马，可别哭啊！

车子开始加快了速度，越来越快，月台上的人，在一刹那间，全失去了踪影。我挥舞着的手，随着月台的消失而终于停了下来。我倚窗而立，不忍遽离。别了！壮丽的故宫，和残破的圆明园，以后都将叠映在我的记忆里！别了！北京！我心里喊着：“别了，我北京的朋友们！别了！卢马！我抬头注视着车窗外的景致，看到一棵棵的大树，都长满了叶子。不禁联想到我初抵北京那天，树木还是秃的，仅仅十二天，树叶已从没有到新绿，从新绿而繁盛，在北京，春天是如此短暂！我不禁想起前人的几句词：

“来是春初，去是春将老，

长亭道，一般芳草，只有归时好！”

来是春初，去是春将老……我咀嚼着这些句子，感到如飞的火车，正把我远远带离北京。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……唉！我那还没有弥补的乡愁，竟又加入了几许离愁！

十一、在火车上

火车很快地离开了北京。

我始终贴着玻璃窗站在那儿，眼光仍然不肯离开车窗外的景物，心中仍然荡着离愁。有那么一刹那，我那种“不真实感”就又盘踞心头，回旋不去。这种“不真实感”是自从来大陆，就经常萦回在我心深处的。不敢相信我来到了北京，不敢相信我离开了北京，不敢相信我在这儿能交到朋友，不敢相信南北亲人都能会面，不敢相信我正坐在南下的火车上，将要到武汉、三峡，及更远的地方。浮生若梦。我们这一代的人生，历经烽火别离，如今的归去来兮，就比任何的梦境更似是梦！我正沉思，鑫涛已经欣然发现，车上有茶叶，有茶杯，有热水瓶。这对爱喝茶的我们来说，实在太方便了。我随身带来的茶杯都可以不用，更别说那两个“奶瓶”了。鑫涛沏好茶，拍拍我的肩：“不要对着车窗外面发呆了，天都快黑了。好好坐下来喝杯茶吧！”我把心思从车窗外面收回来，这才开始打量我们的包厢。小小的包厢，有上下铺四张床，上铺是空的，所以一个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人。两排床的中间，有张小桌子，桌上有台灯，桌下有热水，窗台上还有盆小小的花。一切看来，雅洁可喜。来大陆前，曾看过许多报道，说大陆火车上的脏和乱。我想，真要享受大陆的火车之旅，大概就只有像我们这样，买卧铺和包厢票吧！我坐下来，喝了一杯好茶，离愁稍敛，对未来的旅程，又充满了憧憬。不过，此后的二十八天行程，没有杨洁的安排照顾，不知会不会出毛病。我正想着，初霞和承贲已在外面敲门，我打开门，他们两个捧着一堆食物、矿泉水、干粮……往我“房间”里走了进来，初霞嚷着说：

“火车上的饭菜，是不能吃的！你们这些日子吃得太好了，等会儿一定会不习惯。这里有干粮，还有生力面，大家分一分，半夜里饿了，也可以泡生力面吃！”

有初霞同行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初霞在我床沿上坐下来，又从怀里掏出一大叠修剪过的白报纸，交给我说：

“这是杨洁昨晚连夜剪的，我们一人一半！”

我拿起来一看，是一叠纸圈，我愕然问：

“这是做什么用的？”“给你上厕所用的呀？”初霞说：“车上的马桶，可不像建国饭店的私人浴室，所以，杨洁连夜剪了这些纸圈圈，垫在马桶上用，免得我们嫌脏，不敢上厕所！”

哇！杨洁此人，我真服了！（回台湾后，我常向朋友说：如果你要去大陆，必须先认识杨洁！）我收下了纸圈、生力面、小点心、矿泉水……初霞又从怀中拿出一个瓶子，里面是浸着酒精的药棉，我问她做什么，她说：

“等会儿去餐车，要消毒一下餐具！这以后的旅途，和北京不一样了！”

“对！”承贲接口。“去年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，餐桌上的桌布，都是好多人用过，也不换的！”

听起来不太妙。好在，我心里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，再加上诸多好友，又给了我这么多“物质支援”，从吃的，到用的，到消毒的。全有了。所以，当我们四个走进餐车去的时候，我已对这顿晚餐，不抱什么希望了。

但是，出乎意料的。我们的桌布是新换的，筷子是免洗的，碗盘也还算干净。服务小姐，对我们十分和气，也十分殷勤，上菜上汤，都笑嘻嘻的。以至于初霞的酒精药棉，就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用。等菜上全了，居然有七菜一汤！虽然不能和北京的菜相比，倒也差强人意。承贲一面吃，一面点点头对我说：“这绝对是特别安排的，杨洁这人神通广大！”

“以后没有杨洁，我们怎么办呢？”初霞立刻忧愁起来。

“别急，”鑫涛安慰她。“船到桥头自然直！”

“只怕船到桥头，就是不直啊！”初霞说。

我这才发现，初霞对我们此去，确实有“前途茫茫”之感。显然，我们被“保护”、“被“照顾”的时期过去了。以后真要靠自己了，但，我想起杨洁的“锦囊”。我拍拍初霞的手背：“别怕！我们还有好多锦囊妙记呢！”

“你看，杨洁的力量如果到得了火车上，一定也到得了武汉、长江、成都、昆明的！”鑫涛说。

“哇！”我叫着。“如果我是杨洁，我现在的耳朵一定很痒！”

我们都笑了。吃完晚餐，回到车厢。我拿了杨洁准备的纸圈去上厕所。走进厕所，我就大大一愣。原来，火车上根本没有马桶，和若干年前台湾的火车一样，采用的是蹲坑！如此细心的杨洁，怎么不知道火车上没有马桶，居然连夜给我们剪纸圈！我觉得又有趣又好笑。

走出厕所，迎面就看到初霞，她急急地问我：“纸圈好用吗？”“好，好，好！”我一叠连声地说：“你进去吧！”

等初霞走出厕所，我们不禁相对大笑。初霞一面笑，一面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以后不要老提我的奶瓶了。杨洁的纸圈，和鑫涛的大枕头，都是异曲同工呀！”我笑着回到车厢，却赫然发现，鑫涛已将他的大枕头从箱子里拿出来，当靠垫一样垫在身后，伸长了双腿坐在床上，非常舒服地在看书。看到我惊异的表情，他得意洋洋地笑笑说：“万一你回台湾，写篇大陆行什么的，别说我的大枕头一路没派上用处！你瞧，坐在大陆的火车里，靠在自己的枕头上。全大陆，大概只有我这么唯一一个，懂得‘享受’的人吧！”这人实在有些狡猾！他早已把我的心思摸透，居然先下手为强！我摸摸床上的枕头，虽然不大，也够柔软，何况还有上铺的枕头可以挪用！我把棉被枕头布置一番，让我自己也可以坐得舒舒服服。但是，回头看鑫涛，他“窝”在他那大枕头里，看起来还真“惬意”，不禁对他的枕头，有些嫉妒起来。火车有规律地晃动着，车声隆隆。只一会儿，鑫涛已阖起眼睛，朦胧入睡了。我却清醒得不得了。我过去推了推他，把他推醒。“不许睡觉，”我说：“我要聊天！”

“嗯”，他振作了一下，睁开眼睛来：“好，我们聊天，你要聊什么？”“聊对大陆的印象！”“唔，”他哼着：“题目太大了！”

“我觉得……”我开始说：“如果有一百个人回大陆探亲，大概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经验。因为每个人的遭遇、经过，和亲友都不一样。这次我们来以前，抱着一种必然会吃苦的心情而来，结果，我们并没吃到什么苦……”

“不要太乐观，”鑫涛打断我。“你的大陆之行等于还没开始！你只是住在北京十二天，被许多亲朋好友‘宠’了十二天。你有的，只是‘被宠’的经验！”

我愣了愣。他说的倒也不错！我的那些北京好友，确实人人“宠”我。真正的大陆，或者还要靠我以后的体验。我沉思了片刻，说：“我们两个先约定好吗？以后如果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，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，甚至，会让我们很不愉快的事……我们彼此一定要互相提醒，要忍耐，也要包容！我们绝不要以台湾的生活水准来要求大陆，……那一定是自讨苦吃的，你说对吗？何况，我们这一路下去，等于是游山玩水，山和水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的，对不对？”

他没回答，久久无声。我再看他，哈，他已酣然入睡。而且，打起呼

来了。我呆了呆，真想推醒他继续讨论。但，他已经鼾声雷动。看来，推也推不醒了。

整夜，鑫涛的鼾声，火车的隆隆声，如交响乐般齐鸣。我在这交响乐中，也依稀入梦。

但，我在旅行中，一向有失眠的老毛病。所以，睡没多久，就醒了过来。拉开窗帘向外一看，湖光山色，若隐若现。天际，晓月未沉，晓星初坠……一片淡淡的晨雾，正轻轻地，缓缓地向整个大地布满。我呆呆地注视着，所有的睡意都没有了。

我就这样迎着曙色的来临。逐渐的，窗外的景致由模糊转为清晰。一大片又一大片的田园如飞般消逝。四月，正是油菜花的季节，金黄色的油菜花，灿烂地映在初升的阳光中，闪耀着光华。偶尔，会经过一些淳朴的农村，屋瓦叠着屋瓦，红门映着红门，小小的农家，都有小小的四合院。屋顶上，常装饰着两只对立的鸽子。屋角，偶尔还有上翘的飞檐——中国人的建筑，即使在农村，也有它特有的韵味。农村之外，是阡陌与阡陌的交错。水塘在阳光下，璀璨得像一面面镜子。有些早起的人，居然背着钓鱼竿出来钓鱼了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对我来说，是十分熟悉的，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农村！我面对这片无语的大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竟然也深深感动起来。车子在上午十一时，抵达了武昌。

我们住进了长江大饭店。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武汉之游。

十二、归元寺与黄鹤楼

到了武汉，不能不去归元寺。到了武汉，更不能不去黄鹤楼。这是曾虹说的。我们在武汉，是由两位美丽的小姐接待。一位是体协的曾虹。曾虹个子不大，年纪很轻，长相非常甜美。鑫涛一见，就想说服她到台湾来拍电视，后来才知道，她根本就拍过电影。另一位小姐名叫林再文，身材修长，纤秾合度，有挺直的鼻梁和闪亮的眼睛。说话极斯文，做事却极麻利。

归元寺对我来说，很陌生。我从没有研究过这个寺庙，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特色。等我们一去，我才发现它的古拙。不论是大门、大厅、大殿，都古色古香，丝毫没有现代化的痕迹。归元寺中，最出名的，是五百尊罗汉。

这五百尊罗汉，每个大概都有真人大小，雕塑得栩栩如生。大家背对背，排排坐地坐满了整个大殿。五百罗汉，每个罗汉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和长相，个个不同。我们一走进这大殿，就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；只见许多游客和善男信女，大家也不拜佛，也不欣赏，都绕着众罗汉走来走去，嘴里念念有辞。我们正惊讶着，林再文已经忙着对我们解释：

“这五百尊罗汉，每个的相貌不一样，每个的故事也不一样。来参拜的人，可以从任何一个面前开始数，一个个数下去，数到自己年龄的那个罗汉，就是你的本命罗汉。这罗汉代表你的个性、遭遇，和未来。据说，灵验得不得了，你们要不要试一试？”林再文的话才说完，我们一行四人，已一哄而散。各人都去选定一个自己喜欢的罗汉，开始大数特数起来。

我数到了我的“本命罗汉”，抬头一看，法相尊严，慈眉善目，再看名

字，原来是“无忧眼尊者”。不知我以后生命中，是否放眼天下，皆能无忧。但，我一向主张，人如果活着，就应该活得快乐。这“无忧眼尊者”在字面上解释起来，似乎和我的个性非常吻合。我心中一喜，不禁心悦诚服。慌忙去找鑫涛。要看看他的“本命罗汉”是哪一位？找了半天，才看见鑫涛正拿着笔和纸，对着一尊罗汉在名字。一见到我，鑫涛急忙说：“快来快来！我的国文根基不够，这本命罗汉的名字居然认不得，你快来帮我解释一下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这位尊者的名字十分奇怪，是“边尊者”。这下把我也考住了，生平没见过这个“边”字，更别说它的意义了。我呆了呆，再看那位罗汉的长相，却面团团如满月，咧着嘴正笑得高兴。我回头看鑫涛，忽然觉得他和那罗汉的面貌，有几分相似！我笑笑说：

“不必苦苦追究罗汉代表的意义，你只看他笑口常开，就够了！”“大概每个罗汉，都是笑口常开的！”鑫涛说。

“那才不！”我说：“我一路看过来，有的很凶，有的横眉怒目，也有的很忧愁。”“真的吗？”鑫涛问，原来他急急找“本命罗汉”，都疏忽了去欣赏每位罗汉的不同之处。

于是，我们又重新去欣赏这五百罗汉，才发现确实个个面目不同，表情不同，雕工精致，是艺术的杰作！我们在细细欣赏时，走来走去，都碰到初霞。不知怎的，鑫涛这位“贤妹”，一直左那儿左数右数地数不停。等到她好不容易停了下来，又拿笔左记右记地记不完。我忍不住问她：

“你还没有找到你的本命罗汉吗？”

“不是呀！”初霞说：“我的本命罗汉是找到了，我又找了我大儿子的、小儿子的、干儿子的，现在正要去找我干女儿的！”我一听不妙，初霞交游满天下，她这样一个个找下去，非找上三天三夜不可！我当机立断！跑上前去，笑着拉住她：

“别再找了！你代找的不灵，要亲自找的才灵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初霞半信半疑。“我问问和尚去！”

“也别再问了！”我说：“否则，我们就没时间去黄鹤楼了！”

初霞总算忍住，没有继续去找。当我们驱车去黄鹤楼时，她还在遗憾着；怎么忘了帮杨洁找一找！还有韩美林呢！还有小草呢！还有……还有……还有……呢！

我虽然不知道归元寺，我却认识黄鹤楼。

我认识黄鹤楼，是从唐诗上认识的。崔颢的“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，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已经把天下有关楼台的题诗都弄得黯然失色。在我心中，黄鹤楼如果是“楼”出名，不如说，是以“诗”出名，而且，我知道黄鹤楼已经几度毁坏，几度重修。对“重建”“古迹”，我心里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

但是，真的到了黄鹤楼，我却吓了一跳。

怎么都没想到，新建的黄鹤楼，是如此壮观！完全发挥了楼台亭阁的极致。因为它太“新”，所以有些耀目。和归远寺比起来，前者是“古朴”，后者是“壮丽”。黄鹤楼采取了比较华丽的颜色，豆红色的柱子，黄色的琉璃瓦，中间的窗格，一律嵌上绿色的雕花。正楼有六十个飞檐翘角，每角都悬上金色风铃，真是好看极了。在正楼的前方，还有三层大广场，广场前面是大门，两边是偏殿，左右再加上两个亭子，黄鹤楼整体的建筑是一个建筑群，并不是仅仅一个“楼”而已。在走进正楼以前，可以看到一个用青铜铸

造的“黄鹤归来”的铜雕，高五米，重达一吨半。据说古代大禹治水，天上玉帝为了拯救百姓，派了龟蛇二将，变成两座大山镇宁长江，果然平息了水患。所以，黄鹤脚下，有龟有蛇，我对这铜雕的兴趣并不很高，总觉得造型太“现代化”。但是，我对楼前柱子上的一对对联，却十分喜爱。那对联写的是：

由是路入是门奇树穿云诗外蓬瀛来眼底
登斯楼览斯景怒江劈峡画中天地壮人间

如果不登黄鹤楼，绝不会了解这对联的气势。上了黄鹤楼，每层都有回廊，可以四面八方眺望大地。长江，武汉三镇、长江大桥和汉水桥都尽收眼底。我们四个人，和曾虹、林再文，都一直爬到了最高的一层。迎风而立，面对长江，这才真正领悟“登斯楼览斯景怒江劈峡”的“画中天地”。

很多人不喜欢新建的黄鹤楼，说它俗气。我和鑫涛自认是俗人，俗眼观之，仍然颇被它的气势所震慑。在楼中，陈列了历代被毁的黄鹤楼原来模型，我们两个看来去看去，还是觉得现在的黄鹤楼最雄伟。

武汉，在我们的行程中，它只是一个落脚之地，并非我们行程中的“重点”，没料到，它也带给我们相当大的意外。那晚，林再文的上司张维先请我们吃饭，我们又吃到了北京所吃不到的东西，像八卦汤，东坡饼，湖北豆皮，和著名的花鲞鱼。据说，花鲞鱼只有长江里才有，非常剽悍，也非常难以捕捉，所以，极为名贵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花鲞鱼，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，觉得其味鲜美，名字也新奇。

我们在武汉只停留一天，第二天就要上“隆中号”（船名）去游三峡。在这一天里，我们去了归元寺，去了黄鹤楼。晚上又赴张维先的宴会。这一天，过得实在很丰富，节目也排得很紧凑。当宴会散了，我们到了下榻的长江大饭店，四个人都很累了。但是，我绝没料到，“欧阳常林”却选在这个时候登场了！

十三、欧阳常林与隆中号

那晚，我还有一个预定节目，我的表外甥唐昭学将带他的全家，来旅馆中和我再聚首一次。所以，我回旅馆，就急着想上楼，怕让唐昭学等得太久。谁知，我们一走进长江大饭店的大厅，就见到一群男男女女，扶老携幼的等在那儿。再一问，才知道他们居然是香港友人老吴（曾和我赌四个金戒指）的亲人。于是，鑫涛留在那儿，款待老吴的亲人。承赉和初霞太累了，已先上楼。我一个人走往电梯，心里还在纳闷，送我们回来的曾虹，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？

我正埋头往电梯走，忽然间，就有一个人拦在我前面，很快地问：“请问是不是琼瑶？”我一抬头，看到一个年轻人，挺拔修长，西装笔挺，肩上背着照相机。浓眉大眼，面貌严肃。双目炯炯地盯着我。我当时就一愣，觉得这人的眼光中颇带怒意，而他的声音却是我熟悉的——有我家乡的湖南口音。我还来不及回答，曾虹已冲了过来，非常抱歉，又非常为难地看着我说：

“他是从湖南赶过来采访你的记者，我已经向他解释过，你不希望被采访，但是他坚持要见你！”

自从我到北京，我就一路被记者追踪。所以，杨洁早就有一封锦囊给每站接待我们的人，告诉他们要注意的事项。其中，第一条就是：请婉拒记者采访！显然，曾虹初和记者交手，就打了败仗。我对曾虹示意没关系，然后我看着来人，想向他婉转说明我不愿意被打扰的心态。我还没开口，他已经急急递上了他的名片，说：

“欧阳常林，我是湖南电视台的记者！”

欧阳常林。当时，我除了觉得他的姓比较小见以外，并没有特别的感受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大陆地广人稠，总有一些特殊人物，我既然见识了杨洁、张宝胜……我就还会遇到一位欧阳常林，我看看名片，再看他，正想说话，他又抢先说了：“听说你来武汉，我今天特地从长沙赶来！”他吸口气，清清楚楚地问：“请问你，你是湖南人吗？”

怎么，语气不善呢！我又一怔，答：

“我是湖南人！”“你这趟旅程中，预备回湖南吗？”他再追问。

“不”。我坦白地答：“我不预备回湖南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加重了声音，铿然有力，咄咄逼人的。“你已经到了湖北，为什么对你的家乡过门而不入？”

我为之愕然。一时间，竟答不出话来。想当日在北京，晓蕾也曾问我，为什么不回湖南？晓蕾是我心爱的表侄儿，叫我一声姑姑，我对他都没说任何理由。后来，代杰表哥和代训表姐赶到北京去见我，代杰对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：

“你这次不回湖南，是绝对正确的。”

当时，我与代杰交换了一个凝视，千言万语，尽在不言中。我想，代杰来自我的家乡，他这句话的意义，比任何话的意义都深长。可是，我现在没办法去对一个陌生记者，来分析我对家乡的“情结”。我只能呆呆地看着他。这个，湖南人脸上有属于湖南的执拗，眉间眼底，带着刚毅和果决。这是张有棱有角的脸，提出的也是有棱有角的问题。忽然间，我觉得“很累”。我觉得我没有义务，站在这旅馆大厅中接受“审判”。

“对不起，”我简短地说，“那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，我不想谈这个！”

“那么，你能不能透过电视，对你的湖南乡亲们说几句话？”我四面看看，没看到摄影机，他似乎看出我的思想，立刻说：“只要你接受访问，我马上调摄影机来！”

“不！”我慌忙摇头。“我不想接受访问，也不想说什么！”

在一边的曾虹急坏了，慌忙插进来打圆场。她用湖北话对那记者一连串的解释，告诉他我连北京电视台的访问都没接受，告诉他我这趟旅行希望不被记者打扰……但是，这些话对我那位同乡根本不发生作用，他拦住我，不让我上电梯，看我一副不妥协的样子，他急促地说：

“我们湖南人，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同乡，大家都感到非常骄傲。这次你回大陆探亲，居然跳过了湖南，这使我们都太失望了！难道你对你自己的故乡，没有亲情，没有怀念吗？”

我张大了眼睛，一瞬也不瞬地盯着这年轻人看，一时间，心中浪潮起伏，非常地不平静。我很想对他说：

“你知道‘近乡情怯’四个字的意思吗？你知道我多想保留童年的记忆

吗？你知道三十九年间，可以有多少的生离死别吗？你知道我也有矛盾和挣扎吗？你知道我已在北京见过亲人了吗？你知道故乡剩下的只是祖父的孤坟，和失落的家园吗？……”但是，面对那张陌生的脸，我什么话都没说。我只感到一阵深刻的难过。难过得不想自己作任何解释。我想，我这次回大陆的种种情怀，绝不是一个大陆青年所能了解的。我叹口气，说：“你不可能了解的！”说完，我转身就要走。他一个箭步，又拦在我面前，他的脸涨红了，呼吸也急了起来。“坦白说，”他紧紧地盯着我，“我对你充满了崇拜，才赶这么远的路来采访你。现在，我看到你这种样子，我觉得很……寒心！”他那“寒心”两个字一脱口而出，我心中一凛，这才蓦地感到“心寒”。这么刺耳的两个字，对我回大陆的这颗“热腾腾”的“心”简直成了莫大的讽刺！我生气了！我忘了自己在火车上，才说过要“忍耐”的话，瞪着他，我很快说了一句：“既然你对我寒心，我们不必再浪费彼此的时间！”

说完，丢下他在大厅中，我径自上楼去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心中非常难过，唐昭学一家人准时来了，和我又作了一番团聚。这番团聚，带来无限温馨！但，当唐昭学一家人走了之后，我又想起欧阳常林了。我把那场经过告诉鑫涛，很伤感地说：“真没想到，我会和一个‘来自故乡’的人吵架！我觉得，要人了解我，实在太难了！”

“别难过！”鑫涛安慰着我，“反正这件不愉快的事已经过去了！不要让他弄坏了你的情绪。想想明天，想想隆中号，想想长江三峡吧！我保证，你一上船，就不会再有记者来烦你了！”说的也是。我振作了一下。甩甩头（我小说中最喜欢用的三个字），甩开湖南记者，甩开欧阳常林……我明天将要登船看长江！长江会卷掉所有的烦恼！长江会带来另一番境界！

于是，第二天，我们又在曾、林两位小姐陪同下，驱车到晴川阁下的码头，从码头登上隆中号。

下了车，我们的行李实在惊人，我只见到曾、林两位小姐，都拿着行李往船上走，司机也帮忙。但是，最奇怪的，是有个年轻人，找着初霞的大箱子，又提着我和鑫涛的行李，一个人当两个人用，正活蹦乱跳地把那些箱箱笼笼运到船上去。初霞手中空空的，抓着我说道：

“那个小伙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，拼命帮我搬行李，你看，我手中什么都不用拿！”

我再对那“小伙子”仔细一看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他不是别人，却是欧阳常林呀！我大叫了一声：

“欧阳常林！”“欧阳常林是谁？”初霞不解地问。她错过了昨晚那场好戏。我也来不及向她解释了，因为，这时，我忽然发现又有两个人，抬着一架ENG摄影机，正对着我们这群人“录影”！我心中冒出一股怒气，心想：“好呀！这家伙得不到我的‘同意’，干脆不告而拍！”我虽然有些生气，再看到欧阳常林不停地跑出跑进，把我们的箱子、干粮、矿泉水……等等东西往船舱中一件件送去，我这脾气就再也发不出来了。何况，摄影机的镜头正对着我，我总不能气呼呼的，录出来不好看呀……于是，我很有风度的面带微笑，从码头上走进船桥，一直往船上走。到了船边，我又发现船长是穿着一身雪白的制服，和好多位西装笔挺的绅士，站成一排，正在欢迎着我们上船。这种架势，使我颇为震动。ENG小组的灯光打亮了，我和船长握手，和招商局副总经理握手、和中旅社武汉分社总经理握手……这一握手介绍起来，才惊讶地发现，原来招商局的要员们都出动了！船长名叫陈安荣，虽

然头发已经花白，额上也有些皱纹，却长得轮廓清晰，极有书卷味，而且风度翩翩，仪表不凡。我们一上船，他就急着告诉我们说：

“我和王副总、熊经理本来都在香港度假，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，说琼瑶一行要游长江！当时，我们就猜，会不会是隆中号？于是打电话向中国旅行社查问，问来问去问不清楚。我们猜想，琼瑶一定是由作协出面安排，或者是政协，或者是文化交流中心……可怎么也猜不到，体协买去的四张票，就是你们四个！”

哈！杨洁使出的这一招，确实让很多人跌破眼镜。我们四个，都笑了起来。初霞一面笑，一面兴致勃勃地问：

“后来你们怎么知道是我们了呢？”

“我们并不知道呀！”熊经理说：“我们左研究右研究，最后决定，不管你们来不来，我们还是赶回来为妙。因为，陈船长从十三岁就上船，已经有四十几年航行长江的经验，是中国全国九位最杰出的船长之一。尤其对长江三峡，他每块石头、每个旋涡、每段激流都了如指掌。如果你们四个在船上，我们一定要把你们交在陈船长手里才放心！所以，我们全体都来了，连总公司宣传部的人也来了，我们陪你们一站，明天到沙市，我们下船。算是表示欢迎之忱！”

一篇话说得我好感动。怎样也没料到，我会让他们如此劳师动众。初霞比我还感动，她每当感动时，紧张时，激动时，都会“哇呀、哇呀”的叫，此时，她就一直“哇呀”个不停了。和陈船长、熊经理、王副总等人见了面，我们就急急地去查看我们住的舱房。人们分配在三楼的301室，初霞夫妇住302室。我进了房间一看，两张单人床，铺着橘红色的床罩。（隆中号的房间算是很豪华的，票价也很可观。）有沙发，有茶几，有梳妆台，有床头柜，有冰箱，有电视，有私人的浴室……这都没有什么，最吸引我的，是五面好大好大的玻璃窗，从玻璃窗向外望，“长江滚滚东逝水”尽收眼底。岸上的晴川阁、武汉市、长江大桥静静相对。我这样一看就“疯”了，拉着鑫涛，我说：

“怎么有这样的事？”怎么可以坐在长江里看长江，我简直不相信有这样的事！”鑫涛见我如此兴奋，忍不住提醒我：

“说不定会晕船啊！”“那当然、已经晕了！”我笑着说。

“有那么好吗？”鑫涛怀疑地问：“以前去美国乘豪华邮轮，你也没有这样高兴！”“那当然，在那邮轮上，我们看不到长江呀，看不到三峡呀！看不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大好江山呀！”我急切地说着。在急切中，也蓦地感到，自己这种情绪，是相当可怜的。若没有三十九年的离别，自己这种情绪，是相当可怜的。若没有三十九年的离别，怎见得相逢最好？

我们正在房间中东看西看，曾虹与林再文已来道别。短短两天，大家也免不了离情依依。等曾虹与林再文走了之后，初霞跑前跑后的，不知在忙什么，这时，忽然跑过来对我说：“那个记者名叫欧阳什么的，说要随船采访你！”

“哇呀！”这次，轮到我来“哇呀”，都是被初霞传染的。欧阳常林！从我登船后，一阵兴奋，我几乎已经把这位仁兄给忘了。随船采访。这还得了？我要在这条船上住五天，给这个“湖南骡子”一路“审判”下来，我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何况，他还偷拍了我的录影！

我立即推着鑫涛说：“他就是昨晚跟我吵架的记者，你快去阻止他，你

不是说，保证我一上船就没有记者来烦我了吗？（注：湖南人的脾气都很执拗，“骡子”的脾气也很执拗，从小，我就听母亲说，别省人称湖南人，都称“湖南骡子”。）

鑫涛马上去办交涉，过了一会儿，我看到鑫涛走回来，后面却跟着欧阳常林。欧阳一见到我，就是深深一鞠躬，然后双手合在胸前，对着我就拜了拜。我吓了一跳，欧阳已面带笑容，诚诚恳恳地说：“昨天晚上的事对不起，我因为采访不到你，心里一急，说话就欠考虑，你不要生气。我现在跟着这条船去游三峡，我绝不打扰你，只在你有空或无聊的时候，找机会跟你谈谈就可以了。请你不要赶我下船去！”

我愣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鑫涛把我拉到一边，对我说：“熊经理他们要他下船，但是他说他买船票。事实上，不管他是不是记者，他有权买票上船，我们没有理由赶人家下船呀！”言之有理，我走过去，正好又看到欧阳对初霞深深一鞠躬，又对承贲深深一鞠躬。

嘴里急急地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初霞看到我，就一脸的不以为然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

“人家一直保证，绝不妨碍你，只要和你谈谈就好，你不要拒人于千里这外呀！”初霞帮他说话的当儿，他又对我连鞠了好几个躬。说实话，此时我的心肠已十分柔软，想想昨晚，自己的态度也不太好，根本没有给他机会来了解我的心态。但，虽然心软了，想到ENG摄影机，火气又来了：

“为什么要偷拍我？我说了不愿意上电视，为什么还把摄影机弄到船上来？”我话才说完，欧阳已跺脚大叹：

“冤枉呀！”他叫着：“没有得到你的允许，我怎样也不敢录影。那个摄影机是船公司的！他们说对重要旅客，都要录影留念，不信，你去问熊经理和陈船长！”

原来如此。这么说来，我错怪了欧阳。一时间，我就充满歉意了。这时，船已拉起汽笛，即将开船，陈船长和熊经理都走了过来，为欧阳常林的去与留作最后谈判。我推推鑫涛，这一会儿，已经完全偏向欧阳常林了。鑫涛又赶快跟他们去协商。然后，鑫涛回来对我说：

“他身上的钱，只够买票到沙市，所以，他只能采访你今天一天，明天到沙市，他就下船！”

我点点头，心想，被他“审判”一天，也就罢了。我不再说什么，无意间一抬头，只见欧阳远远站在船对面，看到我在看他，他对我又是深深一鞠躬。忽然，我想，真该和他好好地谈一谈，他毕竟是来自我故乡的记者呀！无论如何，我也不该让故乡的人误解我呀！想着想着，我就对欧阳微笑了起来。欧阳常林——这个“湖南骡子”——就这样闯进了我的大陆之行。

十四、隆中号上的第一天

隆中号汽笛狂鸣，船身移动了。这时，陈船长找到了我们，要我去参观驾驶台。我们四个兴冲冲地走到驾驶舱，只见舵轮、仪表满房间，而船舱

前是大玻璃窗，从窗内向前看，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！两岸的绿野平畴，也都一览无遗。我心中充满欢喜和激动：长江，我终于来了！

陈船长非常殷勤，拿出他的望远镜给我看。看完了，他又鼓励我试着掌舵，我一时童心大起，掌着舵——小孩玩大“船”——煞有介事地掌了一会儿，直到船长指着仪表上的指针告诉我：“你要往右边转一点，因为船已经被你驾偏了！”

我才大惊失色地问：“刚刚我真的在驾船吗？我以为我只是摆个姿势！”

我一面说，一面抬头看。那摄影机正对着我！一位身材颀长的男士还不住在给我拍照。

我在兴奋中，实在没有时间去弄清楚他们在做什么。“你刚刚真的在开船！”陈船长笑嘻嘻地说：“有这么一段时间，这条船完全在你的控制之下！所以，你可以毫无愧色地说，你在长江中驾过船了！”

好险！幸好没驾到岸上去。我心里想着。船长又殷勤地带我参观全船，有观景台，有音乐室，有酒吧，有健身房……还有一间“麻将间”！中国人实在太绝了，走到哪儿都要打麻将！这条船也很妙，居然就准备了“麻将间”！当我们在参观全船时，说起来都不信，那麻将间中的战局已经开始了。我奔前奔后，舱内舱外地跑，来不及地要抓住每个刹那的景致，我就弄不懂，怎么有人坐在长江的船上去打麻将！

走出船舱，有好一会儿，我站在甲板上，依着船栏杆，看武汉缓缓隐去，长江大桥像一条长虹，被抛在船身后面了，晴川阁、黄鹤楼都已不见。岸边，是一排又一排整齐的防风林，现在正是春末夏初，防风林青翠欲滴，树下绿草如茵，景致如画。我看着看着，简直看得出神。这时，有位先生走到我面前，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那ENG三人小组中，专门给我拍照片的那位男士！“琼瑶老师，我来和你商量一件事情！”

“可以啊，”我心情愉快地说：“但是别称呼我老师，我很不习惯。你呢？是什么‘老师’啊？”

他笑了，递上名片，原来是轮船公司的熊源美先生！

“我想，”他说：“你已经注意到我们在拍摄你的录像带！我们想得到你的同意，这一路三峡之旅，让我们为你拍一个转辑，等你回台湾时，送给你留念。”

我的心蓦然一沉。以为上了船，可以不受打扰，谁知道记者也来了，拍“专辑”的人也来了！那我还有什么情绪，去“静悄悄的”欣赏我故国的山，和我故国的水呢？我的笑容立刻就失去了。我说：“如果你们尊重我的感觉，就不要拍摄我！我非常不喜欢一直有摄影机的镜头对着我！”

“我们就是尊重你的感觉，所以才来征求你的同意”熊源美很礼貌，但却很固执：“我们保证不影响你的游兴，在你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就拍掉了！”

“怎么会在我不知不觉中呢？”我叫了起来，“那么大一个机器对着我，我怎能视而无睹，不行！”我坚持。

“给我们一个机会，”熊源美转为“要求”。“你好不容易上了这条船，让我们彼此都留下一点纪念吧！”

“让这个纪念刻在我心里，好不好呢？你们留下的是我的形象，我的形象能和这样的山水来比？不要为难我吧！”

熊源美很沮丧，我也很烦恼。于是，我回到自己的船舱里，坐在大玻

璃窗前看风景，根本不原意出房间了。鑫涛见此情况，又跑出去找这位熊先生协商，过了一会儿，鑫涛笑吟吟地回来，说：“好啦好啦！他们说拍专辑了！你放心吧，不会有镜头对着你了！”我的心情立刻好转。事实上，面对着长江的水，岸上的树，我的心情想不好都不容易。我坐在沙发上，蜷缩在那儿，看着岸上时时刻刻变幻的风景，我说：

“我好像航行在中国的水画里，这种经验，太奇妙了！我看得眼睛都酸了！”“陈船长说，这只是普通的风景，”鑫涛告诉我，“没什么了不起，要等到船进入三峡，两岸都是峭壁悬崖，那时才好看！”

我不用等峭壁悬崖，我看田畴沃野，我看远山远树，我看农村小屋，我看渔船撒网……我已“看”得悠然忘我。

晚上，船长在餐厅宴请所有游客，我才知道这条船上，大部分的人都来自香港。怪不得大家那么爱打麻将！席间，船长致辞，宾主尽欢。然后，我一抬头，又看到摄影机了，我愕然地说：“怎么不守信用？”初霞拍拍我，在我耳边低语：

“不要紧张，他们不是拍你。刚刚他们已经对我解释过，要我转告你不要误会，他们在拍船长和旅客，可能镜头会带到你。这是他们的内部作业，对重要的航次，都拍摄下来的。”

原来如此。我不再去注意那摄影机，开始享受一顿“盛宴”。鑫涛已经在连称好吃，他是个美食主义者，昨天晚上，他吃了花鲢鱼，又吃了八卦汤（据说八卦汤是乌龟汤，所以我不敢吃，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）。今天晚上，他又吃到长江中的另一美味——鳊鱼。当我告诉他，鳊鱼是有谱的。早在唐诗中，就在“桃花流水鳊鱼肥”的句子时，他吃得更“有味”，他说，他把唐诗一起吃了！

这隆中号上的第一天，虽然我们没有进入什么“风景点”，但是，却也过得非常丰富。

当我们酒足饭饱，走出餐厅，我一眼就看到，欧阳常林正直挺挺地站在门外，对着我就深深一鞠躬，我笑了，说：“好吧！窗外的风景已经看不到了，天也黑了，让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——开始你的采访时间吧！”

于是，在船舱边的大窗前面（那儿有一排一排的沙发，为旅客观景之用），我们坐了下来。整个晚上，我们谈着谈着。误会已消除，大家都试着去沟通——那三十九年隔开的两个世界——有一段时间，“访问者”就成了“被访问者”。当彼此都不再生疏拘谨，友谊，就在沟通中逐渐滋生了。

十五、荆州古城与三峡

第二天一清早，天才蒙蒙亮，我就从床上爬了起来，跑到大玻璃窗前面去坐着，舍不得错过窗外任何一刹那的风景。这种情绪实在是难以描述的，虽然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去游长江，我仍然唯恐长江在我的睡梦里流走了。

那天下午要到沙市。上午，欧阳拦住我说：

“你知道吗？刚刚船经过了湖南！”

我对湖南的方向凝视了几秒钟，然后，我对欧阳说：

“我以为，我已经把我不回湖南的心态，向你讲得非常清楚了！”“但是，你还是应该回湖南的！因为……”他大大地叹了口气。“湖南以你为荣呀！如果你爱长江的山山水水，你应该更爱湖南的山山水水呀！”那个上午，欧阳抓着他仅余的时间，向我述说湖南的山，湖南的水，湖南的风土人情，以及湖南人对我的爱。想把我给“说”回湖南去。当熊源美的摄影小组，又用镜头对着我时，欧阳“痛苦”地大叫了一声：

“那个扛着摄影机的人，应该是我啊！”

到了这个时刻，我对欧阳已经充满歉意了，真应该让他用摄影机访问我两三句的，但是，现在说什么都迟了！我安慰他，说：“明年，一定回湖南，那时，让你电视访问！”

“明年太远了！”欧阳叹气。忽然眼中又闪出光彩来：“不过，现在还来得及，你把行程延长，就可以回湖南几天，只要你回去，你会被热情的乡亲们包围住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我打断他：“我的日程就排定了！这是不可能的！”他住了口，不再说什么。只是不停地长吁短叹。幸好，下午抵达了沙市，他必须下船了。否则，被他这样一路进攻下去，说不定我会放弃了成都（成都是我的出生地，被我视为第二故乡），真的转道去湖南了。

船泊沙市码头，我们全船的旅客都下船游沙市。大家改乘两辆大巴士，驶进沙市窄小而拥挤的街道。我坐在车子的很后面，因为我发现那ENG小组也抬着机器上车了！而且，那镜头总是对着我。内部作业？拍全体旅客？我看看去有些问题，就把自己尽量藏到人堆里去。

车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导游小姐，用简单的话介绍了一下沙市和荆州古城的关系，就忽然激动地说，她要用一支歌，来表示对我们的欢迎。然后，她就引吭高歌地唱起了《在水一方》来了。她的歌喉圆润，歌词唱得一字不减。我惊愕地坐在那儿，简直不相信这是在长江沿岸的一个城市里！当她唱到：

“我愿逆流而上，依偎在她身旁，无奈前有险滩，道路又远又长……”的时候，我的眼眶都湿了。是感动？是感伤？我自己也不知道，这条道路，确实是又远又长呀！

巴士在历史博物馆前停了下来，又换了一位小姐，带我们参观历史博物馆。我这才初步了解，战国时期，这儿是楚国国都，建都四百十一年，历经了二十代楚王，所以，附近还有一个楚墓群，掘出不少历史古物。在这博物馆中，展出了一具西汉男尸，真让惊奇不已。

这具西汉男尸，浸泡在防腐药水的玻璃箱中，看来体格非常健壮。据说，这男尸发掘出来的时候，皮肤还有弹性，牙齿一颗不缺，解剖之后，发现内脏都是完整的。现在，这男尸仍然保存得很好，躺在那儿如同沉睡一般。身上也没有密密层层像木乃伊般缠裹，埃及人应该甘拜下风！我对这保存了两千多年的遗体，不禁啧啧称奇。这时，我身后有个人说：

“这不算什么。在湖南，有一个西汉女尸，保存得也非常好！”我一惊，怎么？这家伙还没走吗？我转头一看，欧阳跟在我后面，不住地点头。我忍不住说：

“你快回湖南去吧！不是要坐好久好久的车，才能到长沙吗？”我有些急，转头看鑫涛，低声说：“他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船票，现在回去的车钱

不知道够不够？”

偏偏他耳朵尖，又听到了，他对我们又敬礼又鞠躬：不要管我，我总有办法回湖南的！

我现在还不急着走，我要陪你们游荆州古城！”拿这个“湖南骡子”，实在没办法！

参观完了博物馆，已经近黄昏了。我们在夕阳中，来到荆州古城的城墙上。这遗址也是经过修复的，却极有特殊的韵味。黑色的墙，白色的镂花小窗，红色的横楣，上面再覆盖上灰白色的瓦。城墙非常长，每隔一段，就有一座像垒似的城门楼高高叠起。城墙上。有宽宽的石路，我们可以沿着城墙一直走。落日余晖中，古城墙在我们脚下静静地躺着，荆州古城，包围在现代化的建筑中。这种“今”与“昔”的对比，深深地让我感动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沙市吃完晚餐，熊经理、王副总都要赶回武汉，不再回船了。大家纷纷握别了一番。

欧阳常林已经挨到了最后一刻，不能不走了。他走到我们四个人面前，和我们一个个握手道别。我说：

“欧阳，我们后会有期！”

他眼光一闪，唇边带着笑，他说：

“是啊！后会有期！你们还要去桂林的，是不是？我会带着摄影机，在桂林等你们！”

“哇呀！”初霞脱口叫了出来：“你还没有采访够吗？一路上，你不是都拿着小本子在记录吗？”

“那是不够的，”欧阳说：“我应该拿摄影机！”

“欧阳！”我有些急了，“你千万不要去桂林，我们在桂林停的时间很短！到时候又不见得有时间给你作电视访问！你就等明年吧！我们明年在湖南见面！”

欧阳常林对我摇摇头，挥挥手，大喊了一句：“桂林见！”转过身子，他迈开大步，就这样扬长而去。

我和初霞，面面相觑。鑫涛和承贲，都挑着眉毛，瞪大眼睛，一股不敢相信的样子。我看着鑫涛，说：

“这才是标准的湖南人，你领教了吧？”

鑫涛拼命点头，说了四个字：

“湖南驴子”。他把“骡子”说成“驴子”，我和初霞，都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在隆中号上的第二天，我们一清早就进入了葛洲坝。

说真的，我对于水利工程，是一窍不通的。到底这葛洲坝是怎样修建出来的，我完全不能理解，只知道，以前的三峡，江流湍急，江面宽窄不一，水势汹涌澎湃，惊心动魄。船只经三峡，都像过鬼门关，出事率极高。自从葛洲坝建立，把三峡的水位，都调整了，使江面波平如静，船只可以出入自如。但是，从此，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的气势也没有了。

葛洲坝不止便利了长江上的交通，它最大的用处是发电，可发电二百七十万千瓦，便长江附近许许多多的地方，都有电可用。这工程之浩大，据说是举世闻名。

在我看来，葛洲坝像三峡的大门，因为，经过这道门，我们就进入西陵峡了。陈船长事先就告诉我，船过葛洲坝，也是三峡一景，因为这是全世界所少有的航行经验，船要由闸门外入闸，在闸内等候，直至另一扇闸门打

开，才能驶出去。

我凌晨五时就起床，到甲板上去看船进坝。长江的清晨和夜晚都很凉，幸好我还保留了一件太空衣。甲板上，船上已拿着他的望远镜在等我们，而那ENG三人小组也赫然在焉！

七点四十分，闸门大开，船进了闸。忽然间，水位升高了！我们的船像乘坐电梯一样，从低水位逐渐升高，升到了一个高度就停了下来。然后，另一边的闸门打开，我们驶出去。整个过程，完全像船乘电梯，我们已由一楼至顶楼，由顶楼出去，再入长江。此时的长江，水位已高，而两岸景致蓦然变化，绿野平畴都不见了，只见红褐色的岩石，高峰入云，峭壁对峙。所谓“乱石崩云”到这时才能深深体会。

我们一行四人，都舍不得离开甲板。我拿着陈船长的望远镜，对两岸的岩石探索。巨大的岩石，嵯峨排列，绵延不断，高低起伏，错落有致。岩石上面有棱有角，有图案，有鸟兽之形，有峥嵘之状……形形色色，不胜枚举。陈船长在我身边，不断提醒我：“看！那边岩石上就是有名的灯影峡，那边是黄牛峡，那边就是牛肝马肺峡，那边是兵书宝剑峡……”

原来，三峡的观赏点，都以岩石的形状来命名，许多典故出自三国演义或唐诗。我拿着望远镜，看来看去，对那些观赏点来不及找到，船已经驶过去了。但是，不用找观赏点了。

这两岸的奇峰异石，宛然国画中的山，奇峰异石中夹带的这条长江，又宛如国画中的水。

人，已经身在画中，何必再去找画？我看着看着，都看傻了。

西陵峡很长，到下午才走完。然后就进入了巫峡。两岸岩石，更加雄伟，插壁穿云，惊心动魄。

我们又都拥到甲板上，这次，一定不能错过一些太著名的岩石，像“神女峰”、“金盔银甲峡”等，陈船长说：

“如果天气不好，神女峰常常隐在云里雾里，根本看不到，今天天气晴朗，希望能看到！”

我仰头往上看，看得脖子也酸了，眼睛也花了。但是，我终于看到了“神女峰”。那神女是由一块岩石形成，她孤独地站立在巨大的山岩旁边，显得很渺小。但是，她傲然独立，体态婀娜，衣袂翩然，腐首长江，若有所思……远远看去，真是栩栩如生。当然，我又在陈船长的热烈指导下，看到了“老鼠洞”、“孔明碑”、“翠屏山”……等等景致。当众观赏点都已过去，我仍然依栏独立。船下，是滚滚长江，两岸，是三峡耸立，此情此景，我不是在梦中呢？

那晚，我们停泊在“巫山”。预备第二天乘小船，沿大宁河（长江的一条支流）溯水而上，据说风景格外出色，有“小三峡”之称。船停了。我的心思仍然在三峡的峭壁悬岩上奔驰，仍然在长江的流水中起伏不已。我坐在大玻璃窗前，望着满天的星辰，就这样默默出神。我想着，欧阳苦苦劝我回湖南，他却不能领略，我的“乡愁”，岂止湖南一省？我的乡愁，也正挂在三峡的峭壁上，滚动在长江的流水中呢！

那晚，我根据古诗词，写了一首小诗：

“从别后，盼相逢，几回魂梦皆相同，卷我乡愁几万重！

山寂寂，水蒙蒙，断续寒砧断续风。

今宵坐拥长江水，犹恐长江在梦中。

十六、小山峡和ENG小组

小三峡。以前，我从不知道三峡中还藏着一个小三峡，自上隆中号以后，才听到陈船长和招商局诸位先生，即使被认为是“普通的风景”，在我眼中都非常“不普通”，对“小三峡”，我更是心向往之。小三峡，实际上这是长江的一条支流，这条河的名字叫“大宁河”，据说，发源于陕西省，全长二百五十公里，在巫峡西口注入长江。所谓“游小三峡”，就是从河口溯流往上游深入，沿河两岸，有峭壁悬崖，有巨大浓荫，水势也很惊险湍急。据说，李白诗中的‘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’的情景，在大三峡已不复见，而小三峡中，却能重现。

自从去年十月起，雨水就不多，现在，长江和大宁河，都一正值枯水期。陈船长遗憾地对我们说：

“以前可以从大船直接下到小船，进入大宁河，现在不行了，要上码头，坐车到渡口，再改乘小船。大宁河里的小船，名字叫柳叶舟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那么窄窄小小，像一片柳叶一样轻巧，因为它轻巧，才能在激流中穿越险滩！”

柳叶舟！我一听就觉得兴奋。中国人实在是个诗意的民族，连船名都取得如此美丽。我兴致勃勃地问：

“我们是不是要去乘柳叶舟呢？”

“哦，那不成！”陈船长笑着说：“那太危险了！也太慢太小了！现在我们有机动船，专门给游客用，一条船可以坐二十个人。如果乘柳叶舟游小三峡，三天三夜也游不完！”

“可惜！”我有些失望。“我相信柳叶舟有柳叶舟的优点，那比较原始！”

“不过，你还是可以看到柳叶舟！”陈船长热心地接口，“在这儿的居民，他们依然用柳叶舟。”

“用来做什么呢？”承贵问。

“对沿岸居民来说，那是交通工具，是谋生工具，有时它也是个“家”，他们可能吃住都在船上。在船上捕鱼，也捞沙金！”“沙金！”鑫涛很惊讶：“这儿还产沙金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陈船长点头：“还有沙金！”

多么奇异的地方！我们在出发前，就充满了幻想，实际上，当我们深入大宁河以后，才知道，这儿的“奇异”，实在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幻想！我们下了船，上码头，码头可一点都不诗意。又小又陡。要往上爬很高的石阶，鑫涛一面爬一面喘气一面数，爬到顶，他告诉我：“一百二十八级！没想到游河前要先爬坡！”

游河前岂止要先爬坡，还要先乘车呢！两辆大巴士，开始在窄小的街道上横冲直撞，左弯右拐，上坡下坡……司机艺高人胆大，车子颠上颠下，车内的乘客“前仆后继”，车外的行人前躲后避，好不惊险！全车游客，人人静悄悄，只有平家贤妹，一路“哇呀”，“哇呀”地不绝于耳。

幸亏这条路不长，司机技术可以得奖，把我们大家“安然”送达渡口。机动船已经在渡口等候。大家鱼贯上了三条船，开始向“小三峡”出发。

风度翩翩的陈船长，据说从不下船陪旅客游山玩水。但是，我们这一路，每次下船登岸，陈船长都亲自为我们做导游。陈船长实在是一位又细心，又热情，又和蔼的人。他见多识广，做了几十年船长，却毫无骄气，他自谦不能博学，但却写了一手好字。我们上船后，他曾经送了一块“三峡石”给我们，黑色的鹅卵石上，他用白油漆，题了一首“不气歌”。

字好，用意更好。这次游小三峡，陈船长当然也陪我们一起去，带了他的望远镜，随时指点奇峰奇树奇景给我们看，如果我说看不到，他就急坏了，非让我看到不可。

机动船一出发，就经过了一个大拱桥，这桥连接两座山头，桥梁是半圆形的，非常引人注目。经过了桥，溯水而上，水流非常湍急。虽然是机动船，船夫们都身强力壮，身手矫捷。原来，大宁河中，险滩特别多，每当要经过险滩的时候，因为水浅，就必须停掉马达，改用篙竿撑船。一条船上五六条篙竿，全都撑成了圆弧形，才能将船撑过去。

这样“行船”，倒也特别。而两岸风景，更加特别。

原来，小三峡是由“龙门峡”“巴雾峡”“滴翠峡”组成，三峡各有特色。机动船一进龙门峡，两岸峭壁如削，从河中拔地而起，直入云中，气势磅礴。而水流清澈，一望见底。

水底，无数彩色小石子，像流动的绿玉中，嵌上了彩色的珍珠，让人目眩神驰。不久，船经过了著名的“抹角滩”（此滩拐弯抹角，故取名为“抹角滩”）水流突然变得非常湍急，由上而下，像一滩滚滚奔流而下的平面瀑布。船夫拿着篙竿，用力地撑，嘴中“嗬嗬”有声。

我看着激流在船身下汹涌奔驰，真不相信这几位船夫能将船撑过去，但是，船终于渡过了抹角滩。我和鑫涛、初霞、承贲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是一脸不可思议。我们还在惊怔中，陈船长已拿着望远镜，大声地喊着：

“快看，那边是青狮守门！”

我慌忙拿起望远镜，果然，峭壁上的岩石如同一只巨大的狮子，壁上的青苔，俨然狮鬃。取名“青狮”，想必这青苔经年累月，不会变色。看完“青狮”，又有一峰，像只巨大的香菌，取名“灵芝”。然后又看到了“熊猫洞”，熊猫缩在洞内，栩栩如生。陈船长笑着说：

“玩小三峡，你一定需要一些想象力，因为许多风景点，都靠人的想象力而命名的！”

确实如此。不止小三峡是这样，大三峡也是这样。

我坐在那儿，随着大宁河的曲折度往山中深入，水流碗蜒，山峰嵯峨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向着山脚笔直而去，以为河水已到尽头，转眼间，却绕过了山脚，进入另一个境界。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岸花明又一村”的句子，到了这种时候，才觉得特别“写实”。然后，我们也看到了水中的柳叶舟，和捞沙金的“水上人家”，那窄窄小小的船上，常坐着大大小小的一家人，他们都喜欢穿红色的衣服，红衣绿水，煞是好看。

我拿着望远镜，不论往前看，往后看，往上看，往下看……处处有景，处处不同，我看得脖子都酸了。无意间，把镜头对向船后，嗨！居然和另一个摄影镜头又照面了！好辛苦的ENG小组，居然扛着机器下大船，上小船，一路跟随，“拍全部旅客”，怎么偏偏上了我这条小船？我对着那摄影机“嘻

嘻”一笑，美景之间，连“脾气”都不可能发了。

紧接着，水又湍急起来。原来大宁河中，凡是浅水激流之处，都名为“滩”。我们经过“抹角滩”的时候，觉得非常刺激，岂知，“抹角滩”只是个开始，这一路下去，过了一滩又一滩，简直不知道有多少“滩”呢！然后，我们走完了龙门峡，进入了巴雾峡。巴雾峡中，峭壁更陡峻了，陈船长拿着望远镜在岩壁上搜索，忽然高声叫着：“快看！悬棺！”我急忙看去。实在太奇怪了，在那万丈峭壁上面，居然挖着洞，有个棺木，一半在洞内，一半悬在洞外。这样的“悬棺”一路有好几处。据说，这些悬棺都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古人没人现代化的爬山工具，挖洞工具，起重工具，真不知道怎样能在山上凿洞悬棺？至于这些棺木，为什么不像传统那样葬入土中，而要高高悬在峭壁之上，到现在，这还是考古学家无法解答的“谜”。

我们不止看到奇怪的悬棺，又看到奇怪的古栈道遗迹。在峭壁上，每隔几步路之遥，就有一个方洞，非常规律地排列着。据考证，古人在洞内打入木桩，再铺上木板，成为“栈道”。这条栈道的工程，实在太浩大了。我看得瞠木结舌，怎样也无法了解，古人是如何爬上悬崖去铺这条栈道的？难道他们真的有“壁虎功”？看来金庸小说，绝非“乱盖”也。

巴雾峡中，当然也有由峭壁形状特殊，而被命名的风景点，像“狮子捞月”、“龙进”、“龙归”、“仙桃”……等。但，这些奇景看得多了就不如悬棺和古栈道来得稀奇了。人，对于“奇怪”的东西，一向就有“好奇”的本能。我却没料到，午后我们进入“滴翠峡”，居然下船，爬上了古栈道！

原来，滴翠峡中有一个吊桥（很原始的吊桥，摇晃得厉害），在吊桥前面，有古栈道的遗址，现在，已经按照古代的方式修复，架上木板，沿山蜿蜒而上，直通吊桥。胆大的游人，可以沿栈道走上去，越过吊桥，到另一端的山崖顶上，一览巴雾峡的河光山色。我们一行四人，在陈船长的陪同下，下了机动船。初霞立刻被浅水中的石子吸引了，开始拣石头。

这小三峡的石头是有名的，每个鹅卵石上，都有不同的花纹，有的黑底白点，如雪花飞舞，有的白底黑线，像雨丝飘坠，有的红白相映，像白云亲着彩霞。有的珠圆玉润，像洁白的珍珠……简直美不胜收。初霞一发动，我们马上跟进，大家都拣起石头来了。陈船长看我们兴致这样好，他也加入了。但是，他拣的石头，就是与众不同，特别好看，也特别有韵味，他说：

“这里的石头，别的地方都找不到，拿回去作个纪念吧！在长江里，也只有到大宁河，才能拣到这么美的石头！长江的纪念品，没有比这些石头更能持久的！”

他说着，就把他拣的石头，全送给了我。我用一件外套，兜着我那一大堆石头，当心肝宝贝一样。后来的行程中，一路带着它们翻山越岭，就是不肯丢弃，它们成了我好“沉重”的“纪念品”。如今，这些石头被我用一个白磁水盂，盛满了水，养在盂中。每看到这些石头，我依稀又回到那个下午，我站在大宁河河岸上，面对古栈道，吊桥，青山，绿水……还有那个ENG小组！

拣完石头，我们开始攀登古栈道。我一眼看到，ENG小组已抢先到吊桥上去。扛着那么重的机器，他们在吊桥上摇摇晃晃，危危险险，而又匆匆忙忙地到对面山头去架机器，这三个人，精神可佩！但是，我们整个隆中号上的客人，参加爬这古栈道的，只有我们一行四人！事实上，这四人中途撤退了两个，最后，只有我和鑫涛了！

原来，古栈道一边贴着山壁而建，非常原始，另一边是悬空的，没有扶手，也没有可支持攀附的东西。我们越走越高，初霞一路“哇呀”、“哇呀”地叫着说：

“哇呀！这么高，摔一跤怎么办？哇呀！我不敢上去了！哇呀，那吊桥摇得厉害……哇呀！哇呀……”

初霞一路哇呀，陈船长一路给我们打气，扶着我们向上走。ENG小组中的熊源美也折了回来，一直怂恿我过吊桥，如不容易，我们鱼贯地上了吊桥，一阵风来，吊桥像秋千般荡了荡，初霞立即花容失色，大叫一声：

“我不过去！我生命可贵！绝不走这个吊桥！”

初霞坚决地折了回去，承赉爱妻心切，慌忙护送初霞走下栈道。熊源美生怕我也打退堂鼓，急切地对我说：

“其实这吊桥牢得很，一点危险也没有！你一定要走过去，因为对面山头上，是巴雾峡的最高点，你站在那儿，才能看到整个巴雾峡全景！如果你错过了，会终生遗憾的！”

其实，我并不怕走吊桥。在台湾时，我连玉山都上去过，对古栈道，也并不觉得特别惊险。看到熊源美如此迫切要我过吊桥，我不禁对山头对面，那两个架机器的小伙子心生同情，如果我真的不过去，恐怕有人要大大失望了。我笑了笑，走上吊桥。在陈船长、熊源美、导游等一行人的鼓励扶持之下，我和鑫涛终于走过了那个摇摇晃晃的吊桥，当我踏上对岸的山崖时，熊源美高兴得神采飞扬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那摄影机的后面，传来一声惨叫：“哎呀！糟糕！”“怎么了？”另一个人正在问。

“录影带刚好录完，没拍到！”

熊源美脸色一变，飞扬的神采完全消失了。而我，差一点大笑出声，心想，他们怎样也不好意思让我NG，再走一遍吊桥吧！不过，我绝不后悔走过了那座吊桥。当我又爬上一个小山峰，站在那“最高点”，俯视整个河山时，那种万山岑寂、一片苍茫的景致，真让我心旷神怡。所谓的“最高点”大概只是个“诱饵”，诱我过桥而已，并不是真正的最高之处。

因为我放眼看去，无数的山峰和峭壁此起彼伏的耸立着，谁能测出哪儿最高呢？黄昏时分，我们回到了隆中号，隆中号立刻起锚，在夕阳余晖中，穿过三峡中最短的一峡——瞿塘峡。

大小三峡都已游毕。那晚，我们仍兴致高昂。我一直惋惜，觉得船行太快，算算看，已整整四天在船上度过，感觉上只是一刹那。再过一天，长江之旅就将结束，我不禁叹起气来。在叹气中，只见熊源美向我们一行四人走来，手里拿着记事本，对我说：“我能不能采访你？”“哇呀！”初霞叫：“你那个摄影机，一路拍拍拍，还不够吗？现在还要采访？”一句话提醒了我，我这才对熊源美提出抗议：

“你答应过我不拍专辑，可是你一路用镜头对着我，你到底在拍什么？拍了要做什么用？”

“我们……只是……”熊先生不好意思地笑，说得结结巴巴的，“拍船上旅客……”

“好了！”初霞脱口而出：“昨天，你们那位姓李的先生还跑来问我，能不能跟你们合作一点，把琼瑶弄到镜头前面去！”

“是呀！”承赉接口，“还要我们坐车时坐在前面，选择没有人挡的位子！”“哇呀！”这次是我叫起来了，“初霞，承赉，你们也出卖我！怪不得拚命鼓

励我过吊桥！”

“没有啊！”初霞对着我直笑。“我只答应他们，有限度的合作，没想到他们就没有限度地拍起来啦！从一上船，他们就一直求我呀！……”这一下都穿帮了。初霞心肠软，有求必应。我一路没设防，准被拍到许多“丑”镜头。我瞪着熊源美，他好尴尬地笑着，此时，收起了笑，他诚挚地对我说：

“从你一上船，就全船兴奋，不止船上的人兴奋，公司里的人也兴奋，大家决定要把你游长江，拍摄下来，但是你不同意，我们就不能勉强你。可是……”他深深叹口气：“我们舍不得不拍啊，毕竟，这是三十九年以来，你第一次回大陆，第一次游长江！”几句话讲得我有些心酸，一时间无言以答。还是鑫涛冷静，他认真地问：“现在你们已经拍了，预备把这些带子做什么用处？”

“我们要重新剪接、配音、配乐。然后，送给你们做纪念。当然，如果琼瑶女士同意，我们会提供一两分钟给电视台，如果不同意，就算了。最重要的，是我们长江轮船总公司，非常珍贵这卷录影带。”“既然现在都说穿了，”鑫涛当机立断：“我们要先看一遍你们拍的带子，如果拍得不好……”

“我们马上毁掉它！”熊源美立刻接口，兴致勃勃的。“好，我这就去准备放录影带！”

于是，这晚，我终于和我的ENG小组正式见面，两位抬机器的年轻人，一人名叫李祖平，一人名叫刘枫。两个始终跟着我，却像隐形人般躲躲藏藏的……此时总算可以和我对面交谈的。李祖平叹了好大一口气说：

“好苦哦！又要拍你，又不能被你发现。有时候，看到你的镜头好极了，我们两个赶快架机器，机器才架好，你一转身走掉了！又不能把你叫回来重拍……”

“还说呢！”刘枫叹了更大一口气：“在荆州古城的城墙上，我们远远地对着你架好机器，刚开始摄影，熊源美拦在机器前，说要先帮你照张相，结果我们拍到熊先生的屁股，等熊先生走开，你也走开了！”

“更惨的是今天在吊桥上……”李祖平开口。

“哎呀！”刘枫惨叫着接口：“别提了！好不容易盼到你过吊桥，居然发生带子用完的事……”

他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，大大说起一路“偷拍”的种种苦状。我们四个，闻所未闻，越听越好笑，越听越同情，原先的“抗拒”，竟在一片笑声中化解了。然后，我们看了两小时的“偷拍录影带”，各种稀奇古怪的镜头，都在这录影带中出现了。特写的镜头前，总有一些“意外”，忽而是鑫涛后脑勺，忽而是陈船长的望远镜，忽而是其他游客的背影。当然，少不了熊先生的各种美姿——因为，他总是想“先”帮我拍张照。但是，他们也真拍到许多不错的镜头，因为是偷拍，所以很“自然”。最让我心动的，是长江三峡的一路风景，都尽收在内。当然也有些我很丑很狼狈（旅行时，总有汗流浹背、一脸狼狈的时候）。可是，我对这份狼狈也不太在乎了。我说：

“好了！你们总算偷拍到了我！以后也别躲躲藏藏了，你们可以化暗为明了！”“化暗为明！”李祖平大叫：“这太好了！”

“但是……”刘枫叹气：“只剩明天一天了！”

“明天早上去万县，下午去石宝寨，我们还是可以拍到一些好镜头！”李祖平说。“万县？”我看看表，已经深夜了，这一天，从早上游小三峡，到深夜看录影带，实在够累了。

我郑重声明：“万县我不去了，我要在船上睡觉，你们这ENG小组，也可以乘机休息休息！”“什么？万县你不去了？”熊源美急忙接口：“不行！不行！万县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，它虽然没有风景，可是，你可以参观蚕丝厂！万县是‘川东门户’，又是‘万商之城’，绝对值得你去看一看的！”“是啊，”李、刘两位热心的呼应。“要去！要去！”

“不去了！”我下决心地站起身子，“它是什么门户我都不想看了，我要好好睡一觉！”

“你真的——不去吗？”李祖平好生失望，“我刚刚得到许可证，可以化暗为明呢！”

“真的不去！”我说：“你们也好好睡一觉吧！这一路，辛苦辛苦！”说完，我们四个，分别回房休息，四人中，只有承赉兴冲冲地说：“你们不去万县，我一个人去。也不容易，可以摆脱摄影机，轻松自在地逛万县！机会难得！”

十七、万县与石宝寨

我是真心不想去万县的，对一个商业都市，我的兴致实在不高。何况，我也真的缺乏睡眠（舍不得睡）。但是，那天一早，我就习惯性的醒了，赖在被窝里，我不起床。鑫涛也醒了，他说：“我去餐厅里看看早餐吃什么！”

他去了餐厅，立刻就奔回来了，摇着我说：“你猜早餐吃什么，有烧饼、油条、豆浆，还有稀饭！你要不要吃？我一听，掀开棉被就下了床。好久没有吃到如此“中式”的早餐，诱惑力实在太大了（在船上，早餐都是西式的）。我匆忙地梳洗，赶到餐厅一看，承赉把初霞也叫起床了。初霞正端着碗饭，吃得唏哩呼噜，一面吃，一面笑。

“有稀饭吃，觉也可以不睡！”

“怪不得，‘食、衣、生、行’，食要排在第一位！”我说，坐下来加入早餐。我们三个不去万县的人，因为很意外地吃了早餐，所以，大有临时决定，既然已经起床了，既然也吃饱了，就去看看那个很有特色的“川东门户”、“万商之城”吧！

我们四个，随着众旅客走下船。才出船舱，我一眼就看到刘枫坐在船栏杆上，很悠闲地打量着下船的旅客。他发现我们四个也下了船时，眼睛都直了，他大叫了一声：

“糟糕！中了调虎离山计！那个李祖平，还在睡觉呢！”

叫完，他就一头往船舱里冲了进去。

我和初霞，忍不住相觑大笑。调虎离山，我们才没有这么工心计呢！但，李祖平他们绝不会想到，让我们参观万县的原因，居然是烧饼油条和稀饭！

随着车子，我们开始游万县。说实话，万县实在没有什么特色，一个拥挤、狭窄的都市，建筑物都是半新半旧的。我从上船开始，对长江沿岸的“城市”，都觉得不够美，这是个遗憾。大部分的码头，都有陡坡，上上下下，十分不便。大部分的城市，都转运煤，或出产煤，所以，码头边经常堆

着一大片的黑煤，使整个城市都罩在煤灰中，看起来脏兮兮的。

我们的巴士，停在一家蚕丝工厂，大家进去参观抽丝和纺丝。这是我第一次参观抽丝，觉得非常稀奇，当地的导游拿着蚕茧，向我们解释抽丝的过程。这家工厂的规模非常大。一间抽丝厂，大得从这头走到那头都要走半天，一排排的架子，两边站着无数的女工，洁白的蚕茧，堆满了架子边的罗筐。我们一面参观一面拿起蚕茧来玩。这使我想起我的童年。在四川，在湖南，我都养过蚕。我好奇地问那些女工，怎样处理里面的蛹，一个女工看出我颇有不忍之心，安慰地告诉我：“里面的蛹已经死了！我们在抽丝之前，就先处理过蚕茧，让蛹死掉。所以，现在抽丝，对它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了！”

我有些感叹，真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！”

我正拿着茧在研究，刘枫喘吁吁的，背着摄影机过来了，一面忙着开机器，一面说：

“李祖平睡得太沉，叫也叫不醒，我只好孤军奋战了，你们调虎离山这一招，实在太凶了！”

我们忍不住又笑了。承贲不禁直摇头，他还是没摆脱摄影机！刘枫一个人背着机器，前前后后地追着我“拍”。这一下子，把整个蚕丝工厂都惊动了。我只听到一阵“嗡嗡”声，女工们迅速把得到的讯息传开去。当我走出那间工厂时，啊呀！不得了！忽然间，从四面八方奔来的人潮，就对我蜂拥而至，我站在那儿都站不稳，大家包围着我，拉着我的手，摸我的衣服，七嘴八舌地告诉我，她们都是我的“读者”！这样一来，我完全惊呆了。我站在那儿，无法移动。而更多更多的人，从不同的建筑里飞奔而出，向我继续拥来。我在那一瞬间，终于体会出自己是多么“虚荣”的！原来这么容易被我的读者所感动。不论他们在何处，他们永远是我的支持者。写作时的孤独，大约在此时才获得补偿吧！我向他们挥手，他们喊着、叫着、笑着、兴奋着、意外着……而我，虽然那样安安静静地站着不动，内心的激动，却绝对不亚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！

万县，不管它是什么“川东门户”，不管它是什么“万商之城”，它对我所展现的魅力，始终停留在蚕丝厂门口那一幕上。说实话，我这趟大陆行，常有类似的场面和事件，深深地震撼了我，使我经常陷入一份意外的感动中。这也是我的大陆行中，另一项的收获吧！

那天上午去了万县，下午我们到了石宝寨。

石宝寨是我们这趟长江之旅的最后一个旅游点，玩完了石宝寨，隆中号就要直航重庆，预计第二天中午抵重庆，这趟长江之游，就结束了。所以，船一停泊在石宝寨码头，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昂，而石宝寨本身，耸立在江边，像一座紧贴石壁的高塔，那么醒目，那么耀眼，似乎对来往船只，都在招手。石宝寨实在是个“奇景”。

在万县上游，长江北岸，有一块巨石如孤峰突起，傲然挺立，形状像一块巨大、巨大、巨大……的玉印，据说是女娲补天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大石块。这石峰本身就带着太多神秘色彩，但有许多传说故事，历代下来，大家称它为“玉印山”。玉印山是天然的奇景，这也罢了。居然，在康熙年间，有人攀上峰顶，筑了一个山寨，上下石山，要用铁链攀爬，脚踩石壁上凿出的石孔，真是非常辛苦。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山寨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到了嘉庆年间，据说，当地人受到了苍鹰盘旋的启示，就贴着玉印山，建了一座十二层的楼亭，从山下直达山顶。石宝寨的传说非常之多，我对传说一向

弄不很清楚，古迹的年代也常犯错误。

我只对我所看到和接触到的景致发生兴趣。我们下了船，一样要爬一段台阶，然后，我们先经过一个朴实的小镇，才到石宝寨。这小镇本身，就雅拙古老而饶富幽趣。沿着小小的石板小路，蜿蜒上山，路两边，是古老的民宅。民宅的小天井、小花园，小围墙，都非常诗意。

连那些民宅的屋瓦，都层层叠叠，特别有韵味，这是我在长江沿岸，看到的，走过的，最有味道的小镇。

穿过小镇，我们到了石宝寨的底层，大家开始往上爬。陈船长对我们说：这石宝寨是一定要爬的，如果上不了顶层，只要上到第九层就够了。那时，居高临下，眺望长江，才能领会这石宝寨的趣味！我们往上爬，这才发现，这石宝寨是用木头搭建的，全部建筑没有用铁钉，而用榫头彼此镶嵌，真是奇妙极了。每层都有一个圆窗，可以眺望长江，而建筑的一面，就是玉印山的石壁。木头的支柱都嵌进石壁中，工程实在浩大，建筑得也实在巧妙。这宝塔形的建筑，越往上爬越陡，到了第三层，初霞发现木梯吱吱作响，她的惧高症又发作，说了什么也不肯再上去，就留在底层等我们。我和鑫涛、承贲，继续往上走，爬了一层又一层，爬得气喘吁吁。但是，每层望出去的景致都不同。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！我实在舍不得错过任何一层！终于上到了第九层，这儿居然有个小天井，有石桌石椅可供休息，绕到里面一看，还有个小小的四合院呢！我不禁叹为观止地对鑫涛说：“在北京的时候，以为四合院是北京的特产，现在，才发现是中国的特产，无论走到哪儿，都有四合院，连这玉印山的山顶上，也有四合院，真是太妙了！”

一般游客玩石宝寨，都只爬到第九层就为止了。因为另外三层太陡又太窄，不容易上去。所以，我们到了第九层就停下来，站在那小天井中，迎风而立，看到大江环绕，又看到山下的麦田在风中如波浪般起伏。大麦青小麦黄，麦田中一片黄黄绿绿，像一幅一幅的油画。真美极了。鑫涛爱得不得了，拿着照相机，东一张西一张拍个不停。而我那个ENG小组（已化暗为明）居然要求我，爬到第十二层上去，给他们“好好的，名正言顺的”拍几个镜头！

熊源美、刘枫、李祖平、陈船长……大家怂恿着。我在“群众要求”下，只好往上爬，等我爬到第十一层，就后悔了，因为第十二层的梯子是一条一条，中间空的那种，对这种梯子，我有“先天恐惧症。”我从窗口对下面喊：

“不爬了！到此为止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！一定要爬！”大家吼着。李祖平早把机器都架好了，镜头对准了十二层的窗口，更加热烈地喊着，“只剩一层了！拜托你，一定要爬上去呀！”

我看看那中空の木梯，两腿发软。熊源美和刘枫已爬上第十一层，对我说：“如果你不上去，我们抬也要把你抬上去！”

没办法，我只好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

终于上了十二层！我从圆窗中探出头去，向第九层的人挥手，大家一片欢呼声，我自己也跟着欢呼。

怪不得有人在这山顶上修寨子，原来站在这最高处，就自然而然的有“万物皆小，唯我独尊”之感呢！

石宝寨，是长江上的一颗珍珠。石宝寨，也让我们流连忘返，爱不忍

离。大家下了塔，和初霞会合，人人急先恐后，告诉初霞，她错过了多少美景。当她知道我居然爬上了第十二层时，不禁大大咂舌，说：

“我一直以为你很娇弱，这次游长江，亲眼看到你过吊桥、爬高塔，我真对你服了！”

“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勇敢吗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我是群众要求，无可奈何呀！”我们大家笑着、谈着，往码头上走去，人人心情愉快。就在这时，忽然间，身后传来一阵又喊又叫的声音，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大家停下脚步，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到一个年轻人，脖子上挂着个照像机，一路喊着叫着，从坡上连跑带跳地扑奔而来。我惊愕地看着他，他已喘着气，满头大汗地停在我面前，对我鞠了个躬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

“不知道是琼瑶老师来了，我居然没有在寨里迎接，实在对不起！刚刚得到消息，我就一路追了过来……对不起！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……他一叠连声地说着，弄得我目瞪口呆，满头雾水。幸好陈船长赶过来说明：

“这位是石宝寨的负责人，也就是石宝寨的主管，因为他好年轻，我们都开玩笑，称呼他寨主。寨主刚刚走开了，不在寨里，得到消息是你来了，他才赶来……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！”寨主因为奔跑，头发都被汗水贴在额上，看来有些狼狈。但他却很威风地对那些围过来看我的人群大叫了一声：“快去拿一张宣纸，还有毛笔和砚台，我们要请琼瑶老师题字！”我一听，差一点晕倒。从小就怕毛笔，一生也没练过字，居然有人要我题字。我慌忙说：

“我不会写毛笔字！不能题字，你要题字干什么？”

“去刻在石宝寨的石壁上！”

我一惊，又差点晕倒。赶快振作了一下，去看看他有没有在开我的玩笑。但那寨主一脸的激动，似乎不像开玩笑的样子。承赉急忙赶上来，为我解围，对那寨主说：

“题字就不必了！寨主从山上追到山下，跑得好辛苦！让我帮你用你的照相机，给你和琼瑶拍张合影吧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寨主，他立刻把脖子上的照相机取下，交给承赉，一面对承赉左鞠一个躬，右鞠一个躬，感激万分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谢谢！”他整整头发，又说：“要把石宝寨拍进去啊！”我走过去，和他合影，一张不够，又照了好多好多张。他一面拍照，一面左指挥，右指挥地对村民吼叫：

“拿宣纸啊！要全张的！快啊！笔要拿最好的，多拿几支来啊……”原来他还没有放弃题字，我心惊不已。一直对他解释我不会书法，而他却听也不听，开始慌慌张张地告诉我，他一共看了我多少本书，今天我居然会出现在他眼前，他太兴奋了……我们两个，就在那儿各说各话，各人急各人的，就在此时，宣纸拿来了，笔也拿来了，我的天啊，我真的要晕倒了。鑫涛眼见我要受窘，很快地走上前来，递给我一支签字笔：“不要用毛笔了，”鑫涛说：“签字笔就行了。”说着，他看向寨主：“给你题一句话吧！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寨主又一叠连声地说。

我拿了签字笔，认真地看了那寨主一眼：

“你千万不要去刻在石壁上啊，否则，会让我大大丢脸啊！”他也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，只是一直鞠躬。我题了字，签了名。抬头一看，全船的旅客都上了船在等我。我慌忙和他握手告别：“寨主，好好照顾石宝寨啊！明年我会带弟弟妹妹再来参观！”“真的吗？”他眼中闪着光，大叫着：“早点通知

我，我好迎接你啊！”我们对他挥手，他不肯走，一直追到船边。我们上了船，他还在岸上挥手。船发动了，离开了码头，他还在码头上挥手……“唉！”初霞叹了口气，“要不感动，也很难呀！”

真的，我就常常陷入这种感动的情绪里。

十八、再见！长江！

那晚，是我们在隆中号上的最后一夜，晚上，船长大宴宾客。我回忆初抵隆中号、初见陈船长、初临长江的兴奋，种种种种，恍如昨日，没料到一眨眼间，已经五天过去了。这五天，实在太短、太短了！

因为是最后一晚，大家都有些离愁别绪。吃完晚餐，我们四个在船上逛来逛去，和船上的每个人说再见。在这船上，还有一位值得特别一提的人物。那就是，船上有位书法家，从开船的第一天开始，他就当众挥毫，表演书法，也卖字。他的字行草隶篆，样样精通，提起笔来，常常把一首长诗，从头写到尾，一字不漏，也一字不错。这位先生名叫操守诚。

操守诚是船公司聘用的人员，虽然字是卖的，收入都归船公司，他拿薪水。他对自己的字，充满了自信。我们对他的字，也满怀折服。到船上的第一晚，鑫涛就看中了他的一幅“大江东去”，那幅字是漂亮的草书，写得行云流水，墨迹淋漓。鑫涛要买，船上的熊经理说要打折，不能按标价收款，正争议中，操守诚卷起了那幅字，亲自送到我们的船舱里，说：

“平先生喜欢我的字，就是我的知音。我怎能将字‘卖’给一位知音？何况，我家里经营个体户，专门卖书，我们卖得最多的就是琼瑶老师的书。今天有缘，大家能见面，我已经很兴奋了。你们喜欢我那一幅字，就拿去！千万别提钱！”

“可是，”鑫涛急急说：“这字不是船公司的吗？”

“送给你们，公司完全谅解！”

“可是，”鑫涛又急急说：“你的裱工、成本、总也要钱呀！”

“不能提钱！”操守诚很有书生传统的本色，掉头就往船舱外走。好像再提“钱”字，会变成对他的侮辱。

就这样，我们收下了“大江东去”。第二天，我把我最喜欢的那阕词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翁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”写了个稿，交给操守诚，希望他为我书写一番。他提起笔来，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就一气呵成地写完了。结果，为了付钱，我们又急急吵吵地闹了半天，就是付不了帐。

这样，我们和操守成就做了朋友。每晚在船上，闲来无事时，一定跑去看操守诚写字。

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。同船还有位小熊先生（这条船上，姓熊的人特别多，常把我弄昏头），会画国画，也送了我一幅“虾戏图”。所以，我们每晚，虽然因天色已黑，看不到两岸的风景，船上的时光，依然如飞而逝。这

晚，是在隆中号上的最后一晚，我们和操守诚也互道珍重。彼此谈着谈着，操守诚一个冲动，卷起他最大的一幅“岳阳楼记”，就塞进了我们的手中。我是一上船，就看中了这幅字的，只是操守诚不肯收钱，我就不敢表示。但，每次经过，都会对这长轴多看两眼。操守诚大概看出我的心思，已到临别时刻，他就什么都不管，硬把这张全开纸的字送给了我们。船上的人，实在个个热情。操守诚送了我们好多字，船长又送了我们石头、照片，和他的题诗。船公司送了我们全套茶具。再加上我们每到一站，都会买些介绍当地的书籍，还有我们拣的大小石头……啊呀，那晚整理行装时，我发现我的三件行李，已经增加到了七件！我和鑫涛，面面相觑，不禁有些忧愁起来。这时，船长敲门进来，笑吟吟地说：

“你们带不下的行李，留下来交给我，我会让招商局的先生们，给你们送到香港去！”

天下有这么“周到”的“服务”！这是我走遍全世界第一次遇到，当时就大喜过望。我们留下了四件行李，初霞也留下了三件。后来，当我们结束旅行反到香港时，行李都在初霞家中等着我们了。那夜，我又睡不着了，摇着鑫涛，我说：

“不许睡，我要聊天！”

“啊！”鑫涛打了好大一个哈欠，“你怎么又要聊天？每次该睡觉的时候你都要聊天，所以你睡眠不足。”

“不行啊，我要聊天！”

“好吧！我们聊天，聊什么？”

“聊大陆！”“嗯。”鑫涛哼着。“好大的题目！”

“我们来大陆以前，看了很多报道，说大陆的人，已失去热情，缺乏人情味，对不对？”“对！”“可是，我们接触到的人，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个，几乎都很热情。北京的诸多好友不提了，在这长江之行里，像陈船长，像操守诚，像欧阳常林，像寨主，像ENG小组……大家都很有热情。所以，我想，在基本上，中国这个民族，仍然是很热情的，对不对？”“对！”他简单地回答。

“你知道，我这次来大陆前，心情非常矛盾。有紧张有兴奋，有期盼也有害怕。我事先就知道，大陆的锦绣河山，一定不会让我失望，河山是千载长存，不会变的。但是，大陆的人呢？人心是会变的。这些人是否会变得冷漠无情、贪心和颓废呢？我真的很害怕。可是，我们这一路行来，我接触的人，比我在台湾三个月接触的都多，我觉得，大陆的人虽然生活物质差，但是，并没有变得冷漠，反而，往往是太热情了！热情得让我有些无法招架！”

他没有答话，我看过去，老天，他又睡着了。每次，我想谈一点重要的话题，他就睡觉！这真让我生气。（后来，到了云南，我才从新认识的另一位好友邬湘慈处，得到了个妙方，治疗这种“睡眠症”，此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）他睡着了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这太难受了。拿出日记本，我在上面补充地写下：“相信人间有爱，这就是我一生执着的一件事吧！”

不论战争、烽火、时间、空间……往往把兄弟姐妹、父母儿孙隔在遥远两地，但，‘爱’是人类永远毁灭不掉的东西！我就为这信念而活着吧！就为这信念而保持着一颗易感的心吧！

无论如何，愿我的信念永不会被打击，被磨灭，被消蚀。

第二天——四月二十七日，中午十二时三十分，隆中号抵达重庆，我

们终于结束了长江之旅。

下船之前，大家都变得依依不舍了。我和初霞、承贲、鑫涛先在我们的舱房里拍了许多照片，留作纪念。出了舱房，熊源美、刘枫、李祖平都围上来，要和我合影留念，原来他们一路忙着给我拍照、摄影，自己都没有跟我合影过。一时间，操守诚、船长、其他船员……纷纷赶来拍照，一阵热闹，把离愁冲散了几许！这天的重庆市在下着雨，江面上一片烟雨。我们一行四人，终于挨到了必须下船的时刻。体协的牛先生（人如其名，高大结实）带着他的公子，和叶小姐司机来了四个人接我们。陈船长亲自帮我们提行李，下船，送上车。陈船长的儿子女儿也都赶来，和我见个面。ENG小组作最后的摄影。一时间，浩浩荡荡，我们四个人下隆中，踏上重庆的土地，好多好多人围着我们。少不了拍照，少不了握手，少不了互道珍重。我对熊、李、刘三人说：

“这一路，真是太辛苦你们了！蒙你们三个，明的、暗的，一路照顾！”熊、李、刘三人大笑，我也大笑，初霞、承贲、鑫涛也笑，陈船长也笑……牛等不知道我们笑什么，却跟着笑，我们在一片笑声中彼此挥手，再见了！陈船长！再见了！ENG小组！再见了！隆中号上的朋友们！再见了！我深爱的长江！

十九、由“大足”到“成都”

上了牛先生为我们准备的“面包车”（大陆把中型巴士都称为面包车），鑫涛宣布，他要改变路线了。本来，我们预备由重庆去大足，参观大足石刻，然后折回重庆，住一晚，再乘火车去成都。但是，鑫涛在船上研究地图的结果，大足县位于成都与重庆的中间，而重庆本身，并没有特殊的名胜古迹——除了我的小说《几度夕阳红》中提过的沙坪坝——但，那是我幻想编织的美景，如今的沙坪坝，毫无特色可言。牛说：“我们车子经过沙坪坝，你们可以看一眼，看一眼也就够了！”连沙坪坝，看一眼就够了！鑫涛对这抗战时期赫有名的山城，兴致不高。他认为大家既然已去大足，不如在大足多住一天，可以从容地参观那些石窟、石洞、石壁、石雕……鑫涛对中国的石窟艺术，已到“痴狂”的地步。

“我们不需要折回重庆去乘火车了，就直接乘这辆面包车，从大足开到成都，这样不是省了三分之一的路吗？”鑫涛问牛：“这样是可行还是不可行？”

“可行！”牛点着头，又去问司机，司机也点头。只有初霞，颇为迟疑地对鑫涛说：

“兄长，坐火车是很舒服的，这面包车走长途公路，你有没有把握呀？”

鑫涛再去问司机有没有把握，司机声称毫无问题。于是大局已定，我们要直放大足，住两夜，再直放成都。初霞跺脚说：“杨洁会晕倒！在成都接火车的人是谁？不行不行，让我赶快拆锦囊妙计看看！”“不用了！”牛笑嘻嘻地接口：“我儿子不去大足，他先下车，立刻打电报通知成都，你们

大概二十九号下午三点到成都，大家在成都锦江饭店会面，这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”鑫涛大乐：“这样就行了！”

初霞还有意见，承贲表示“兄长为大”。于是，我们这甫下船的第一站，就改变行程了！

在牛先生，和叶小姐的陪同下，我们的面包车，绕行重庆市，大家走马看花地对重庆“扫描”了一番，车子就驶上了去大足的公路，直放大足了。

车子颠颠簸簸的，走了四小时，黄昏时到大足，住进大足宾馆。说实话，我对大足县，从来不认识。返大陆前，因为要安排路线，才找了许多旅游的书来研究。这一研究之下，才知道四川省有个“大足石窟”，和“云岗石窟”、“龙门石窟”媲美，而且，据说保存得比“云岗”、“龙门”更完整。所以，我们就把大足排入行程之中。但，直到已抵大足，我们对大足的一切，仍然是糊糊涂涂的。

到大足已经晚了，当然不能参观任何地方。但是，当晚，立刻有位宋朗秋教授来招待我们。（大陆上的人，习惯尊称对方“老师”，我们在大足，由宋教授亲自带领，介绍石窟的种种艺术给我们，我们都认为，称“宋老师”对宋先生而言，是太不够了，所以我们称他为宋教授。）宋教授研究大足的石雕艺术，已经三十几年。他住在这个地方，天天研究，月月研究，年年研究。据他自己说，已经“入迷”了。对这儿的每尊石像，每个洞窟，都已了如指掌。为了先给我们一些印象，他送了两本厚厚的书给我们，书中介绍了“大足石窟”中的精华。那晚，鑫涛仅仅看书，已经“疯”了，声称我们放弃重庆，直放大足，是绝对绝对的正确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我们在宋教授的领导下，开始游北山。原来大足石窟，分布在四十几个地方，有五万多座造像。从唐朝末年就开始创建，经五代，到两宋，逐渐增加。我们总称它为“大足石窟”，目前开始参观的，是两处较集中的石雕石窟，一处是“北山”，一处是“宝顶山”。

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观“石窟”，那雕刻之美，那石窟凿空之奇，那采光的艺术，那题材的广泛，那宗教的狂热……都使我目瞪口呆。而宋教授详尽的解说，更使大足石刻增色不少。北山的“石窟”大部分为供养人所捐刻，龛窟比较浅小。但，想到这一个个的石窟，都是一刀一斧一凿用人工开出来的，已经匪夷所思。其中再刻上无数的神佛，大的有整面的石壁，小的有几寸高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其中的“观音菩萨”最多，有各种不同的造像。因为观世间有三十二种变化形象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了“水月观音”、“数珠手观音”、“如意珠观音”、“玉印观音”、“日月观音”……还有很多我写不出名字的观音。其中“日月观音”简直美极了，表情风度仪态都生动而庄严，看得我们四个人，都傻住了。

北山还有一个“孔雀明王窟”，窟中的“心造明王”坐在石窟正中的莲台上，孔雀尾巴上翘，支撑着窟顶，四周凿空，让人可以绕着“心造明王”参观。这工程已经大得让人难以相信，而三面墙壁上，还刻了上千的小佛像，简直是不可思议！如果说，北山让我们吃惊的话，宝顶山就更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我们用一个上午参观北山，用一个下午参观宝顶山，说实话，我们仍然太仓促了。怪不得，宋教授会用毕生时间，奉献给这些石窟。因为它们的美，它们的壮观，除非身历其境去一一细看，根本不是笔可以形容！而当你去一一细看时，你真的会舍不得离开。宋教授告诉我们，宝顶山的雕

塑，是南宋一位和尚赵智凤，经过七十年来建造的。当然，这么大规模的雕塑群，绝不是这一位和尚穷其一生所能完成的。它不知道聚集了多少人力、心力，和信心才能完成。

我们一看到“大佛湾”，就呆住了。原来，“大佛湾”是个马蹄状的山谷，整个石壁上全是雕塑，里面还包括二十一个大型龛窟，龛窟里当然雕着不同的神佛。龛窟之外的“大佛湾”石壁，上面像连环故事般雕了许多神与人。以一个大卧佛为中心，左右分开，一个故事继续一个故事，一直连续到马蹄形的缺口。这卧佛占据了三分之一座山岩，全长据说有三十一米，侧身而卧，下半身隐入岩石中，不再具形。宋教授说：“到底这座卧佛有多大，你们只能凭想象！赵智凤设计这座佛像时，把想象力也设计进去了！”

说得真好！我们从卧佛开始，参观了“华严三圣”、“佛降生故事”、“圆觉道场”、“地狱变相”、“大方便佛报恩经变”、“观音经变”、“父母恩经变”、“牧牛道场”……等。而那二十一个龛窟中，最让我瞠目结舌的，是一个“千手观者像”。在一个很大的石窟中，整面墙雕刻出一座“千手观音”。宋教授告诉我们，普通的寺庙里，千手观音大概只有四十只手和眼来象征千手千眼。但是，宝顶山这座千手观音，却有一千零七只手，这数字真是惊人！站在这千手观音像前，才感到震慑；原来，这一千零七只手，每只手里都有一只眼睛，而且，每只手里都握了一样不同的东西，从法器，兵刃、工具、乐器、禾黍、宝珠……应有尽有，每只不同。换言之，一千零七只手，握了一千零七种东西！

这样巨大的，而且金碧辉煌的“千手千眼观音”，全是在石头上凿出的，确实是让人难以相信。宗教的力量，真的可以造出奇迹！我和鑫涛，在震惊之余，都忍不住双手合十，对这观音深深膜拜。这膜拜并非为自己祈福，而是对这壮丽的奇迹致敬。看了北山和宝顶山的石刻，我们一行四人，都像是经过了一番佛教的洗礼。大家都又惊又喜，赞不绝口。鑫涛本来就爱雕刻，这一看，更加入迷。他说如果不是第二天就要去成都，时间已经不能改，他真恨不得留下来，再看它三天三夜！初霞生怕她这位兄长再乱改行程，忙不迭地提醒：“不能再改了！再改下去要流落四川了！”

“不过，”承贲由衷地说：“这大足石窟，实在值得一看，如果不是跟你们一起，我们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大足，真的是‘不虚此行’呀！”“当然是不虚此行呀！”初霞大笑起来，“你闹的笑话，够我们以后说三年了！”原来，承贲在我们的“大足之行”里，又创造了好几个“典故”，此处不能不提。我曾说过，承贲的“国语”，不太灵光。在北京的时候，他的“小梧桐”就让我们个个捧腹不已。这次来到四川，每个人都一口四川话，承贲连“京片子”都应付不来，如今要和四川人应对，这下就惨了！到大足的第一晚，和宋教授一起来招呼我们的一位杨先生，告诉承贲说：

“我本来是学农的，没想到一来大足，就在石雕艺术里，钻了三十七年了！”我们看到承贲很用功地掐指猛算，一面肃然起敬地说：

“哦！你是‘属龙’的，那么今年已经……”他算来算去，算不出对方的岁数，而我和初霞，早就笑弯了腰。好在杨先生并不以为忤，倒是承贲，被我们两个笑得有点恼羞成怒，事后警告我们说，不可以当着人这样笑他！但是，第二天我们去宝顶山，车子经过镇上，人很多，车子开得很慢，宋教授说：“这还算好，没碰到赶集，如果碰到赶集的时候，人全出来赶集，车子连动都动不了！”

承贲一听，眼睛瞪得好大，十分惊愕地说：“什么？赶鸡？人全出来赶鸡？为什么要赶鸡呢？大家都养鸡吗？有多少鸡呢……？”

他的问题还没问完，我已经很没风度地大笑起来，笑得差点滚到地上去了。承贲看到我这样笑，虽然明白自己一定弄错了，但是，到底错在什么地方，他闹了好久，还是弄不清楚。“属龙”、“赶鸡”的故事才过去。杨先生和我们谈起大陆青年和他的下一代，他说：

“还好，我们这儿，‘代沟’并不流行！”

我们的徐承贲先生立即接口：

“哦？年轻人都不‘带狗’出来玩啊？‘养狗’本来就是很浪费的事……”我和初霞，又爆笑起来，两个人都快从车子的座位上，摔到地上去。后来，到了晚上，我不得不对承贲说：

“拜托拜托，徐先生，以后四川人说话，请你接口接慢一点，否则，人家以为我的精神有问题，怎么一笑就没有停！”

“你们两个，也实在有点问题！”承贲气呼呼地对我和初霞说：“你们要笑，不会等回到旅馆再笑？怎么当着人家的面，就这样大笑特笑？岂不是太没礼貌了？”

“哦，没办法！”我又笑了起来：“我知道当着人笑是很没礼貌的事，但是，我就是爱笑，我忍不住，我马上就会笑！一想起来还会笑！”“你不怪自己随便接嘴，还怪我们笑得很快！”初霞一边说，一边揉着肚子，又笑得快断了气。

承贲看我们这样“笑法”，也就“无可奈何”了。鑫涛拍着他的肩说：“能让两位女士笑得这么开心，你真该引以为荣呀！换作我是你，得意都来不及！”承贲听了，一脸的啼笑皆非。接着他脸色一转，也列开大嘴，与我们同乐了。

“对对对！嘻嘻，哈哈，好笑！”他说：“龙也有了，鸡也有了，狗也有了，可以开动物园了！”

我和初霞，又捧腹不已了。

我们的“大足行”，就在宋教授等人的陪同下“匆匆结束”。当晚，牛和叶小姐回重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本来就要直放成都，但是，宋教授力邀我们去游大足县的西湖，据说大足西湖，更胜杭州西湖。我们这四个贪玩的人一听，立即附议。我们去游了西游，那湖中有一百零八个小岛，都保持了自然面貌，风景非常优美。

石刻也看了，西湖也游了，笑话也闹了。在宋教授的招待下，又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，然后，我们一行四人，终于上了面包车，向成都出发。

车子一开上公路，我心中就有点嘀咕。那公路高高低低，路面大坑小洞，整个公路，上山下山，左弯右拐，路既狭窄，人车也多。最奇怪的，是路上常有拖拉机（农耕用的）载着货物，挡住去路。而我们的司机，技术真是第一流，胆量是特一流，只听到喇叭狂鸣，车身狂颠，速度奇快，左超车，右超车，在山路上迂回着飞速向前。可怜的初霞，她从车子发动未久，就开始叫：“哇呀！哇呀！哇呀！哇呀！……”一直叫不停。

我也提心吊胆，想喝一口水压惊。正喝着，车子大大一颠，我的一杯水全喝到眉毛上去了。此时，才深深体会，“奶瓶”确有需要，可惜我已经不知道把奶瓶塞进那个箱子里去了。如此“惊心动魄”的旅途（这是我们整个大陆行中，唯一的一次，车子只有我们一行四个乘客），鑫涛居然只用五

分钟去衡量了司机的技术，然后就放心地酣然入梦。初霞继续“哇呀”，我想，她后悔死了没乘火车。承赉看到回旋山路如此之多，也不敢大意，他干脆跑去坐在司机座旁边，和司机谈天，恭维司机的技术，为司机奉茶，唯恐司机把车子开出了路面。从大足到成都，路程并不很长，我们估计大约要开五、六小时，预计早上出发，午后就会到，所以让成都接我们的人在午后三时相会。可是，我们为了游西湖，出发晚了，而这条不太长的公路，即使在司机如此“冲锋陷阵”、“奋不顾身”的驾驶状况下前进，说也不信，我们居然足足走了九小时。其中一度塞车，车子大排长龙，司机下车察看，才知道最前面的一辆卡车，停在路当中，里面的司机，下车吃饭去了。所以，不等他吃饭回来，一路的车辆，都动弹不得。这种“塞车”理由，我也是生平第一遭遇到。

我们这一路，真正领略了“紧张刺激”的滋味，司机开得那么勇猛，大家连“内急”都不敢叫停。但是，即使如此“赶路”，当我们终于抵达成都时，成都早已是万家灯火了！

成都，我出生的地方，也是我的第二故乡。

成都，应该可以找寻我童年的足迹了！

二十、成都“逛街”与杨洁“归队”

我出生在成都，四岁时离开成都，随父母返回老家湖南，从此，就没有再回到成都。按理说，一个四岁的孩子，应该没有什么记忆，我对成都的一切，都早已淡忘。唯独记得在我居住的地方，门前有一大片的油菜田，每当油菜花开的季节，那金黄色的油菜花，似乎漫无止境地由地的这一边，一直开到天的那一头。油菜花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记忆的底层，一直有一片盛开的油菜花。可是，这次重来旧地，油菜花都不见了。当我在田野里寻寻觅觅时，李蕙才告诉我：

“油菜花？哎呀，你晚来了一个星期，仅仅是上礼拜，油菜花还开得满到处都是！成都的农人，依然种油菜！”

是了，怪不得我在赴武汉的火车上，还看到田地上一片又一片的金黄，就差了这么一个星期，我没有捕捉到童年记忆深处中那片油菜花，遗憾。

李蕙看我一脸怅然，大概实在想不通怎会来成都找油菜花？她安慰地拍着我说：“我们成都，比油菜花好看的东西，多得很呢！”

我笑了，我相信也是。

李蕙，她和黄福扬是夫妻。当然，他们两个都是体协的。当年双双打篮球而结成姻缘。

黄福扬身高一米八五左右，李蕙也不矮，我站在他们面前，像来自小人国。由体协接待的最大坏处，就是会让我“矮人一截”。我们这一路下来，从杨洁开始，个个都是高头大马。黄福扬沉默寡言，却细心诚恳。在我逗留成都的期间，他知道我爱吃梨（从北京传来的消息），他一路都为我准备着梨，连上青城山、峨眉山，他都提着一袋梨上山，实在让我感动极了。李蕙

和黄福扬比起来，爱说话多了，坦率热烈，口直心快，碰到我和初霞，都是直肠子，大家立刻一见如故。我们抵成都的第一天，黄福扬、李蕙，带着他们的一个表弟小郑（爱摄影，听说我来，坚持要把我的“成都行”全部拍下照片），他们三个，在锦江饭店，从下午三时等我们，一家等到晚上八时。急得他们一个个心浮气躁，就怕我们路上有什么差错。总算把我们等到了，他们也累，我们也累，当晚，我们就决定，在成都的日子，要很“悠闲”地度过，宁可少去一些地方，绝不能把自己弄得太辛苦。所以，大家一致同意，第二天睡觉、休息、逛街，第三天再去开始去游都江堰、青城山、峨眉山、乐山等名胜。初霞有惧高症，听到一连串山名，显然心中怕怕，她推着我说：

“这些山你都要去吗？又是青城又是峨眉的，你是不是要改行写武侠小说啊？”“是呀！”我开玩笑说：“不能让金庸专美于前呀！我应该奋起直追！”金庸一直是我所崇拜的小说家，他的小说，不止武侠的部分写得好，写爱情也细腻动人，实在是个奇才。我这趟大陆行，跑了很多金庸小说中的地方，由青城、峨眉，远至云南大理，这才知道，他笔下的“幻想”部分，更远胜于我。这是题外话。话说回头，我抵成都的第二天，除了晚上有宴会以外，整天都是“自由活动”。难得睡了个好觉，一直睡到快中午才起床。起床后，就发现天气炎热，旅馆房间，有冷风无冷气，询问柜台，才知道，按“规定”，冷气要五月十五日起才可使用，现在时间未到，不能用！冷气不以气温来决定，而由日期来决定，怪哉！（后来，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！我们多方交涉，旅馆终于提前供应了冷气。）我检点衣物，全是毛衣和厚牛仔裤，决定利用这一天空闲，去成都市上，买几件薄的衣裤。

于是，我和鑫涛，首次在大陆的城市中“逛街”。我们先去了一家很大的百货商店，店中灯光黯淡，衣服都挂得高高的，无从挑选。店员态度闲散，一问三不知。幸好，我早有“心理准备”，买不到任何东西，我也安之若素。早在北京，朱娅就告诉过我：“如果要买衣服，去自由市场，不要去百货公司！”

原因是，自由市场是“个体户”，式样比较多，尺码也比较齐全，服务态度也好。所以，我们舍百货店，而去自由市场。可是，自由市场是摊贩，衣服都陈列在大街的街边上，既无试衣间，也无帘幔等遮蔽物。我看来去，总不能在大街上试长裤，所以，我又放弃了。

那天的成都，气温大概在34左右，连走了两条街，我这个怕热的人，已经挥汗如雨。鑫涛体胖，更是喊热喊了个没停。忽然，我们在路边发现了几辆三轮车，顿时引起了我们的怀旧之思。乘三轮车回旅馆，竟也感到趣味盎然。算算看，我们两个，大概有十几年没有乘过三轮车了。

虽然狂街一无所获，乘了一趟三轮车，两个人乐得嘻嘻哈哈。回旅馆，先去初霞的房间，还没进去，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大嗓门，拉开嗓子在那儿吼叫：

“这还得了！我才几天没有看着你们，你们就像没缰的野马，乱跑乱窜起来了！路线也改了，时间也改了，铁路变公路……嗨！你们的胆子不小哇！”

我一听，忍不住欢呼地大叫一声：

“杨洁！”立刻，我们冲进初霞的房间，只见房中全是人，高朋满座，杨洁站在房间正中，手舞足蹈地在“数落”着我们的诸多“不是”，害她的“锦囊妙计”都无“用武之地”！我笑着大喊：“杨洁，你终于来了！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忍心，让我们一路流浪下去！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怎么来的？”杨洁对我吼着，又要凶我又忍不住笑。“我一路打长途电话，知道你们从下船就不照预定计划走！我这一急，只好买了飞机票，从北京飞来了！否则，我真怕你们会像你自己预言的，跑到蒙古去了！”

我们一屋子的人，都哈哈大笑。我这才看到，黄福扬、李蕙、小郑都在，只缺了承贲。

还有初霞的另外两位朋友，还有个小伙子眉清目秀，高高的个子，站在那儿冲着我笑。杨洁一伸手，把小伙子拉到我面前，说：

“我儿子扬扬！在北京天天闹着要见你，我居然没排出时间来，现在，把他一起带来了！以后，你的行程，咱们母子一路护送！”“好啊！”我笑着说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！如果我们中途改变路线去蒙古，希望你也陪到底！”

“胡说！”杨洁嚷：“不许去蒙古！”

大家又大笑。我看着扬扬，那孩子遗传了母亲的高个子，长得五官端正，眉目分明。眼神中一片天真。我这一看，就颇为喜欢。扬扬喊了我一声“琼瑶阿姨”，就拿了一个旅行袋往我面前一放，我打开一看，是几十本我的小说，我瞪着他问做什么，他笑着说：“有我的，有我同学的，大家要你在书上签名，在北京的时候一直见不到你，现在我带到成都来给你签名！”

“真好！”我笑着说：“你还带了功课来给我做！难道你不知道，我们下面还有好多站要跑呢！”

“我自己提！”扬扬慌忙说。

“关于下面的行程，我有话要说！”鑫涛忽然发言，举座皆惊。杨洁抬着眉毛。问：

“莫非又要改变路线不成？”

“对！”鑫涛说：“我想来想去，与其跑太多地方，让自己吃不消，不如少去一点地方，每个地方停久一点，我建议取消贵阳！”“我完全赞成！”初霞立刻附议。

“好，取消贵阳！”杨洁拿了笔来记：“要取消火车票，要通知接待的人。那么，是不是玩完成都，就去昆明，由昆明直接去桂林？”“不错！”鑫涛说。“不会再改？”杨洁问。

“不改不改！”我和初霞异口同声。

大家正嚷着，承贲从外面回来了，见到杨洁，少不了又有一番热闹。然后，承贲就一脸困惑地问。

“你们知不知道什么东西叫‘妹爹’？”

一句话把大家都问傻了。经过询问，才知道承贲和我们一样，发现衣服太厚，跑出去买衣服，不幸的是，他也去了我们去的那家百货公司。结果是：

“妹爹！妹爹，大家都对我说妹爹，我听也听不懂，只好回来了！”“妹爹？”李蕙、黄福扬、小郑这些四川人慌忙研究这两个字的“玄机”，因为承贲用上海国语，模拟的“四川音”十分稀奇，大家研究了半天，李蕙才恍然大悟地说：

“是‘没得’两个字！没得的意思就是没有！”

李蕙的话才说完，大家忍不住大笑，笑承贲的发音。就在这一阵大笑中，初霞想起了“赶鸡”、“带狗”、“属龙”的诸多“笑话”，急切地要把这些笑话说给杨洁听。她才开始说，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话都说不完整，大

家面面相觑，不知她在笑些什么，她只好推着我，要我说，我未说也先笑，承赅扬着眉毛打哈哈！“嘻嘻，哈哈，这以后我惨了，不知道会被笑多久！”他跺脚一叹：“现在又加上了个‘妹爹’！”

初霞笑得滚进沙发里去了。

当大家终于弄清楚“赶鸡”“带狗”“属龙”的笑话以后，别提了，那一片大笑声，差点把锦江饭店的房顶都掀掉了。尤其是屋里的几位四川朋友，更是笑得前俯后仰。从这天开始，杨洁把我们这支“队伍”，封了一个名称：“疯疯癫癫旅游团”。

二十一、青城山与滑竿

真的，自从杨洁“归队”，我们在成都的这支“队伍”就壮大起来了。李蕙、黄福扬看见扬扬来了，就把两个女儿也带来参加，免得扬扬没年轻人做伴。成都政协的陈主任和小何（何复余小姐，大家都称她小何），从我们抵达，就一直热心地照顾我们。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曹礼尧小姐也加入，小郑专门拍照，再加上其他诸朋好友，以及好友的好友……每次出发时都坐满了一辆面包车，起码有二十个人以上。

我们去游览都江堰是五月一日，正逢星期天，又碰到大陆的劳动节，都江堰人山人海。

我在北京逛故宫、北海，总觉得人太多，以为走到南方，游人总会少一些。谁知道，越往南走，天气越热，人也越多。这都江堰是二千多年前，李冰父子二人的杰作，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项水利工程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水利工程属于“工程”，它不是个风景区，大概也没有名山古刹。实际上却大大不然。这儿有山有水有桥有坝，还有著名的“二王庙”（纪念李冰父子）。所以，游人如织，已到摩肩擦踵的地步。我们一行人又是浩浩荡荡，在都江堰的主任亲自带领下，冲锋陷阵般地从人群中挤出挤入，参观了著名的“鱼嘴分水堤”、“飞沙堰溢洪道”、“宝瓶口引水口”。说真话，这儿的山光水色，别有一番风味。站在吊桥上看二水中分，想到李冰父子为了治水，竟能将岷江的水分为内江及外江，不但治了水，还灌溉了附近的农田，使灌县成为肥沃的田园。这李冰父子，真是伟大极了。如果不是游人太多，我想，仅仅一个都江堰，就足以让我们逗留一整天了。因为，“游山玩水”的条件，这儿全有。上有山，下有水，如果能爬上山顶，看岷江落日，或者泛舟水上，看层峦叠翠，那有多好！瞧，我的“夜游长城”不是没有道理！任何美景，到了“人看人”的地步，总要减色几分！匆匆游完“都江堰”，我们又去了“青城山”。

来青城山以前，就知道成都附近的两大名山，各有不同。“峨眉天下秀，青城天下幽”。等我们的车子停到山下，我下车一看，但见万头攒动，游览车栉比鳞次。我想，这青城山，怎样也“幽”不起来。走了一段路，大家到了登山口。抬头往上看，山木葱葱，高不可攀。山间一条石板小路，呈台阶状一阶阶往上蜿蜒，不知有几千几万层。树木郁郁苍苍，深不可测。顿时间，

对那个“幽”字，有了几分体会。

杨洁站在山下，往上这么一瞧，立刻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对我们大家发表声明：“这么陡的山，我不用上去了。当年打篮球的时代已经过去，我不和我的心脏闹别扭，各位要上山的请了，我到茶馆喝茶去！”原来，山下有茶馆，可供游人休息品茶，也建造得古色古香，颇富幽趣。杨洁这样一“声明”，有惧高症的初霞不禁大喜，连声说：“我也不上去，我陪你喝茶！”

李蕙也跟着说：“这青城山，我去过好多次了，既然你们两个都不上去，我和你们一起摆龙门阵去吧！”

大家正议论中，忽然，我们就被一群抬滑竿的“竿夫”（不知如何称呼他们）给包围了，大家争着抢着兜生意，要把我们用“滑竿”抬上青城山。

“滑竿”这名词，我在我的小说《几度夕阳红》中提到过。后来，《几度夕阳红》搬上电视，我又搜集了许多有关“滑竿”的资料，拍成电视。电视中的“竿夫”，可以一前一后的用押韵文字，彼此呼应的一唱一和。非常“诗意”又“文学”。但是，我自己对“滑竿”，真是陌生极了，生平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滑竿（可能童年时看过，但已完全没有记忆）。真是又惊又喜又好奇。原来，所谓“滑竿”，是用两根竹竿平行排列，中间绑上一个竹制躺椅，上面再拉个布篷遮阳，“竿夫”一前一后，用肩膀抬着两根平行的竹竿往上走。

这“滑竿”是四川的“特产”，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。

“滑竿”一出现，陈主任和小何就力主我们都乘滑竿上山，因为，山实在太高，走起来太辛苦了。我和鑫涛、孙贲都同意了，节省体力，一样可以欣赏风景，实在很美妙的事。一问价钱，一辆滑竿，索价八元人民币，合台币六十四元，包括“上山”与“下山”，简直太便宜了。陈主任和黄福扬还要“讲价”，我们已经心生不忍。别人走上山已经够累，他们要抬人上山多么辛苦，怎么好意思讲价？所以，我们一叠连声地说：“可以了！可以了！不要讲价了！”

既然可乘滑竿，大家又力邀初霞，杨洁上山。初霞看了看那“单薄”的滑竿，说什么也不肯上去。杨洁是笑着看了看“自己”，衡量了一下自己的“吨位”，说：

“有没有四个人抬的滑竿？没有？那么我看还是不必了！免得抬我的人被压垮！”“竿夫”们立刻吵吵闹闹，声称杨洁的体重“也”难不倒他们。这个“也”字一架，杨洁更加坚持不上山。结果，初霞、杨洁、李蕙三人喝茶去也。我、鑫涛、承贲坐上了滑竿，其他的人步行护送我们上山。一时间，大家“各就各位”，喝茶的喝茶，上山的上山。鑫涛平日不注意体重，有一段时间，我曾威胁他说，如果体重超过七十公斤，我就和他“离婚”。那段时间，他曾勉强控制在七十公斤以内。等到时间一久，看我“执法”不甚“严厉”，而天下“美味”又那么多，他就逐渐放松自己，“心宽体胖”起来。这次来大陆，又吃吃喝喝，尝尽各地名菜，这体重就更加直线上升。他对衣服扣子会绷开这种事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可是，这时，要被两个“竿夫”“抬”起来，他却十分“歉然”。而抬他的那两位“竿夫”，又非常懂得心理战术，他们那一乘滑竿走在我的前面，我听到竿夫和鑫涛间的一连串对白：“你师傅身体实在壮，怕有八十来公斤吧！”竿夫说，大陆人尊对方，不是“师傅”，就是“老师”。八十公斤？实在夸张。“你们好好抬。”鑫涛连忙说：“我给你们加价……”

“好！我们抬得动！不过，抬你师傅一个人，像抬两个人！”

“对不起，”鑫涛抱歉极了，“等下买汽水给你们喝！”

“好！你师傅心肠真好！我们不怕重！真的！再重我们也抬得动！”竿夫边说，边重重喘气。”不过，你师傅真的不轻！”

“我一定要多加你们一点钱，你们走小心一点！”

“师傅，你放心，不会摔着您，比您更重的人，我们抬起来也稳稳的！唉！”竿夫叹了口气。

“好，好，到了山顶，我会加倍给你们算钱！”

竿夫越叹气，鑫涛越加价，我在后面听了，真是忍俊不禁。这次，鑫涛终于得承认，他的体重过重了吧。

坐在滑竿上，放眼看青城山，真是树木苍郁，一片青翠。虽然日正当中，但在树木浓荫之下，也不觉得热。只是竿夫们汗流浹背，看来总有些不忍心。小何跟在我的滑竿旁边，要用小跑步才能追上滑竿的速度。小何是个很乐天很开朗的小姐，充满了活力，爱笑，整天嘻嘻哈哈。这时，她虽然走得满头大汗，却一直在那儿鼓励两位“竿夫”，表演一下“滑竿文学”给我听。她不停地说：

“你们不是会一搭一唱的吗？唱两句来听听！”

两位竿夫被逼急了，才表示：

“只有上一辈的人才会了！我们都不会唱！”

听不到“滑竿文学”，遗憾。但是，坐滑竿仍是很新鲜的事。山路狭窄，沿着山壁，曲曲折折，陡峻无比。路边还有许多摊贩，甚至有采了大朵大朵的牡丹花，在卖牡丹花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再加上游人如织，这一条山路实在不好走。而那些“竿夫”，却走得干脆利落，手脚伶俐，没一会儿，就到了第一个风景区“天然图画”。竿夫们停下来休息，鑫涛忙不迭地掏钱买水给他们喝，嘴里还叽叽咕咕地慰问个不停，把小何给乐得哈哈大笑，拼命向鑫涛解释：

“他们是干这一行的，都习惯了，比你重得多的人，他们都抬过了，你不必担心他们！”

“不不不！”鑫涛忙说。“我确实太重了！累坏他们了！早知道要坐滑竿，我应该饿几天再来的！”

爱笑的小何，又笑得前俯后仰。

休息片刻，我们又继续前进，经过重重险坡，和无数弯道，终于到了“天师洞”。滑竿到此为止，我们下了滑竿，走入“天师洞”的大门。从这儿进入正殿，还要爬一段很长的台阶。小郑和小何，陪着我们参观了正殿，就把我们带进一条小径，穿过小径，走入一间厢房。刹那间，我眼前一亮，真是“别有天地”！原来，这间厢房是八角形（八卦）的大厅，八面全是雕刻精致、古色古香的木门，推开门外面是八角回廊，回廊上有木椅。倚着回廊坐下，但见满山绿树，重重叠叠。鸟声啁啾，隐隐约约。一片静谧，一片青幽。这才恍然大悟；“青城天下幽”的这个“幽”字！

这间大厅，是一般游人都不能进来的地方，却为我们而特别开放。大厅中间一张桌子，已准备了茶杯和好茶，小道士前来奉茶。接着，一位长髯老道，带着满身的仙风道骨，又出来给我们讲解了一番张天师开创青城山的经过。我坐在宁静的回廊上，喝着清香的新茶，面对着一山的绿意，聆听着道长的讲解，真觉得一路尘嚣，都已关在八角大厅以外。这儿俨然是个纤尘不染的世界。顿时心地空明，燥热皆消！怪不得张天师选这儿修道，真是慧

眼慧心！

喝完茶，听完道，我们告别道长，又去参观了降魔石、一线天等风景。下山时，依然由滑竿抬了下去。到了山下，见到初霞、杨洁，我不禁代她们两个惋惜：

“到青城而不上山，你们实在太过分了！”

“遇到仙人没有？”初霞问我。

“哦，当然有。长胡子，长袍子，仙风道骨，飘然出尘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不信吗？将来有照片为证。”

真的，我们已为道长拍下好多照片呢！

二十二、狼狈爬“乐山”，惊心游“峨眉”

成都附近多名山，除了青城山，还有乐山和峨眉山。

出发去乐山那天，天气真是热极了，整日烈日当空，炎阳高照。我总以为台湾是亚热带，大陆不论何处，气温不该超过台湾才对，事实上不然，成都之热，在我返台后，还常常谈之色变。那天，我们清晨七时出发了，这对我又是一件苦事，因为我夜里不肯睡，每天早上都爬不起来。被鑫涛叫起床后，就叽哩叽噜抱怨：我来成都，是要寻根访旧的，根都没找到，去什么乐山？嘴里虽然抱怨，等上了车一看，车子坐得满满的，什么四个人去游山，有十八个人护送，何况车内冷气开得很足，杨洁精神抖搂地一声大喊：

“快一点！快一点！就等你小姐上车，出发啦！”

杨洁准把我当成她训练下的球员了。但，我被她这么一喊，精神倒真的喊回来了，看到人人欢天喜地，兴致勃勃，我立刻被大家传染，也笑逐颜开了。我怎么都没料到，那天的乐山之行，真正吃不消的，却是精神抖擞的杨洁。

乐山最出名的是一座大佛！这座大佛是尊弥勒佛坐像，是把凌云山的一整块山壁，雕凿而成。凌云山在岷江旁边，所以，这座大佛依山面水，整个的高度，有七十一米。等于就是一座山，是中国最大的佛像之一。据考证，是唐朝开元年间所建，历九十年才完成，当初在岷江江岸建佛像，是为了平镇水患。我们一路上，先去逛了三苏堂，又去吃了顿午餐，游大佛时，正是午后二时，天气最热、太阳最烈的时候，大家来到大佛的佛头边，已经人人挥汗如雨。当地接待我们的是，是年轻斯文的小戴。别看小戴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，他上山下坡，似乎已经司空见惯，一点也看不出辛苦。倒是为了照顾我们，把他忙得顾前顾不了后，顾上顾不了下。我们爬大佛爬得狼狈，他照顾我们也照顾得狼狈。

原来，大佛的头边，有一个“之”字形的栈道，是从山壁上凿出来的，沿着这“之”字形栈道拾级而下，可以一直走到大佛的脚跟。我们在小戴的带领下，开始走这个“之”字形栈道，才走了一段，我们已经个个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大家谁也没料到，这栈道其陡无比，往往一个石阶，有半个人高，要抓住旁边的铁索，才能降下去。我一面手足并用，一面还要和原路上去（这

条小小栈道，只能容一人上下，但是，它却不是“单行道”!)的游客挤来挤去。此时，我已顾不得沿途去欣赏大佛的耳朵、鼻子、嘴唇、下巴……我只“安然”地爬到大佛脚跟边去。

好不容易，我们总算到了大佛脚下，太阳似乎更大了，我已经满身大汗。再看同行的人，个个挥汗如雨，连年轻的扬扬和黄家小姐，都大呼吃不消。杨洁自从球场退休后，心脏就不太好，所以上次去青城山，她都“知难而退”。这时，站在大佛脚前，她喘吁吁地说：

“哎哟！我以为是游览一座大佛，怎么是爬一座大山呢？现在，赶快弄条船来，咱们就从这佛脚下上船，远远地瞻仰一下佛像就成了。大家的意思如何？”

大家一呼百应，都认为这主意好极。但是，小戴非常为难地看着我们，说：“这大佛脚下没有码头，也没有船，要上船瞻仰大佛，必须上山，再到码头上去乘船。”

“哎哟！”杨洁顿感问题严重，急忙问小戴：“那么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”“一个办法是原路上山……”“不行不行，太陡上，下来还容易，上去绝不行！”杨洁嚷着，我们大家七嘴八舌附议着。小戴慌忙又说：

“还有一条路，是新开的，沿山壁凿出来的路，路程比较远，可是，沿途有山凹，可以休息，又面对大江，可看风景，我们最好走这条路上山！”

杨洁看了看那条新路，一个个石阶，蜿蜒曲折，不知有多长，也不知有多陡？反正，还是要“上”到山顶的高度就对了。她犹豫了一下问：“还有没有第三条路？”

我四面看看，大佛稳坐如“山”，前面就是大江，我笑着说：“除非我们会游泳！游到对岸去！”

“来来来！”小戴给我们大家打气。“这条新路好走多了，一定不辛苦，我们走吧！”

于是，我们就沿着这条石壁上的小路，又开始“上山”。确实，这条路有很多山凹，里面有石凳，可以休息。但是，却有更多更多的石阶，必须一阶一阶往上爬，路途遥远而坡度陡峻。确实可眺望大江，风景如诗如画。但是，烈日如焚，晒得我们头晕眼花，石阶上上下下，走得我们气喘如牛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如诗如画的风景，也就没有多少情绪去欣赏了。

再走了一段，杨洁叫停，大家发现她喘得厉害，脸色发青，扬扬拿着两把扇子，左右开弓为他母亲挥扇。大队人马都停下来了。大家围着杨洁，送水的送水，递毛巾的递毛巾，扇扇子的扇扇子……我心中十分焦急，又充满歉意，都为了我们，杨洁才要受这么多苦，远迢迢从北京飞来爬乐山大佛！我的歉意还来不及表示，杨洁已对我苦笑说：

“没出息！真丢人！爬几个石阶都爬不动，扫你们大家的兴！”“才没有呢！”初霞嚷嚷着：“早知道这么难走，我也不会下来的！心脏不好的人，走这条路真太辛苦了！”

我对杨洁说：“你最好深吸吸，少说话！”

杨洁看我一本正经地命令她，居然笑了出来：

“天天吼别人，这下原形毕露，简直虚有其表！哈哈！”

这就是杨洁，当她走不动的时候，她还说笑话。

过了一会，杨洁恢复过来，大家又继续前进。但是，这次，我们把速度放得很慢很慢，走两步，一小停，走三步，一大停。大家这样走走停停，

让杨洁能充分休息。小戴急坏了，跑前跑后的照应每一个人，又派“先头部队”赶到前面的“碑林”去准备茶水。好不容易，我们挨到了碑林的茶楼，“疯疯癫癫旅游团”已经变成“歪歪倒倒旅游团”了。这样一来，大家都有点“时不我与”的感伤，开始为“不再年轻”而叹了口气了。那晚，我们住在乐山，预备第二天继续去峨山。我不住地往杨洁房间跑，要确定杨洁能不能上峨眉山。杨洁一回旅馆，就又变得生龙活虎了，脸色早已恢复红润，嗓门也恢复了原有的度数，对我又吼又叫地说：

“哪有那么娇弱了？不过是一时间走得太急，有点喘不过气来而已！明天去峨眉山，我还要上山呢！”

我一听大急，慌忙求她不要任性，初霞也说：“我们和李蕙三个，还是在山下喝茶！”

杨洁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不行！咱们一块儿上山，这回我学乖了，我坐滑竿上去！了不起，我出双倍的钱。问题是……”她皱皱眉：“不知道滑竿的载重量是多少！”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！”小戴立刻向杨洁担保：“我给你选一个特别牢的滑竿，那些抬滑竿的，经常抬外国的大胖子，你只是普通的胖而已！”这样一说，大家都笑了，我看杨洁确实已恢复元气，这才放心。但是，想想峨眉山一定也是山路崎岖的，如果天气这么热，玩起来必然扫兴，不禁暗中祷告老天，最好晚上一阵大雨，明天不要出太阳！

大概是我的祷告有用，果然，夜里下了一阵大雨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气凉爽，山风徐来，大伙的精神都为之一振，对峨眉山之游，又充满了兴趣。昨晚的感伤早就消失无踪，在车上，大家一路嘻嘻哈哈，笑笑闹闹。九点钟，车子停在报国寺门口，大家下车。

峨眉山是一座非常高的山，从报国寺开始，整座山里面有无数的寺庙，无数的风景点。

事实上，真要游峨眉山，可以玩上三天三夜或者一星期，因为，许多寺庙中都可以投宿，也可吃素斋。除报国寺外，山里还有伏虎寺、华严寺、纯阳殿、广福寺、清音阁、一线天、洪椿坪、九龙洞、万年寺、息心所、初殿、洗象池、接引殿、太子坪、金顶、万佛顶……等等寺庙和落脚点，如果走到最高的金顶，据说在“舍身崖”可以看到对面云雾中的自己，身绕七彩光环。古人到此，都以为见到“佛光”，证明自己成佛而舍身跳到崖下。所以这儿名叫“舍身崖”（又名摄身崖），而“佛光”的奇景，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峨眉山有（据科学研究，是太阳从背后把人影投射到对面云雾中，再折射出来的效果）。我们这一行，事先就计划好，太高的地方不去，太陡的地方不去，太危险的地方不去，太远的地方不去……最后，决定只到半山的万年寺，去参观寺内著名的那尊骑白象的青铜普贤菩萨。然而，游览沿途风景，就打道回成都，以避免有任何人体力不支的情况发生（我在台湾时，就听很多人说，游峨眉山是对“体力”的考验）。这样安排，决定是万无一失。小戴为了更安全起见，当滑竿又一拥而上，小戴就怂恿每个人乖滑竿。杨洁、初霞，都不再坚持，其他对体力没把握的人也都跟进。于是，我们竟然组成了一支“滑竿队伍”，一时间，大家纷纷坐上滑竿，一乘连一乘的往山上走去，看来十分壮观。

这天的峨眉山虽然不热，游人也不像青城山那样多，但是，雨后的山路，非常滑，“滑竿”虽名为“滑”竿，却走得又快又稳，随行的大队人马（像小郑、小何、黄福扬、小戴……等大部分身强力壮的人，仍然步行。）

步行时，常会因石阶泥泞而跌跤，好在都没什么严重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行人来到万年寺。万年寺的门口，有一个特色，许多人抱着一只只猴子，把猴子往游客身上送，和猴子合影一张，猴主人索价一角钱。我才在那大门口站住，就有三、四只猴子爬了我满头满身，这也是一绝。幸好我爱小动物，倒也觉得满有趣的。初霞却吓得哇呀哇呀乱叫，逃得远远的。

万年寺真是个又壮观，又有特色的庙子。庙中有位年高德劭的老方丈，特别出来招待我们。带我们参观了“无梁殿”和著名的“普贤菩萨”。那菩萨坐在白象的背上，高达九米，据说铸于北宋时代，在文革时期，差一点毁掉，能保存到现在，实在是我佛庇佑。我们站在象脚下，抬头看普贤法相庄严。那么高，那么重（据说达六十吨），真不知道北宋时期，没有科学机械的帮忙，怎能完成这尊由青铜铸造的佛像？宗教的力量，实在不可思议。

老方丈热心的讲解之后，一位年轻的主持又特别为我们开放了一间小偏殿，从保险柜内，取出三件镇山之宝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大开眼界。李蕙说，她来峨眉山好多次了，这是第一次见到万年寺这三件无价之宝。随行的人，个个都是第一次见到，大家都又惊又喜又啧啧称奇。

这三件宝物，一件是一个皇帝的御印，一件是古老的贝叶经，经文刻在贝叶上，串钉成册。这两件中，当然是贝叶经比较吸引我，那年代的古老，已不知从何考据。为我们介绍这位年轻的主持，大概只有三十几岁，他告诉我，那贝叶经上的经文，是金刚经。然后，他就介绍最神奇的一宝“佛牙”给我们看。那“佛牙”在一个玻璃罩之内，约有一尺长，半尺厚，光润无比，呈象牙色，看起来就像一小段巨大的牙床，牙龈一根根都很清楚。主持说：“有人不相信这是‘佛牙’，但是，这确实是牙齿没错，问题是，如果这不是‘佛牙’，是什么‘牙’？这么大，这么光洁，不论怎么考据，也查不出怎会有这样的‘牙’，所以，我们都深深相信，这就是——‘佛牙’！”

实在很玄妙。我这次的“大陆行”中，见到许多奇景或奇迹，这“佛牙”也是其中的一件。

参观完了三件宝物，我们又在万年寺中吃了一顿又清爽又可口的素斋。大家才告别了主持和万年寺，开始往回程走。

滑竿又排队侍候。这时，我只觉山风扑面，一阵清凉，雨后的山色，一片翠绿。我立刻声明：

“我不乖滑竿了，我要走下山去！”

大家立刻包围住我，七嘴八舌地告诉我，下山比上山还难，何况雨后，山路滑不留足，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好走。我坚持要走路，鑫涛力劝我乘滑竿，我仍然要走。大家拗不过我，于是，鑫涛、承贲、初霞、杨洁等人依旧乘滑竿下山，李蕙、黄福扬、小何、小曹、小戴、小郑……等一大群人陪我走路。我们没有循原路下山，因为时间还充裕，大家走入山中一条小径，到“牛心亭”去。小曹、小何两位小姐，一左一右陪着我，我们一路谈谈笑笑。石级蜿蜒入山，我们曲曲折折地往前走，滑竿速度快，早就走得无踪无影。我这样一走，才发现山路陡峭，苔痕、寸痕、泥痕密布，确实不太好走。从万年寺到牛心亭这一段路，首先黄福扬滑了一跤，幸好他身手矫捷，立即煞车，没有滚下山去，却弄了一身泥泞。接着小曹又滑了一跤，把脚踝的皮都擦掉了一层。连着两个人摔跤，大家都很担心我，前后左右，把我保护得严严实密的。

这样走到“牛心亭”，发现鑫涛、承贲、初霞、杨洁都早已到了，正在

那儿等着我们。

鑫涛和承贲，还把附近的一些名胜，都玩了一趟，我们大队人马，才姗姗而来。“滑竿队”和“步行队”一聚齐，大家又七嘴八舌报告，黄福扬摔跤了，小曹摔跤了！初霞、鑫涛等人一听，连运动健将都摔了，而下山还有好长好长一段路，大家说什么也要我乘滑竿，不管我怎么说，他们就把我塞进了一乘滑竿里去。

无可奈何，我只好答庆坐滑竿。鑫涛、杨洁等滑竿先出发，往前如飞而去。我坐上了最后一剩滑竿，两位“竿夫”刚刚把我抬起，我忽然听到李蕙发出一声高亢的惨叫：

“扬扬！”我立刻回头，刚好看到扬扬从一块巨石上往下滑落，一路滚到谷底，我忍不住，也大叫出声：

“扬扬！”在一片“扬扬”的吼叫声中，我眼看着扬扬滚落下去，跌在一堆乱石中，就动也不动了。我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心脏都快停止了，幸好杨洁早已下山去，没有目睹这一幕。我大声对我的两位“竿夫”说：

“去救他！赶快去救他！”

一面说，我一面就跳下了滑竿，我的两位竿夫，心肠真是非常好，他们迅速地抬着空滑竿，就连跑带滑地冲向山谷。而黄福扬、小戴、小郑等人也都绕路滑下山坡，去谷底看扬扬的伤势。只一会儿，两位竿夫已到谷底，大家七手八脚，把扬扬抬上滑竿，竿夫奔跑着跑上山路来，小戴紧跟在滑竿边，一路飞快地奔下由去。经过我身边，小戴只对我叫了一声：

“别担心，山下就有医院。”

我连伤势都来不及问，他们就“冲”下山去了。

此时，我已经吓得四肢无力，魂飞魄散。心想，在万年寺里，大家跪在菩萨前祈祷，我还特别叫扬扬去磕了个头。如果有神有佛，该保佑我们的扬扬呀，怎能让他摔伤呢？我又担心杨洁，看到扬扬如此，她会不会吓得心脏病发？此时此刻，真是懊悔。早知道就不要上峨眉山来了！以为“万无一失”，仍然“出了差错”！李蕙、黄福扬、小何、小郑等人围着我，大家都脸色发青，小郑说：“头摔破了，在流血，希望没有脑震荡！”

没有人再有任何心思去游山玩水了。当一乘滑竿来到我身边时，我乖乖地上了滑竿，就催竿夫快下山去。

提着一颗七上八下的心，我们大队人马都到了山下。我一眼看到杨洁，正在摊贩处买东西，一副“什么事都没发生”的样子，我在惑不解，难道她没见到扬扬？难道大家把她“瞒”过去了？我两条腿还是软的，走向她。她抬头对我咧嘴一笑，挥挥手说：“小孩子摔一跤，没什么关系，不要大惊小怪！”

我瞪大眼睛，半天，才问：

“他们去哪里了？”“包了一辆车，小戴陪同他去医院！”杨洁说。

“摔得怎样？”我提心吊胆地问。

“流了一点血吧！”杨洁轻描淡写。

此时，我已铁定杨洁并没弄清楚，扬扬这跤是怎么摔的。鑫涛见我神色不对，急忙过来安慰我：“还好还好，只是头摔破了，没什么要紧。现在，我们大家都去医院看看吧！”我们大队人马上了车，赶到山下的小卫生所，我一直都心魂不定。谁知道，到了卫生所，就看到扬扬头上包着纱布，从里面“走”出来了，一脸笑嘻嘻地说：

“没事没事！大家不要紧张，真的没事！”

我跑过去，又看他的手，又看他的脚，又看他的前胸后背，真是佛祖保佑，他除了头上的伤口以外，只有一些淤伤，而且，没有任何地方伤筋动骨。他挑着眉毛说：

“我只是摔晕了，等到乘上滑竿，人就醒了！滑竿抬到山下，我就怕我妈紧张，所以挥着手对我妈先喊了一声‘没事’，我妈以为我只是小小的滑了一下，哈哈？”

小伙子还笑呢！我差点连魂都吓飞了。大家看到扬扬有惊无险，人人都喊阿弥陀佛。小戴在一边擦着汗，连声抱歉，说照顾不周。杨洁一听，脸都涨红了，对小戴说：

“你还说抱歉，我才该说抱歉！昨天是我不争气，今天是我儿子不争气，给大家添麻烦，又扫了大家的兴！”

说到这儿。杨洁忽然抬头，对我们大吼了一句：

“两件事都要保密！如果传到北京，给我家大齐知道了，以后一定不许我们母子出来玩！”

大家异口同声，都称一定保密。（走笔至此，不得不向杨洁、大齐致歉。如今事过境迁，相信大齐不会再生气了。）

我们的峨眉之行，就被扬扬的一跤结束了。大家匆匆赶回成都。又送扬扬去大医院检查疗伤。伤口缝了两针，身上确无大碍。我惊魂甫定，看扬扬头上裹着纱布，带着一脸歉然的微笑，自始至终，没叫过一个痛字。不禁对他又心痛又怜爱。当晚，我就把他收为我的“干儿子”。这，也是我大陆行中，一个意外的收获。

二十三、寻根与茶馆

我在成都一共停留了一星期。这一星期中，我去了青城、峨眉、乐山，我也去了市区的杜甫草堂、武侯祠……等名胜。我还找寻过我童年的住处——暑袜街，布袋巷。

来大陆前，我就问清楚了，我四岁以前的“家”，在成都一条名叫“暑袜街”的“布袋巷”中。暑袜街，布袋巷，好乡土的街名巷名。我一到成都，就问大家，知不知道这条街这条巷？谁知一问之下，布袋巷虽然没有了，暑袜街却依然存在，连这土土的名字，都没有改！

我脑海中，就为暑袜街勾出了一幅图画。古老的石板小路，路两旁老式的四合院，院中有合抱的大槐树，枝桠伸出了有小花窗的矮墙。每户人家，都有两扇油漆斑驳的红门，门上嵌着褪色的铜门环。当然，这条街一定在郊外某处，因为，街的旁边，应该是大片大片的油菜田。

于是，有一个下午，我们驱车到了暑袜街！

真让我大吃一惊。这条街居然在成都闹区，是条又宽又阔的交通干道。街上车水马龙，好不热闹。来往行人如织，脚踏车穿梭不断。街边的建筑，都是楼房，至于斑驳的红漆大门，窄窄的石板小路……都在我梦魂深处，如

今是无迹可寻了。找不着旧时庭院，我又想去找我笔下的“茶馆”。

四川除了“滑竿”这项特产外，还有一项特产，就是“茶馆”。在我的小说《几度夕阳红》中，我曾描写过这些茶馆。事实上，我对茶馆的了解，也是从朋友处听来的，一知半解，再加上想象力，笔下的茶馆，非常诗意。后来拍成电视剧，在水边搭出一座茶馆，一半在岸上，一半在水中，就更加诗意了。现在到了成都，茶馆当然不能不去。陈主任听说我要去茶馆，又特别安排了一番。他说：

“茶馆里有许多民俗表演，现在都成为绝技了，因为年轻的一代不肯学。所以，这些表演的人，已轻易不出场表演，你要去茶馆，我们一定要请这些演艺人员，为你特别出来表演一场！”结果，那晚，我们一伙人到了“茶馆”一看，与我想象中的茶馆，或是笔下的茶馆，以至于电视剧《几度夕阳红》中的茶馆，都完全不一样。这家茶馆在一个闹区的小巷子里，像一座学校的大礼堂，但已十分陈旧。里面早已坐满了人，原来都是听说要表演，全部“老客人”都来了，座中白发苍苍的不在少数。大厅前面有舞台。座位是长板凳，板凳前有简单的木桌，桌上有茶碗茶碟。

我们进去才发现，最前面两排的位子，全为我们面空着。有李培根先生和女作家何洁，特别来陪伴我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们才坐定，就有一位短小精干的瘦削老头，前来为我们“冲茶”。何洁坐在我身边，对我解释说：“这冲茶也是一项绝技了，老师傅可以干净利落地把一叠茶杯茶碟，一字摔开，然后茶壶老远地对准茶杯注入，滴水不泼！这位冲茶师傅，也很久没有出来冲过茶了，今晚，特别来表演给你看！”说着说着，那位老师傅已经拿起一大叠茶碟（以前的茶碟大约是磁的，现在已改成铝制），扬起手来，就这么一摔，按理说，这些茶碟会整齐的一字排开。但，不知怎的，老师傅似乎有些紧张，茶碟乒乒乓乓地摔下来，滚了满桌子。老师傅不服气，抓起茶碟，再表演一次，又摔了满桌子。老师傅更不服气，抓起一大把茶碟左摔右摔，怎么摔都摔不好，他叽哩咕噜，开始抱怨茶碟太轻，太不合手。女作家何洁在我耳边悄悄说：“昨天晚上，我们就通知他，要他来表演。他一听说是要表演给台湾同胞看，紧张得一夜失眠，所以今天表演失常！”

原来如此。在何洁解释的时候，老师傅总算把茶碟弄妥当了。就开始“冲茶”，谁知这“冲茶”也不太顺利，水花溅得到处都是，茶杯盖也盖得不利落，老师傅当然更不服气，茶水全倒掉，又重来一遍！就在老师傅左摔右摔冲茶的当儿，表演节目开始了。实在让人意外，也实在太精采了。有乐器演奏、有正宗川剧，有地道的“莲花落”，有独角的讽刺剧，有“道情”——水漫金山（一人饰四角，有男有女），最难得的是“金钱板”，表演的老先生年事已高，听说身体也不太好，早已退休，今晚破例出场，博得满堂喝采。表演“断桥”之后，又应观众要求，再唱了一段，全场气氛，越来越热烈，座中掌声不断，喝采声此起彼落。我放眼看去，座中的“老客人”都如醉如痴，而茶馆外面，还挤了无数的年轻人，也在作“场外观”。

这场热烈而精彩的表演，足足表演了两个半小时。表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杨洁又吼又叫的喝彩，最后技痒难熬，又在我们这“疯疯癫癫旅游团”的怂恿下，居然跳上台去，表演了一段“京戏”，赢得全场掌声。可见，我们“热烈”及“忘我”的程度了！所有节目结束后，夜色已深，可是，演员们的情绪十分高涨。他们把我围在中间，要求我签名与合照。我看了这么精彩的一演，像是一场盛宴。当然乐意和大家合影留念。知这样一来，茶馆外

围观的群众忽然一拥而入。刹那间，我就被围困了。无数的纪念册、笔记本、小纸片……都往我面前送，要求我签名。还有很多人拿了我的小说来，我被挤得东倒西歪，签名都无法签。可是，我仍然握着笔，愿意为每一个人签名。我飞快地签，纸条却越来越多……就在此时。我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：

“够了！到此为止！不能再签名了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杨洁又像那天在北京机场一样，用她那两只又长又壮的手臂，把人群往两边“拨开”，她就这样一面拨，一面杀入重围。我知道她又来要“捉”我了，赶快低头再多签几个名。一个“琼”字才写了下来，胳膊已被杨洁一把抓住，只听到她大叫着：“说不能签了，你怎么还签！快走快走！”

要不走也不行呀，杨洁握着我的胳膊像一把铁钳，我简直没有动弹的余地。我就这样被她一路拖出茶馆，李惠及黄福扬又把人群左右拦住。好不容易，我上了车。好不容易，车子才开动了。“哇！杨洁一上车就对我一凶。”“你怎么学不会对人家说‘不’字！”我无奈地笑了笑。不是学不会说不字，是不忍心说不字。今晚，能和我在成都的茶馆中一聚，不论是谁，总有缘。过了今晚，谁知道，再相逢是何年何月？我想起青城山上，有人大把大把地卖牡丹花，显然，这是牡丹盛开的季节，但是，“不知来岁牡丹时，再相逢何处？”

二十四、勋姨

远在北京的时候，我的舅舅袁行云就告诉我说：

“你的勋姨在成都！”勋姨在成都！所以，成都之行，不止寻根，不止旅游，还有“探亲！”勋姨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母系的亲戚人数众多，我总是闹不清楚，这是那位姨妈，那又是那个舅舅。据说，我两岁时，只要看到女士，一律喊“阿姨”，看到男士，一律喊“舅舅”。可见，我的阿姨和舅舅，实在不少。十一岁来了台湾，我对大陆的舅舅姨妈，印象都渐渐淡了，唯独对于勋姨，印象深刻。在这儿，必须提起一段往事。

抗战胜利那年，我七岁。和父母一家辗转从湖南逃难到四川重庆，全家人都只剩下了身上的衣服，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。虽然胜利了，我们却连栖身之处都没有。此时，我的勋姨和姨夫，刚在四川乡间，办了一所私立中学——泸南中学。勋姨就力邀我母亲去泸南中学教书，母亲立刻应允，于是，我们三个稚龄的孩子（那时小妹尚未出生，我的妹妹就是生在泸南中学的，是我勋姨亲自接生），就跟着母亲，去住在泸南中学，父亲另有聘约，去李庄教书。

记忆中的泸南中学，是很有趣的。这学校由一幢大庙改建，教室里还有许多菩萨。我们住的房间，是以前和尚们的住处，简单极了。学校里的学生，都是乡间孩子，往往十八、九岁，才“被说服”，来念初中一年级，一班学生里，高高矮矮，大大小小，参差不齐。

我那时已稍解人事，逃难时的惨状一一在目（我的《不曾失落的日子》

一书中，曾详述我的童年)。到了泸南中学，我真快乐极了。那段日子里，我初次接触唐诗，跟着母亲的那些学生，一起背“慈乌夜啼”和“梁上双燕”。我第一次开始养蚕，会为了蚕宝宝的死亡而哭泣，为它们的成长而雀跃。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，为了蚕儿的桑叶，奔走好几里去采桑叶。我开始交朋友，和学校里的学生、表妹，其他老师的孩子们一起放风筝。勋姨那时才二十几岁，是活泼外向的。印象中的她，总是匆匆忙忙的，有用不完的精力，跑出跑进，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。这样的勋姨，要管学校中的各种事情，要为经费操心，她应该不太注意我。事实上，她也确实没有什么精力来注意我。

但是，就有这样一次，勋姨注意到了我，这次“注意”，却让我终身难忘。原来，有天，勋姨发现我瘦骨嶙峋，脸色苍白。她把我拉到身边，左看右看，对母亲说：

“这孩子营养不良，一定贫血！我去买猪肝来给她吃！补补身体！”勋姨说做就做，当天，就煮了好大好大的一碗猪肝汤，要我“全部”吃下去。我年纪虽小，已能体会勋姨的一片爱心。我“拚命”的吃那碗猪肝，吃得胃都撑了，还是吃不完。勋姨看着我吃，我在那样慈爱的眼光下，是不能不吃的。我吃啊吃啊，一碗猪肝汤吃了大半天，终于把全部的猪肝都吃完了。但是。从此，一直到现在，我都不吃猪肝了，因为那一次吃伤了。“猪肝汤”的事，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鲜明。每当回忆起童年，勋姨的脸孔就浮现眼前。如今，和勋姨离散，已数不清是多少岁月，我那健康、明朗、活跃的勋姨，别来无恙否？

当我初抵成都，政协的陈主任就问我：

“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帮助的事？”

我立刻说：“请帮我找我的勋姨，听说她在中医学会服务！”

“没问题，一定帮你找到！”

第二天中午，作协请我在“龙抄手”吃饭，席间，李培根先生告诉我：“你勋姨是我的好朋友，当初，你们一家人离开泸南中学之后，我就去泸南中学教书，住在你当初住过的那间房间！”

也间真有这么巧的事！我大喜过望，立刻询问勋姨现在的住址，李培根说就在附近，李蕙、黄福扬马上说，你们去把勋姨接来，共进午餐。我好兴奋，可惜，李蕙扑了一个空，说勋姨出去“逛大街”了！看样子，我这位姨妈，爱动的个性依然未改！那天晚上，我在旅馆中，房间里正高朋满座，忽然有人敲门，我打开房间一看，一位白发苍苍的妇人“冲”了进来，对我紧紧地盯了一眼，就把我一把抱住，嘴里喃喃地喊着：

“是我的小凤凰吗？真的是我的小凤凰吗？”

凤凰是我的乳名，这么多年来，没有人叫过我“小凤凰”了。因为“小凤凰”早已“老了”。这时，被勋姨这样一叫，往事齐涌心头，我眼眶一热，泪水夺眶而出。而勋姨早已老泪涟涟了。好一会儿，我们才平息了心底的激动。我把勋姨推开，扶着她的肩，去找寻年轻时代的她。我的勋姨虽然老了，却依然漂亮！身材苗条如故。双目明朗如故。我面对着她，又一次感到，千言万语，都不知从何说起。两人就这样彼此注视，我喊了一声“勋姨”。声音就硬化了。勋姨的眼泪却扑簌簌落个不停。连同来的表妹都愣住了，满屋宾客，都为我们红了眼眶。那晚，和勋姨、和表妹，真有谈不尽的往事，当我问勋姨还记不记得给我煮的猪肝汤时，她却完全忘了！对勋姨来讲，那只是件生活小事，她自己都不知道，对童年的我来讲，那碗猪肝汤里，盛满了

多少“爱”！

接下来的一星期中，我和勛姨又见了好几次。谈过去，谈现在，谈隔在海峡两岸的亲人，谈我的爸爸妈妈。每次见面，都有说不完的话。五月五日晚上，勛姨带着表妹和儿媳再来看我，因为我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就飞昆明。勛姨又掉眼泪了，坚持第二天要送我上飞机，我坚持不允许。我们又紧紧抱在一起了。我的童年，勛姨的青春，都早已成为过去。人生经不起几次别离呀！勛姨哽咽地说了一句：

“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啊！”

是的，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！我紧紧紧紧地攥着勛姨的手，注视着她那满头白发。心里想着，勛姨这一代，和我这一代，都经历了中国的苦难。我们都渺小，在这大时代中，像两粒沙，被巨浪一冲，就冲散了。从此天各一方，注定要分散三十九年！这两代的中国人，就是这种命运吧！

别哭，勛姨。我们总算还有相聚的日子，比起那些当年一别，竟成永诀的人，仍然幸运了好多好多！至于今日再分手后，相见是何年？我们已经可以承诺，可以期待，比起那些没有期待的日子，又幸运了好多好多！人，能活在“期待”里，生命才这样鲜活，心灵才有喜悦，不是吗？
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！

二十五、初抵昆明，行程皆变

五月六日早上八点十分，我、鑫涛、承赉三人搭剩中国民航，从成都直飞昆明，九时二十五分，飞机安然抵达昆明机场，航行的时间仅一小时又十五分钟。

写到这儿，我必须补说说明。首先，我们这一行四人的基本队伍，来昆明时已增加为七人。除了杨洁和扬扬以外，李蕙和我们相处一周，同甘苦，共患难，实在依依不舍。最后，在我们力邀之下，也加入了队伍。所以，四人队伍已扩大成七人。但是，离成都前，鑫涛忽然宣称：

“我不乘火车去昆明了！我改乘飞机！想想看，飞机只要飞一小时，火车要走二十三小时！我不管火车多么舒服，我宁愿坐飞机！”“我也是！”我立刻跟着声明。

“可是，兄长。”初霞急急插嘴：“安全第一呀！你不记得有人说，民航机里有云飘进来吗？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事！”鑫涛侃侃而谈：“喷射客机里怎么可能有云？如果他看到的真是云，他早就没命了，还能平安落地，来对大家形容一番？这种传言，不必去相信！”

“我说也是！”承赉居然也接口了，他一向对初霞的决定，都不反对，此时，有我们提异议，他就忙着发表意见：“他看到的云，八成是后面的旅客在抽烟！”

“可是，”初霞又急急说：“火车票都已经买好了呀！接火车的人也安排好了呀！飞机票也没订呀……”

“别忙别忙！”杨洁插嘴，瞅着我们直摇头。“我早料到你们花样百出，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事！反正，我已经亲自下山，本领队别的本领没有，应变的能力还有！好了！现在到底有几个人要乘飞机？”我和鑫涛举手，承贲也跟着举手，初霞呻吟着说：

“我不要坐飞机，我要坐火车，又可以睡觉，又可以聊天！又安全可靠！”“我跟你说！”我对初霞“开导”着：“飞机的安全率，是所有交通工具中的第一名，比乘计程车还安全。你看，公路上几乎每天有车祸，飞机却一年也轮不到一架！”

“我不乘飞机！飞机里有云！”初霞对“云的传说”，实在“心中怕怕”，怎么说都没用。我、鑫涛、承贲开始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要说服初霞。最后，还是杨洁很有权威性地作了一个决定。“简单简单！你们三个要坐飞机的去坐飞机，原订的四张火车票根本不用退，我、扬扬、李蕙三个人陪初霞坐火车！这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至于接飞机的人，我马上打长途电话去安排！”看！这就是有杨洁的好处，几句话就把我们的一场纷争化解。于是，七个人就兵分两路，来到昆明。

当然，火车比飞机足足要慢了一整天。所以，我们三人抵达昆明时，初霞他们四个还在成都附近呢！

上了飞机，我们还没走到机场大厦，就有两位女士迎面而来，一位身材略胖，眼光炯炯有神，一看就是个能干而精力充沛的人。另一位身材苗条，纤细修长，一副打篮球的身架，面貌却姣好而温柔。两位女士，在我们面前一站。我已经很习惯“抬头”招呼。胖的那位对我自我介绍，并介绍她的朋友：“我叫邬湘慈，以前打篮球的时候，杨洁她们都简称我邬湘，所以，你们叫我邬湘就可以了，这位是张深修，是体委最能干的人，管理整个体委招待所，等杨洁，李蕙来了，就住招待所。你们喊她小张就行了！”

邬湘和小张。第一次见面，她们两个，给我的印象是亲切能干，做事简单明快。那时，我还没料到，昆明这一站，会是我旅程中最大的“重点”。而邬湘和小张，和我朝夕相处，最后离别时，真正是难舍难分。这些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当时，我们三个，在各自一番自我介绍后，就被邬湘和小张带出机场，至于行李，另有专人为我们代领。我们就轻轻松松地上了车，轻轻松松地住进了“金龙饭店”。饭店开张三个月，大厅的整面墙上，是少数民族的彩绘图，非常具有民族特色。

昆明。我对昆明的了解实在少之又少（虽然在《几度夕阳红》一书中写过，却完全是“闭门造车”的）。刚下飞机，只觉得空气清新，蓝天如洗，天气凉爽宜人，风吹在身上，说不出的舒适。后来，一问邬湘才知道，昆明海拔在两千公尺左右，地处高原，所以四季如春。有俗语说：“四季无寒暑，一雨便成秋”，指的就是昆明。我从火炉般的成都，一到昆明先在气候的适应上，就觉得舒展很多了。免除挥汗如雨的日子，对我实在是件喜事，心里对昆明的印象，就增加了几分好感。住进饭店，因为初霞一行人尚未到达，大家都不安排第一天的活动。午后三点，邬湘的另一半——冯树森来了，小张的另一半——鲁成也来了。冯树森英俊潇洒，简直是个“美男子”，人长得帅，口才好极，还能写一手好字。我们称呼他小冯。鲁成高大结实，人如其名，给人一种忠厚诚恳，笃实寡言的印象，我们称呼她老鲁。

小冯和老鲁一来，我们房间里可热闹了。小冯拿了一张旅馆的信纸，开始给我们“排行程”。他这一排，我们才知道，上次英国女皇访问大陆，

到云南，就是由小冯接待的。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对小冯更刮目相看。然后，小冯就向我们预计停多久。“一星期”。我们说。“然后去哪里？”“去桂林？”“几号离开大陆？”“预计五月十七日！”小冯沉吟片刻，用笔敲着信纸思索，忽然说：

“用一星期来游云南，你们实在太小看云南了！”

“哦？”我惊讶地问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“云南是个很有特色的省份，有二十几个不同的民族，又有许多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名胜，你们只停一个星期，绝对不够！先拿石林来说吧！就起码要玩两天，石林分在两处，冬有特色，路南彝族的大石林是白色的，还有个乃古石林，是黑色的，两个石林都不可不游。

既然到了石林，就应该去阿庐古洞！”“什么洞？”承贲听不清楚，慌忙问。“什么咕噜洞？”

“这个叽哩咕噜洞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”我也说，“总不会比桂林的山洞好玩吧？”“不然，不然，大大不然！”小冯立即接口：“这个阿庐古洞，是我们最近才开放给游人参观的，洞又深又大不说了，里面的钟乳石，比桂林的洞更壮观……”

“而且！”邬湘不甘寂寞，抢着介绍：“这个洞里还有洞，洞的地底还有洞，沿中套着洞，简直是奇怪极了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洞里还有湖呢！这也不算什么，湖上还可以划船呢！”

这还不算什么……”她没说完，我已经迫不及待，真想立刻跑到这“叽哩咕噜洞”里去看一看。马上，我就下决心说：

“好！我们一定要去这个洞！”

“那么，决定了，去阿庐古洞！”小冯把石林、古洞都写了下来，又抬头问我：“去不去大理呢？”

“大理？”我一呆，这名字在金庸小说中看过，大理国中出了个段誉，会一阳指。“大理是小说里的名字，这地方值得一去吗？”“值得一去吗？”小冯瞪大眼睛，大大地叹了口气。“我告诉你：大理在苍山的脚下，洱海的旁边，有山有水，苍山一共有十九峰，每个峰与峰交界处都有一条河。所以，苍山十九峰就有苍山十八涧，十八涧中的水都流入洱海。

洱海虽然名字叫海，实际是最大的高原湖泊，湖上有岛，风景如画。大理四季如春，因为这苍山十八涧的关系，所以‘家家有水，户户有花’！”我和鑫涛、承贲听得一愣一愣的，邬湘又接口说：

“大理是白族人的自治区，白族是少数民族，以前称为百夷族。白族人特别喜欢白颜色，衣服是白的，房子是白的，连屋顶也是白的。白族人的建筑和汉人的完全不一样，有几句话来形容他们的房子；三方一照壁，四合五天井，走马转阁楼！”“什么叫照壁？”我插嘴，“什么叫转阁楼？”

“哎！”小冯又叹气：“除非你亲自去看，我们是说不清楚的。还有，大理有四样最出名的东西！”

“哪四样？”我急急追问。

“风、花、雪、月！”我惊异地睁大了眼睛。风、花、雪、月！怎会有一个地方出产雪、花、雪、月？我的表情一定很困惑，小冯立即向我解释：“大理有上关和下关两个地名，上关全是花，人人种花，家家种花。下关因为地处风口，所以又名风城，风特别大。至于苍山十九峰，峰头上终年积雪。而洱海，是个波平如镜，一点也没受到污染的湖泊，水色碧绿，苍山的倒影，

全在洱海中。由于以上种种原因，大理有两句名言来形容当地风景：‘下关风吹上关花，苍山雪映洱海月！’”

我听得简直呆住了，心里兴奋无比！这出产风花雪月的地方，有白族人的地方，怎能不去！我和鑫涛交换了一个视线，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去，去大理！一定要去大理！”

“如果你们要去大理，”小冯计算着：“路上来回就要两天，再在大理住两天或三天，那么，你们就没时间去桂林了！”

“桂林和大理怎么能比？”邬湘接口：“桂林受盛名之累，游人不断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，商业气息浓厚。而大理，地处边疆，很少游人，又安静，又朴实，又有民族色彩。再说，你们以后游桂林的机会多得很，游大理，就除非你们再来云南，所以，二者选其一，当然选大理！”

哇！小冯和邬湘，真有说服力，我还没接口，承赉忽然一拍大腿，非常神勇地说：“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们去大理，放弃桂林！可以，”他顿了顿，看着小冯：“我们十七日要回香港，如果放弃桂林，我们从哪里去香港？”“太简单了！”小冯说：“昆明有直飞香港的班机，十九日，你们按原订的日子，从昆明直飞香港就行了！”

“哇，太好了！”我高兴得叫了起来：“我就怕跑的地方太多，又玩得不痛快！这样安排实在太好了！桂林就留给下一次吧！就这么决定！”“就这么决定！”金涛接口。

“就这么决定！”承赉接口。

“可是。”我看着承赉，有些犹豫地说：“初霞会不会同意呀？”“这叫‘缺席表决’！”承赉扬着眉毛，坚定地说着。原来这位老兄，一旦离开夫人的视线，就“神勇”得不得了。“谁教她缺席呢？现在只好少数服从多数！”

“别忙别忙，”我说：“火车上有四个人呢，不算小数，杨洁一路安排，我们一路改计划，现在又取消了桂林，她非把我掐死不可！”“杨洁没关系！”邬湘笑着说：“她到了云南，也得听我的！我绝不让她掐死你！”“反正，”鑫涛有力地说：“我们就这样决定了！”

“对！”承赉更有力接了一个字。

就这样，我们才到昆明，就把以后的行程全改掉了。当初几、杨洁、李蕙、扬扬赶到昆明，我们一宣布之后，初霞当场傻住，杨洁愣了半天，才哎哟一声说：“这比我当年带球队，出国东征西讨都难多了，球队一出去就是几十人，几十个人的意见，还没他们几个人多！真是变化多端，神秘莫测！”我笑，鑫涛笑，承赉笑，邬湘、小张、小冯、老鲁大家笑。初霞看了我们老半天，终于明白“大局已定”，她一跺脚说：“不得了！还有好多出版社啊。都约好了，要在桂林和你见面！”“打个电报通知他们我不去了！”我说。

“啊呀！”初霞又一跺脚：“还有一个欧阳呢！”

“顺便打个电报给欧阳吧！”我说：“本来他就没有必要跑到桂林去采访我！他早就在长江上采访过了！”

初霞再看看我们每一个人，回头对杨洁说：

“你赶快去通知接火车的人，去取消火车票，还要改订你们回程的日期和飞机票……我赶快去拟电报稿！”

杨洁一面点头，一面笑，一面叹气，然后说了句：

“我看我也不必带队了，我就在这儿接招应变吧！”

我们又大笑起来了。旅行中，就有那么多想象不到的变化，也因为这

些变化，才让我们的旅程，增加了趣味性，也增加了戏剧性。不止旅行如此，人生也是这样的。二十六、迷人的“昆明”

昆明市确实是个满有特色的都市，街道宽敞整齐，街旁都有绿树浓阴。天气凉爽宜人、风和日丽。站在昆明市的街头，注视来往行人，也是一大乐趣。因为云南地处边陲，有二十几种不同的少数民族。所以，常会看到各种民族，穿着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服装，有些像台湾的山地人，颜色都非常艳丽。常以白色为基本色，宽大的袖口和裙摆，镶上好几条大红或宝蓝的镶边。腰上再配以颜色艳丽的三角巾，和镶满亮片的帽子。我离开云南的时候，还特地买了一件“撒尼族”的服装回来作纪念。昆明除了离市区较远的石林、阿庐古洞……等名胜外，在市内和近郊，还有著名的西山龙门、太华寺、华亭寺、筑竹寺等大庙翠湖公园及昙华寺等花园，还有整个为铜所铸造的金殿，及有自然涌泉的黑龙潭。当然，还有个著名的大观楼。这些地方，要一一玩起来，就需要好几天，我们在小冯和邹湘的取舍下，选择了大观楼、昙华寺、西山龙门、华亭寺和金殿。到最后，金殿仍然因没时间不够而放弃了。

大观楼除了有三层的楼外，还有长廊水榭，假山庭院，完全是个古典的花园。楼内楼外，有许多古今题咏，其中最著名的，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一位孙髯翁先生，居然作了一副对联，长达一百八十个字，是中国最长的一副对联。其实，大观楼南临滇池，遥望西山，风景非常优美。花园内又繁花似锦，亭台处处，实在是个漫步谈心的好所在。但是，由于这位孙髯翁先生的长联太出名了，大家都只顾着去找对联。找到了对联，又费了好大的劲去念对联。一百八十个字的对联，随你怎么念，也无法“一气呵成”。念得我头晕脑胀，脖子酸育（一直抬着头），始终没把那副对联念完。

昙华寺虽然名字中有个寺字，却有园无寺。和大观楼的格局比起来，气魄小多了。但，这儿是个好几进的花园，换言之，花园中还套着花园。园里种满了各种花草和竹子。至于长长的回廊，回廊上的小花窗。矮矮的围墙，墙上的小圆门。以及小湖、拱桥、假山、亭子……这些中国式的庭园建筑，简直稀松平常，处处可见。我这次从北京到昆明，一路参观各地名胜古迹，这才知道，楼台亭阁，花廊水榭，并不是故宫的特产，也不是苏州的特产，它是整个中国的特产。

西山龙门，是我们在离开昆明的最后一天，才抽出时间去的。这龙门，确实是个奇迹，和前面两个以庭园楼台取胜的地方完全不同。前面两个地方会让你心胸舒坦，这儿，却会让你震撼。据说，不去石林，不算到过云南，不去龙门，不算到过昆明。可见石林与龙门两个地方，在云南人心目中的地位了。

龙门，在西山山巅。要上这西山山巅，就要走一条登山栈道，这条栈道，完全是从石壁上用人工凿出来的，狭窄得只容一个人上下，据说凿了七十二年才完工。有人用七十二年的时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在光秃秃的石壁上，凿出这样一条工程浩大的栈道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但，最让人惊讶不已的，还是这条栈道顶端的石室“达天阁”。这达天阁整间石室，是从山壁上雕刻斧凿出来的。里面的魁星，也是从整块石壁上凿出来的，魁星手中还拿着一支神笔。据说，石匠朱家阁用了八年的时间，才把这石室和魁星从石壁上雕出来，当雕到最后这支神笔时，却一不小心把笔雕断了。这朱家阁痛心极了，竟从龙门的悬崖上一跃而下，跳崖自尽。所以，现在这支神笔是另外雕了装上去，而非原来的山壁之石。天下有这么疯狂执着的石匠，才有我

们后人可以攀登瞻仰的龙门。

龙门的山下，就有好几个寺庙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只去了华亭寺，里面的五百尊罗汉，像浮雕般占着整面的墙，表情举止，都略带夸张，有的手臂伸了好几丈。和我们在武汉归元寺看的五百尊罗汉，大异其趣。

在昆明，我们除了游山玩水以外，还拜访了云南著名的国画大师袁晓岑。袁老师住在一栋古老的宅子里，要经过一段昆明的老街，才能到老师的住宅。那些老街非常狭窄，车子进不去，曲曲折折，标标准准的小弄小巷，两边是饶有古趣的小巷人家。我不住对承贲说：“这昆明的小梧桐，比北京的小梧桐还有味道。”

鄂湘和小冯不知道“小梧桐”的典故，杨洁和初霞却又笑个不停。经过好多“小梧桐”，和无数古拙的小木门，就看到袁老师夫妇，站在小院子的门外，等待着我们。

袁老师清瘦儒雅，一股艺术家的气质。师母温柔热情，对我们殷勤招待，如待故人。我们一走进那绿竹婆娑的小院落，就觉得神清气爽，眼前一亮。鑫涛立刻就被窗台上的几件铜雕给震慑住了。他忍不住就拿起相机，疯狂地给那些雕塑拍照，一面喃喃地说：“这么好的雕刻，居然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放在院子里，实在太委屈了！应该有间展览室，把它们收藏展览出来才对！”

鑫涛连声道可惜，袁老师却一点也不在乎。把我们迎进小小的客厅，奉茶以后，又让进小小的书房。原来，袁老师长于画孔雀和各类飞禽，在云南大大有名。我们住的金品饭店，就有袁老师的作品。此时，当我们正惊讶于案头上的几件精工铜雕，和墙上的几幅艺术佳作时，袁老师已取出一幅预先画好的图来，对我说：

“知道你要来，我们太高兴了，所以，我画了这幅‘月朦胧，鸟朦胧’送给你！”我接过来，不禁又惊又喜，图中，有一对依偎的鸟儿，有一轮明月，还有几个飞翔闪烁的萤火虫呢！我们大家看画，看铜雕，忙着摄影，忙着表达敬佩之忱……袁老师一高兴，又送了我一幅孔雀，也送了初霞夫妇一张“小鸭”。大家高兴得不得了，尤其鑫涛，他对雕塑的兴趣浓厚，看到袁老师雕的“举杯邀明月”塑像，认为传神极了，把李白那豪迈洒脱、飘逸出尘之概，全塑造了出来。当他又看到袁老师一件“矿工们”的巨铸之后，就对袁老师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

说来也巧，我们这次的大陆行，第一站是北京，最后一站是昆明，在这一头一尾的两个城市中，都见到了让我们心悦诚服的艺术师。

二十七、令人惊叹的“石林”

我们终于到了石林。来石林之前，我和鑫涛，看了许多有关石林的资料，我们知道昆明附近，有个“石林”，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观之一，是个不可不去的地方。但是，真正的“石林”，到底有多么奇妙，据小冯说；我们是连“想象”都无法“想象”的！

真的，这是一个无法“想象”的地方，也是个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地方！其壮丽、雄伟、辽阔、奇异……简直让文字变得无能！我想，连画家和摄影家也无法捕捉它。因为任何画家和摄影家都只能取局部的形象，而石林的壮观，绝非一两个钟头或画面所能表达。要体会它的壮丽，只有身历其境，等你身历其境，会不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，脚下走过的，身边耸立着的……那各种奇峰怪石，连绵不断。这才憬然醒悟“鬼斧神工”四个字，其来有自！真不知是几千千几万万年前，天降神兵，会搬来这么几千千几万万块巨石，让它们堆砌耸立在这辽阔的路南彝族的平原上，变成一片苍苍茫茫、嵯峨峨的巨石森林，让后世的几千千几万万民众不断地瞻仰，不断地惊叹！我们去石林！是经过小冯仔细安排的，早上九时出发，小冯和邬湘陪我们去。等上了面包车，我们才知道，小张和老鲁已经另外开一辆车，比我们早出发两小时，去预先安排我们的食宿及一切。因为我们还要玩阿庐古洞和乃古石林，所以要在石林住两夜。上了车，大家一路嘻嘻哈哈。邬湘、杨洁、李蕙都是当年篮球国手，这次因为我，大家又重聚一“车”，当然有聊不完的话题。小冯忙着向我们介绍云南种种；大理的风花雪月不提了，丽江的雪峰冰山终年不化，雪地上开满雪莲。西双版纳的傣族，风情万种。“西南古道”的边陲文化，澜沧江的飞瀑怒潮，保山古城的沧桑，以及彝族、白族、傣族、苗族……的各种习俗，还有衣服上绣着“披星戴月”图案的丽江小女……说得我怦然心动，只怕路程太长，我会被这位冯树森先生，给“说”得留在云南，去当“徐霞客”第二了。（徐霞客是明代的旅行家，他芒鞋藜杖，历尽千辛万苦，走遍了云南边陲地区。所发，现在的云南边区，名胜处常有徐霞客的塑像。）石林离昆明一百二十六公里，车行约四小时。到了石林，住进新建的旅社，我们住的小楼名叫“雅客”。窗外耸立着几块巨石，我已经惊喜地叫着：

“石林！”小冯探头一看，叹口气说：

“这是‘石头’，不是‘石林’！你如果把这几块小石头说成石林，会把石林气死！”

哈哈！原来石林还会“气死”，小冯此人，舌粲莲花，说不定会把“石林”说得“活过来”。

午餐之后，邬湘提议，大家去睡个午觉，避开太阳最烈的时候，也避开游人较多的时候，因为游石林需要“体力”，小睡片刻，养精蓄锐，再去玩石林。这提议和我的“夜访长城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我立刻附议。所以，我们出发去玩石林时，是午后四时，大部分的游人已经散了，石林静悄悄地耸立在黄昏的阳光下，山风静悄悄地在石缝中穿梭，我们一行人，终于走进了这古老苍茫的巨石之林。

小冯、邬湘、小张、老鲁都不知道来过石林几百次了，但是，他们仍然请了一位撒尼族的少女来给我们导游。原来，石林地区，是属于撒尼族（彝族中的一支）的。这位撒尼族少女长得明眸皓齿，非常漂亮。穿着撒尼族的服装，白衣服、白裙子，腰上系着颜色鲜丽的红腰带，和绣花的三角巾，头上是顶红白相间的帽子，帽子上缀着珠饰，一绺银色的流苏，从帽子上一直垂到胸前，煞是好看。

我们就跟着这位撒尼族姑娘，走进光怪陆离，如同人间幻境的石林。巨石嵯峨，高大壮丽，我们时而在巨石脚下弯来绕去，时而沿着石阶，攀爬到巨石顶端。这样走了一会儿，走到一块高高的巨岩上，这儿有座“望峰亭”，

我们站在亭内，向四面一望，被那一望无际、重重叠叠的峰海给震慑住了。鑫涛连声说：“哇！怎么会如此壮观？简直不可思议！太不可思议了！这片石林，到底有多大？”

信吗？石林占地有四十多万亩，如今开发出来，供人参观的，有一千两百多亩。撒尼姑娘告诉我们，如果夜里走进去，常常迷失在林内，走一夜都走不出来。初霞好不容易爬上了“望峰亭”，登高一望，满嘴哇呀不已，告诉我说，她的腿都软了。再看到这栉比鳞次的峰峰相连，她心惊胆战地问：

“这些石头，我们要一个一个去爬吗？”

“不必都去！”小张说，她是石林的权威，每年都要来好多好多次，每块石头她都了如指掌。“但是，像莲花峰、小象峰、一线天、剑峰池……这些著名的地方，是一定要去看！否则，就等于白来石林一趟！”

“不白来！绝对不白来，我这样一看，已经领会了石林的伟大！”初霞慌忙说：“我看，什么莲花峰、小象峰我也不必去了，杨洁心脏不好，也不必去了，我们就坐在这亭子里等你们吧！”可怜的初霞，她为了陪我，这一路真是舍命陪君子。此时，她虽有怯意，小冯却不许她退缩，怂恿着她道：

“去！一定要去！我们不走原路回来，你们坐在亭子里，也等不到我们！还是跟我们一起走吧！”

我看着那些千奇百怪的嵯峨巨石，兴奋得不得了。这样巨大的石峰，结合成这样一片巨大的丛林，这种“奇景”，真是我“连想象都无法想象”的！我一听小张的介绍，就更兴奋了，拉着小张的手，我急急地说：

“我不管他们去不去，我一定要去看看！什么莲花峰、小象峰……我全要去看一看！我们走吧！免得天黑了看不到了！”

小张看我兴致如此高昂，拉着我的手就往前走。小张以前是篮球国手，当地篮球教练，她常带学生来爬石林，算是对学生体能的一种训练。此时，她带我游石林，真是使出了她的浑身解数。原来，石林有许多地方，连落脚之地都没有，要从巨石上手脚并用，像猴子一样爬上去。小张手脚伶俐，上下巨石，如同平路。而我却气喘吁吁，“爬”得好辛苦，有时，真恨不得变成蜈蚣，有一百只脚来帮忙，免得摔到石头下面去。那些巨石，都拔地而起，高耸入去，摔下去准是粉身碎骨。小张为了照顾我，拉的，扶的，推的，抱的，拖的……全用齐了。在到“莲花峰”的“路”上，因为许多地方，都是窄窄的一道石桥，两边临空，下面是深谷。初霞走得脸色发青，最后，她看到还要再攀高，攀高后又要越过一块悬空的石桥，才能到莲花峰上，她就忽然间恐惧症大发，用背抵住一块石壁，双手紧紧地扶住石壁的边缘，她像只大壁虎般贴在那石壁上，拼命摇着头喊：“我不去了！打死我我也不走这样的石头！我要下去，我的头都晕了！”她这样一叫，大队人马都停了下来。因为有杨洁在乐山险些晕倒，又有扬扬在峨眉摔伤的纪录，大家都说不要勉强。小张却不顾大队人马的停滞，拉着我的手继续前进，只一会儿，我们两个就和后面的队伍脱了节。我见石峰越爬越高，身子两边，又没有绳索栏杆可保证，不免走得胆战心惊。小张不住口地鼓励着我，安慰着我：

“一点都不要怕，有我在！等会儿，你坐在莲花峰上留张照片，会把大家羡慕死！”

留张照片？拍照的人全没来呢！我一回头，却见到一张熟悉的年轻面孔，拿着照相机对我猛拍！发现我在看他，他对我笑笑。我怔了怔，脱口而呼：

“他不是我们的司机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小张说：“司机小王，平常就爱拍照，这次听说是来给你们开车，他就带了照相机来了！”

这位司机小王，后来也成为我们这“疯疯癫癫旅游团”的要员之一，当我们这一行人到大理时，他和鑫涛，因酷爱摄影，竟成知音，沿途随时可以紧急煞车，只为了看中了一个摄影目标，两人就冲下车去大大拍摄一番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当时，为了要过一条仅容一人上下的陡坡和石桥，我已经自顾不暇，没时间去和小王寒暄。小张停在路口，正和另一批游客打交道，原来莲花峰状如一凤莲花，亭亭玉立地耸立在众峰之中，特别高，特别秀拔。

可是，通往莲花峰的“路”是绝对的单行道，除非那些游客折回来，我们就没办法但我们本来就要直放成都，法走过去。这时，那几位游客正占据着莲花，坐在花瓣上，左一张照片，右一张照片地拍个没完。小张急于请他们让路，他们却兴致正高，不肯回来。我拍拍小张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已经看到莲花峰就好了，不要去扫别人的兴，你不是说还有小象峰吗！”

“是呀！小象峰！”我这一说，小张眼睛一亮，精神全来了。“你爬到小象峰顶上去，和小象合影一张，一定好玩极了。上次我把邬湘也弄上去了，邬湘手脚并用，拍照的时候不肯站起来，拍出来，活像另一只小象，因为有四只脚，把我们大家都笑死了！来，我们从不原路回去，我们走洗衣板！”

我当时脑筋里并没转过来，邬湘是运动员，如果需要“手脚并用”，又“不肯”站起来，那地形的险恶，可想而知，怎是我所能攀爬的？我那时根本来不及想，因为小张拉着我的手，就走上了一块名叫“洗衣板”的巨石。

原来，那洗衣板是一片呈四十五度倾斜的大石面，石面上，像洗衣板一样，有一条一条的横棱，踩上去滑不留足，陡峻得惊心动魄。这时，我什么都顾不得了，只是一个劲儿埋着头往上爬，在小张又拖又拉之下，好不容易走完了那“洗衣板”。我们又翻翻爬爬，越过好几个峰头，然后，小张指着前面峰顶喊：“看！小象峰！”

我看过去，乖乖，不得了！那小象挺立在蓝天白云下，笔直地站在那儿，高不可攀。我四面看看，无路无桥、无落脚之地，怎么可能上去？我又没有翅膀。我正犹豫中，小张根本不给我思索的时间，伸手把我用力一拉，就拉上了一块大石头，她用自己的脚给我做“踏板”，不住口地说：

“要上去！你一定要上去！因为，即使是云南当地人，能爬上小象峰的也没有几个！你难得来石林，一定要留个纪念！来，不会像你想象那么难，不要怕！有我！”

小张，张深修，张教练，张国手……我这条命交给你了！我心里嘀嘀咕咕，手脚完全不敢休息，眼睛不敢往下看，生平第一次，知道什么叫“爬上去”。我爬着，小张又推又拉又拖又抱又扶又抓，最后再用力一托，我终于攀住象尾巴，危危险险地站起来了。这一站起来，听到峰底下欢声雷动，我小心翼翼地看过去，原来我们的大队人马，都在峰下，战战兢兢地，仰视我和小张的“表演”。我迎风而立，万峰千峰，皆在脚下，不禁生出一份油然而得的征服感。

怎样下的小象峰，我已经弄不太清楚，总之，小张出的力比我多就对了。“好不容易”到了峰下，鑫涛、初霞、杨澍、李蕙、小冯、邬湘、扬扬、老鲁、承贲……给了我一阵热烈的鼓掌。大家把我团团围住，你一言，我一

语，讲个没停。

“我来石林这么多次，从来不敢走洗衣板，也从来不敢上小象峰！”小冯说。“琼瑶！”初霞嚷得比谁都大声：“我这次是真的服了你！服得五体投地！”“不简单，她小小的个子，体力、胆量都不小！”李蕙接着说。“玩起来比谁都疯！”

“比咱们这些篮球国手都有办法，啊？”杨洁嚷着。

“说真的，”小张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：“她很有一些运动细胞！”一句话说得我大笑了起来。我这人，从小缺少的就是运动细胞。小时候，学跳高会抓住竿子一起跳，学游泳喝了一肚子水，学低栏把一路栏杆全踢翻，学躲避球第一个被打到，学篮球老往人少的地方跑……这一生，连跳绳和踢毽子都没学会过。没料到，今日到了云南，居然被称认为“很有运动细胞”！因为我“很有运动细胞”，在接下来的石林之游里，小张又带着我上坡下山入深谷。最难的一件事是，她看到石峰上荡下来的一段千年石藤，她居然像猴子般爬上去荡秋千，荡完了，她要求我也来一个！我想，我这位张深修教练，已经完全忘了我只能拿笔杆，其他诸事低能！而我呢，也被这位张教练给催眠了，居然胆大妄为地上了古藤。古藤因我的重量而悬空摇荡起来，吓得我几乎尖叫出声。小张及时稳住古藤，把我的手脚又拉又塞的塞进藤缝里，让我在藤上坐稳。鑫涛和小王忙不迭地给我拍照，我面露笑容，手心冒汗。不过，心中却满得意的，毕竟，同行的人里，只有我上了小象峰，只有我上了千年古藤！石林，实在是个太好玩的地方。在一些石峰与石峰之间，也偶然有大块的平原，像“阿诗玛”前面的空地一样。“阿诗玛”是石林中著名的天然石像。那石像伫立在草原上，背着背篮，遥望前方，连鼻梁、眼窝都非常清晰。阿诗玛是撒尼族中传说的人物。据说，阿诗玛原是个美丽的小女，因为被坏人掳去作妻子，阿诗玛抵死不从，她的哥哥阿黑跑来救她，带着她逃走，走到“十二岩子脚”，遇到大洪水，阿诗玛被卷入漩涡，失去踪迹。水退后，阿诗玛化为石像，化为回声，伫立在石林里。像阿诗玛这种传说，石林中到处都是。只是，阿诗玛是其中最著名的。阿诗玛的空地上，有骆驼，有撒尼族人设的照相摊，可以穿着撒尼族的服装，骑上骆驼，留影纪念。一时间，承赉、初霞、鑫涛和我们都大发童心，换上衣服，骑上骆驼，纷纷留影一番。石林中最美的一段，是“剑峰池”。一把一把如剑般直立的石笋，从一片湖水中拔地而起，直入天际。水色碧绿，水中，石影宛然，抬头往上看，直像一把把石剑，参差不齐地耸立着。这种美景。真让人叹为观止！

那天，由于时间已晚，我们并没有把石林走完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要去阿庐古洞，大家约好，从阿庐古洞回来后，将再访石林。就依依不舍地回到旅馆。

吃完晚餐，我们又欣赏了撒尼族的民族歌舞。原来，撒尼族的青年男女，会用树叶吹出曲调，用以传达心声。当他们用那薄薄一片树叶，你吹一句、我吹一句的边吹边舞时，真是美妙极了，也浪漫极了。

二十八、阿庐古洞与石莲花

去阿庐古洞那天，正好是五月九日。

五月九日不是节庆，只是一年中一个平凡的日子。但是这个平凡的日子，正好是我和鑫涛结婚九周年的纪念日。

我和鑫涛在认识之后，经过了十五年，才结为夫妇。这十五年，对我来说，是一段漫长的、苦涩的日子，其中的惊涛骇浪、痛楚委屈，真不能与外人道，也不能让任何人了解。十五年中，我们两人之间，有无数次的“大地震”，差点震得天翻地覆、山崩地裂。最后，我们居然能在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结婚，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意外。这才相信，天缘注定，躲也躲不掉，逃也逃不掉。命中要和此人，纠纠缠缠过一生。

提一提这段生命历程，只因为自从婚后，每年的五月九日，鑫涛总是刻意安排，以表示他对这个日子的珍惜。这次，来到大陆，他已无招可施，一清早，我就说：

“结婚纪念日，到一个古洞里去度过，也算别出心裁了！希望这个叽哩咕噜洞，不要让我们失望才好！”

上了面包车，邬湘、小冯、李蕙、杨洁……大家都笑容满面。小张和老鲁又另外开车，提前去古洞布置一切。我们这一路所享有的“特权”简直是写不胜写。从石林到阿庐古洞只有八十公里，但山路崎岖，路面坎坷不平，小王开车开得十分小心，这一程竟开了三小时才到达。路上，小王一面开车，一面兴高采烈地对我说：“我本来已经不再开车了，要准备出国了，可是，临时冯主任来找我，要我接这次任务。我一听是琼瑶老师来了，根本就不相信。后来知道是真的了，我马上跑去找一位朋友，借照相机！那位朋友不肯借给我，我跟他又吵又闹又哀求，我说你无论如何要借给我，因为这个机会错过了，再也难得！我那位朋友知道是接待你时，才把照相机借给了我！”

小王，本名王建福，就这样，在我的云南行中，一路为我开车，一路也帮我拍照。他拍的照片，确实很不错。取景运镜，都有独到之处。到了洞口，我们一下车，就看到小张夫妇，已等候多时，还有当地的县长、主任、接待人员好多人，都在洞口迎接，大家免不了一番介绍。我发现惊动了当地首长，不免心有不安，而大伙儿却簇拥着我和鑫涛，走到洞前的一块空地上。我定睛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。原来，洞口放了个小木几，木几上有一盆盛开的九重葛，盆里插着一面锦旗，锦旗上写着：

“结婚纪念日快乐云南的朋友们敬赠”

哇！这一下，我太感动了。当下，又有人向我献了一束花，花中有一张卡片，抽出来一看，竟是初霞、承赉、李蕙、杨洁……以至于小王全体签名向我们祝贺结婚纪念日的贺卡！

我眼眶湿湿地问鑫涛：

“是不是你泄露的？”又攥着初霞问：

“是不是你策划的？”

还是邬湘灵慧，她拥着我说：

“不管有没有人泄露，不管有没有人策划，一定有人来做这一切！我们大家做这个，是因为大家都真心地喜欢你们！欢迎你们！”哇！像初霞说的，此时此刻，要不感动也难！这是多么充满温情的“惊喜”！它使我以往的结婚纪念日，都变得黯然失色了。阿庐古洞，在洞口就给了我一个太大的意外，在洞内，却有更多的“惊奇”在等着我们。

原来，阿庐，是彝族一个部落的名称，相传，这个很大的古洞曾是阿

庐族聚居之地，所以称为阿庐古洞。由于交通不便，也由于此洞太深太大，缺乏照明设备和道路铺陈，一直到最近，才初步完成了洞内的灯光和安全措施，但是，并没有对外正式开放。虽然没正式开放，闻名而来的游客，已经络绎不绝。我们去的那天，虽然是星期一，游人仍然不少。县长和当地导游，把大部分游客疏散以后，才带着我们进洞。

一走进洞，我就惊讶莫名，像来到了一个充满幻想的古剧场，一个圆形的大厅，墙上悬挂着各种形象的钟乳石，有的像虎，有的像豹，有的像狮子大象，各展雄姿，真是龙腾虎跃。我们辗转深入，才发现这种“大厅”，有十几个，每个大厅的特色都不一样。这个洞到底有多深，据说至今没有探测出来！但是，已开发的部分就有三层，确实是洞中有洞，洞底有洞。洞里，各种奇形怪状的钟乳石，有的一柱擎天，有的森然而立，有的倒挂金钟，有的群花怒放……真看得人眼花缭乱。而洞中有水，水中铺了圆石，可以走进去，看墙上巨大的天然壁画，真是壮丽极了。这个古洞中的最大“惊奇”，是深入地底之后，忽然有一片大湖，湖水反映着洞顶的钟乳石，如真如幻。湖边有码头，可以上船。此时，已有三条船在等着我们，我们上了船，往洞中更深处划去。忽然间，传来了在胡琴的声音，原来小冯和上张，已经预先安排好了琴师。洞内听琴声，特别的嘹亮，加上回声效果，真是绕梁三日，余音袅袅。胡琴奏出了一个我熟悉的调子，接着，我们的导游（后来才知道，她学过声乐）就引吭高歌，唱起“聚散两依依”来了！

等“聚散两依依”演唱完了，胡琴改奏京戏，这一下杨洁最乐，她唱了一段。然后承贲又唱了一段。接着，小冯也唱了一段，小冯这一唱，连邬湘都傻了眼，她惊讶地说：

“原来他还会这个！和他结婚二十几年，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唱京戏！”小冯听了，哈哈大笑说：

“总要藏一点东西，不能什么都让你看透了！我这个京戏，还是高中时候学的，今天一高兴，就忍不住唱起来啦！虽然有些荒腔走板，但，为了祝贺有人过结婚纪念日，也就豁出去了！”大家疯狂鼓掌，掌声在洞内绵绵不断地回声，太过瘾了。

这洞中泛舟，舟上唱戏，真是别开生面。我们从北京一路游览到云南，这石林和阿庐古洞，给我的印象最深刻，因为，长江之美，三峡之奇，青城之幽、峨眉之秀……以至于长城之伟，都是意料之中，而这石林和古洞，全在意料之外。

泛完了舟，大家弃舟上陆。我以为，这个洞的精华都玩完了。谁知道，里面还有一个古洞，大家走进去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，原来全洞的精华点在这儿！我只觉得眼前豁然开朗，整面好大好大的石墙，全是钟乳石，像一幅巨大的天然浮雕，雕着各种虫鱼鸟兽，天地万物，简直让人看得目瞪口呆！

这阿庐古洞，带给我们太大的震撼。洞内的泛舟唱戏，聚散依依，又带给我们太大的感动。我从没想到过，我会千里迢迢从台北到云南的边陲地区，在这样一个“美不胜收，深不可测”的古洞内，度过我的结婚纪念日，从洞中走出来后，心中还激荡着感动的情绪，久久不能平息。小冯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我要你放弃桂林，不是没道理吧？”

“我不知道桂林的山洞到底是怎样的？”我说，“不过，我肯定，阿庐古洞是这世上绝无仅有的！”

“为它题一句话吧！”县长要求，导游和接待人员纷纷附议，又要去拿宣

纸毛笔。一阵搅和，不知怎的，宣纸也来了，毛笔也来了，砚台也来了……我又差点要晕倒了，早知道大陆流行题字，真该把字练好再来。怎么动不动就拿宣纸和毛笔？最后，我和小冯商量：

“我想调整，你题字，你的字漂亮，帮我遮丑。如何？”

小冯迟疑片刻，说：“这样大概也可以，我就算是你的秘书吧！只是，以后可别告我伪造笔迹！”“不告？不告！”大家异口同声说。

于是，小冯提笔。我们两个协商之后，认为要形容这个古洞，最适合的一个字是“奇”，于是，写下了：

“奇峰奇石奇景奇洞”

八个大字。小冯的字，确实如行云流水。签上我的名，我真认为有点汗颜。发誓回台湾后，好好练字！

洞游完了，字也题了，大家才感觉到饥肠辘辘。县长早已准备好了盛宴，已等候多时。

大家也不客大，坐下来就据案大嚼，云南出产各种菌类，松茸银耳，举世闻名，尤其是松茸，珍贵无比。但是，自从我们来云南后，几乎餐餐都有松茸。吃完午餐，大家告别了“阿庐古洞”。出发回石林，到了石林，已经午后六点，稍作休息，就去餐厅吃晚餐。

又是一个惊喜！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晚餐时，端上来的第一个冷盘，竟是用各种食物和水果，拼出来的一盘“永结同心”图。绿色的蔬菜上，有彩色的四个字“结婚纪念”。然后，一串鲜红的小樱桃，连结着两颗“心”，我和鑫，都当场呆住了，小冯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是我亲自下厨去做的，做完了，又经过我们大王初审，二王复审，四王检定合格，这才敢拿出来献丑！”

原来，我们一路上，已经把云南接待我们的这两对夫妇，策封为四王。大王是邬湘，二王是小张，三王是小冯，四王是老鲁。连带队的杨洁，都自认没有“云南四王”的本领，甘拜下风。这时，我们看到云南四王的种种部署，我真是感动极了，还来不及说什么，我新收的干儿子扬扬又献上一束鲜花，对我说：“干妈！希望你永远快乐！”

能不快乐吗？在这么多好友的爱和包围下，一时间，我情绪激动，久久不能言语。鑫涛本不善于言辞，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最后，在小王安排下，全体“疯疯癫癫旅游团”合影留念。那餐晚餐，在大家的嘻嘻哈哈中开始，又在嘻嘻哈哈中结束。因为有“结婚纪念”这种日子，又因为大家一路的结伴谈心，到这个时候，都已不分你我，皆成莫逆。吃完了饭，我看看天色，问小张：“还有多久会天黑？”“云南白天特别长，要到晚上九点多天才黑！”

我看看表，不到八点钟，我跳起来说：

“有没有人要陪我‘夜访石林’？”

“哇？”杨洁大叫：“我真服了你！在北京时闹着要‘夜访长城’，现在要‘夜访石林’，你怎么对‘夜访’这么有兴趣？”

“我就是喜欢‘夜访’呀！”我说：“想想看，石林巨石林，在月光下必然另有一番气象！何况，我们昨天还没把石林游完，还有什么一线天、地下石林……都没去！”

“你要去夜方石林，我们云南四王全体奉陪！”邬湘说，一面就招兵买马起来：“要去的和我们一起去，不要去的回房间聊天！”

当下，承贲、小王都说去。初霞不去，拉着杨洁、李惠扬扬留下作陪。

于是，我们一行八人，再探石林。

这时的石林，已经没有游人了。我们在小张的领导下，进入静悄悄的，巍然耸立的，暗影憧憧的石林，天还没有全黑，暮色中，石林别有一番神秘的风味。我们走上走下，迂回深入，去看了令人惊心的一线天，又去看了许多昨天没去的地方。我越走精神越好，兴致勃勃。虽然许多石路，都险象环生，我在小张扶持下，也都安然渡过。这样走了一段，小张偶然抬头，忽然驻足停住，仰头细看，用手指着峭壁，失声大叫起来：“看，石莲花！”我们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，赫然发现两朵白色的、含苞待放的花朵，亭亭玉立地并立在峭壁之上。那花朵的轻柔，峭壁的刚硬，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。不知怎的，那花朵这样茁生于石壁之上，竟令人产生出一种感动的情绪。邬湘忍不住，就欢呼着说：“我来石林这么多次了。

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石莲！”

“我也是第一次呀！”小冯跟着叫。

“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呀！”小张也叫，“以前，我只听说过，石林的峭壁上会开一种像莲花一样的花，因为开在石头上，所以叫作石莲！可是我却从来也没见到过！据说，石莲是祥瑞之兆，看到石莲的人，会得到幸运！”

“对！”小冯也说：“看到石莲的人，会得到幸运！”

一时间，云南四王，和承贲、小王都向我道谢：

“如果没有你闹着要‘夜访石林’我们怎么看得到这种稀世名花？以后，我们的幸运，都是你带来的！”

“啊呀！”小冯仰着头，看看石莲，又低头看看我和鑫涛，一拍大腿说：

“这真是太巧了！太巧了！今天是你俩的结婚纪念日，你们偏要‘夜访石林’，这石莲花是早不开，晚不开，偏偏这个时间开！开花也不奇怪，奇怪的是不是一朵，不是三朵，又偏偏是两朵！”小冯这人，真是“舌粲莲花”，我早就说，他会把石林说得活过来，岂不是！真有两朵莲花活过来。他拍着我们的肩，继续说：“这两朵难得一见的石莲花，是苍天给你们两个最大的祝福吧！”

他说得实在太好了，我和鑫涛，不禁肃然。仰头凝视着两朵石莲，我们也被这大自然的神奇，深深地震慑着，也深深地感动着。别提那天晚上回到旅馆，大家怎样绘声绘色地向初霞、杨洁、李蕙等，述说“石莲花”的故事了。如果不是夜色已深，石林已经伸手不见五指，初霞等一定会跟着去一探究竟。最后，“石莲”被大家（尤其是云南四王和小王）说得如此伟大和奇妙，又是祥瑞之兆，又是稀世奇花，看到的人还有“幸运”。初霞、杨洁、李惠、扬扬都决定，“石莲”不看，尚且罢了，错失“幸运”，未免可惜！所以，明天行程的第一站，本来是乃古石林，如今，大家决议，先去“晨访石莲花”！

二十九、人回北京去，客自故乡来

第二天一早，大家就去“晨访石莲花”。

两枝石莲，经过一夜雨露的滋润，在早晨的阳光中，显得精神饱满，风姿绰约。昨晚，因为时间太暗和光线不足的关系，小王和鑫涛这两个爱摄影的人，都无法拍摄石莲的倩影。今晨重访石莲，这两人正中下怀，拿着摄影机，左拍一张，右拍一张。小王为了想取得一张近景。还爬到石壁上去拍，口口声声说，这张摄影会让许多人大开眼界。因为，这石莲花实在难能可贵，即使是撒尼族人，生在此地，长在此地，也没有几个见到过石莲花。

杨洁、初霞，李惠本以为我们在编故事骗她们，现在真正看到了石莲，不禁个个称奇，人人惊叹。那两朵石莲，在我们的瞻仰和赞美下，似乎越来越有精神了。小王说：他恨不得留宁在这儿，拍下一系列的“石莲绽放”过程。可是不行，他还要帮我们开车呢！

终于，我们必须告别石莲花了，太阳都升到头顶上来了。大家对石莲作最后的礼赞，才依依不舍地走出了石林。上了车子。大家的话题还围着石莲花转。我们的石林之行，也因为这两朵石莲花，而更加丰富，更加生色了。

然后，我们动身去乃古石林。

乃古石林是一般游客不太游玩的地方，因为它距离石林还有一段路程，游过石林再游乃古石林就太累了。我们因“晨访石莲花”的关系，已经占去太多的时间，大家一致决定，不要深入乃古石林，浅尝即可。

车子停下，大家下车，只见一片黑色巨岩，绵亘不断地耸立着，一丛一丛的，忽聚忽散，大约有几百几千丛。大家看得心惊不已。邬湘解释看说：“路南石林是在石头脚下玩，偶然爬到峰顶上去。这乃古石林正相反，是一直在峰顶上绕，偶然才降到峰底下去玩。”

初霞一听，宣称她只要“遥望”这乃古石林即可，杨洁、扬扬陪她。鑫涛急于猎影，这乃古石林和路南石林不同，岩石呈黑色，不像路南石林呈灰白色。对鑫涛来说，每块石头，无论近景、远景、特写……都是摄影的好题材。小王见鑫涛如此有劲，也跟着鑫涛到处拍个不停。

小张自从带我上了小象峰，就认定我是我们这群人中唯一可训练之人，所以，拉着我的手就说：

“我们不往里面走。但是这第一个峰顶，一定要走上去，走上去之后，才看得到全部的乃古石林。”

我、小张、承贲、邬湘、李惠、小冯都开始往上爬。乖乖，这第一个峰顶大约有几十层楼那么高。我们从石缝中向上攀爬，当然又是“手脚并用”。一路翻石越岭，层层叠叠，终于，我们攀上了峰顶。峰顶上，山风凛冽，我一上去就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只觉得一股寒风砭骨而来，头发衣袖，都随风飞舞。我昨天晚上，已经有点感冒，李惠、邬湘、初霞纷纷给我灵丹妙药，我照单全收，吃了一肚子药，今晨已经觉得好些了。现在，被这峰顶上的寒风一吹，才顿感头晕脚软。但是，眼前的景致太壮观了，我却舍不得下山。

乃古石林，分散错落地遍布在一片大草原上，像几千盘西洋棋的棋子，东一堆，西一堆。每一堆都高高低低，错落有致。从峰顶看初霞、鑫涛等，像草原上散落的小蚂蚁。我们从峰顶对他们挥手，他们也对我们挥手。我迎风伫立，四面环视，觉得自己是站在“天边”，因为白云蓝天，就在我身边围绕。当下，和邬湘，小张、李惠合影一张，作为登乃古石林的存证！因为山风太大，我“不欲”乘风归去，所以，停留未久，大家就结伴下山。下得山来，我就开始唏哩呼噜，鼻塞声重，头晕脑胀起来。鑫涛责备我太逞能，初霞、邬湘、李惠又给我递药递水，我一一服下。

这样，等我们回到昆明，我就开始生病了。

第二天，本来要去龙门玩的，因为我体力不支而取消。金龙饭店的罗经理非常殷勤，知道我生病了，一早就为我请了医生来。一量体温，发烧了。我这人一向不大生病，可是，只要一生病，就会连小感冒都变得来势汹汹。上次去埃及旅行，归程中，高烧到三十九度多，在飞机上，一路用冰枕枕到台北，最后还是送医院吊点滴才痊愈。所以，我很有自知之明，一发烧，我就乖乖地吃药打针。医生很和蔼，打了两针之外，留下一大堆药，声称晚上还要来诊视。

其实，我会病倒，完全因为自从抵北京，一个多月来，每天节目紧凑，我又很容易情绪激动，几乎夜夜失眠。过度劳累再加上睡眠不足，和这两天的石林之游，玩得太“疯”了。

又上峰顶，又入古洞，难免受了些凉。如今，所有的劳累全向我算起总帐来了！真不该生病的，还有好多地方没玩呢！我心里急得不得了。而邬湘和小冯比我更急，因为去一趟大理并不简单，他们已经一关一关帮我们打点好了，旅馆，吃饭都已作安排。如果我们要改期，必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所以，邬湘、小张不停地来我房中探视，各种治感冒的偏方特效药都一一涌到。到了下午，我虽然依旧软弱，烧已退了，就下定决心，不论怎样不改行程，明日动身去大理！邬湘说：

“如果你明天还不舒服，我们就在车上给你准备一张床，你一路睡到大理去！”“哪有那么娇弱了？”我振作精神，嚷嚷着说，“只要一看到大理的风、花、雪、月，和什么三方一照壁，四合五天井，我相信我会百病俱除！”“还有大理古城呢！还有蝴蝶泉呢！还有洱海呢！还有崇圣寺的三塔呢……”邬湘一件件报出大理名胜，我已迫不及待地接口：“就这么办！明天动身去大理！”

一切决定了，我遵守大家的命令，在旅馆房间中养病。此时，杨洁和扬扬，却决定不去大理，要打道回北京了。我一听，急急地叫了出来：“你不是说，你们母子要一路陪我到底的吗？怎么中途撤退呢？”杨洁慌忙说：“你感冒，我有治感冒的好办法，我帮你按摩，以前我的球员感冒，我帮她们一按摩就好！”

说着，杨洁就用她那巨灵之掌，帮我按摩起来，一面按摩，一面才委婉地对我解释：云南地处高原，空气比较稀薄，她的心脏不太好，自来昆明，就有些不太适应。而扬扬那一跤，虽然没伤筋动骨，但是，从此对爬高下低，都心有余悸，所以母子俩都想回北京休养休养。这样一说，我好生不安，而且，立刻就充满了离愁别绪。杨洁见我满脸黯然，又嘻嘻哈哈地接口：“本来对你们四个太不放心呀！不知道你们这么任性，会不会迷路到蒙古去！所以赶来照顾你们呀！现在一看，这云南四王神通广大，把你们交给他们，百无一失！再说，这昆明已经是最后一站，我也不怕你们迷路到蒙古去了！”说着，她又大吼一声：“邬湘！”“有！”“你们大王、二王、三王、四王给我负责，要把他们护送上去香港的飞机啊！”“没问题！”邬湘应着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！我拉住扬扬的手，叮嘱又叮嘱，关于他头上的摔伤，我又帮他编了一套谎话去骗大齐。（大齐，请原谅！）然后，和他们母子珍重握别。李惠也想回成都，我一听，笑容全没了。李惠慌忙说：

“我不走！我不走！我陪你去大理！不要难过吧！”

不难过是不可能的！这一个多月来，杨洁、扬扬和我已不止是普通的

友谊了。扬扬是我的干儿子，杨洁却像我的守护神。此时一别，又不知道何时再聚？还是那句老话：“不知来岁牡丹时，再相逢何处？”

好不容易，心酸酸地话别了杨洁母子。我躺在沙发上休息，心里浮漾着离愁别绪，感冒似乎又加剧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初霞从她房间里打了个电话到我房间里来：

“我告诉你！”她喊着说：“欧阳来了！”“什么？”我吓了一跳，完全弄不清楚状况，“什么欧阳？你说欧阳常林吗？”“是！他接到我们的电报，就从湖南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，赶到昆明来了！”我的天！怎有这种事？我急忙问：

“他已经到昆明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因为他现在就在我的房间里呀！他听说你生病了，不敢去打搅你，所以就到我们房间里来了！”

啊呀！这湖南骡子，难道还没有放弃对我作“电视采访”吗？怎么可能为了采访一个人，跑上几千里路呢！这大陆的记者，我实在服了。其实，是对欧阳常林这个人服人。当下，我和鑫涛研究了一下，别人远迢迢从湖南连夜赶来，我无论如何要见的。鑫涛就去敲初霞的房门，把这位“湖南骡子”给请了过来。欧阳一见到我，就跺脚说：

“你怎么生病了呢？”“没关系，”我说，“只是一点小感冒！倒是你，为什么要来昆明呢？这么远的路，你来做什么呢？”

“你不去桂林，我就只好来昆明！”他满面诚恳，却十分执拗地说：“我说过还要采访人的！所以，一接到电报，我就去买飞机票，飞机票全订完了，我只好买火车票到贵阳，因为没位子，是一路站到贵阳的！到了贵阳，还是买不到飞机票，我又只有坐火车，一路站到昆明！”他咧着嘴笑了笑。“就看在这两天两夜的跋涉上，请你允许我，从现在到你们离开昆明回香港，让我一路采访你！”

我惊讶地瞪着他，怎么？大陆记者流行“一路采访”？那怎么行？我还要去大理呢！怎能带个记者同行呢！我急了，鑫涛也急了。鑫涛立刻对他说：

“我们明天就去大理！要在大理住三天呢！”

“我也去大理！”湖南骡子说。

“你听我说，欧阳。”我坦白地看着他。“到大理，是云南的朋友为我们安排的，我实在不方便带着你同行。这次在云南，我拒绝了云南记者的采访，朋友们把我照顾得很周到，始终没让记者来见我。现在，我却弄了个湖南记者来，不是让我难以向云南朋友交待吗？”

“我了解你的困难，我绝不会增加你的负担！”欧阳点点头，一本正经的说，“你明天去大理，是不是往洱海宾馆？”

“怎样呢？”我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我明晚在洱海宾馆等你！”他说，“你不要管我，我自己去！”“拜托你！”我叫了起来：“从昆明到大理，要整整一天的行程，有四百多里路呀！”

“小事情，”他说：“我还从长沙到了昆明呢！”

怎么会有这么固执的人呢？我看着他，决意打消他去大理的念头。“我跟你讲，欧阳，”我平心静气地说，“你不要去大理了，既然来了昆明，你就去石林啦，西山啦，大观楼啦……各处走走，在昆明等我回来，我答应你，从大理回来以后，让你做一段电视采访！”“你答应？”他眼睛闪亮地说。“一

定吗？”“有条件的。”我说，“第一，你不要去大理！第二，要等我的病好了以后。你是我的同乡，你也不愿意我满面病容上电视吧？”他忙不迭地点点头说：

“当然，除非你精神很好，否则我也不会勉强你的！”

“那么，就这样说定了。请你不要去大理！”

欧阳笑得好无奈，沉吟地看着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一时间，我心有不忍，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。对于他居然会第二度从湖南赶来见我，心里实在很感动。对于我不能带他去大理，也非常歉然。我知道，这个热爱他自己的故乡——也是我的故乡——的年轻人，实在无法理解，我怎会在我的大陆行中，跳掉了湖南这省。尽管我跟他解释过很多次，我想他依然不解。事实上，自从在沙市和欧阳分手后，我对自己不回故乡的心态已经又自我分析过许多次。这时，我终于极够很坦然地说出来了：

“欧阳，”我说：“你将来要见诸文字，写你所认识的我。你最不能谅解我的一件事，是我居然没有回湖南，或者，我很多的同乡都不能谅解这一点。”

“现在，我已经谅解了，”欧阳认真地说：“你的乡愁，在整个大陆上！”我点点头，深思了片刻。

“这确实是理由之一。但是，我不回湖南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我‘不敢’回湖南！”“不敢？！”欧阳困惑地望着我。

“是的，坦白告诉你，我不敢！”我深深吸了口气。“湖南有太多我童年的记忆，我记得祖父怎么抱我在兰芝堂的花园里玩。记得我曾经念过的小学叫刚直小学。记得祖父在乡下的房子叫新屋。记得祖父过八十大寿，兰芝堂中唱了三天三夜戏，流水席终宵不断。我离开大陆已经三十九年，还是第一次回大陆，我希望在我的大陆行里，装满了欢乐愉快的事情，如果回湖南，我一定会伤心的！祖父的坟，不知道修造得如何？兰芝堂，经过了三十九年的沧桑，一定面目全非！如果我回湖南，面对的是死亡和残破，我会受不了！所以，这次回大陆以前，我和鑫涛相约，他不回他的故乡，我也不回我的故乡，免得让无限的伤感和哀思，来破坏了我们这趟太重要的旅程！”欧阳凝视着我，他总算有些了解了。然后，他问：

“你这次不回故乡，有没有遗憾呢？”

“当然有！”我真切地说：“无论如何，我该去祖父坟上，磕一个头的！但是，我想，我祖父在天之灵，一定能谅解我不回去的心态，他不会生气的。好在，以后可以再来了。明年，我才‘敢’回去。明年，我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不管家园怎样，我都可以面对了。”

欧阳深思地看着我，沉默良久。一时间，房间静悄悄，我们都各有所思。我面对这个为我奔波了数千里的故乡来人，心中因感动而浮漾起一股难解的哀愁。还有很多话想告诉他，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只深刻地体会到，欧阳这个人，已代表了故乡，对我构成了一种“呼唤”。而我的“乡愁”，尽管已经踩过长城，航过长江，走过四川，来到云南……却仍然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！

三十、出发去大理

昆明到大理，一共约四百公里。这条公路，也就是抗战时期著名的“滇缅公路”。据说路况非常好，大约车行六、七小时就可以到。我因为上次从大足到成都，真被那条公路吓坏了，所以，这次问得清清楚楚，这才上车出发。

这趟大理行，云南四王中，有二王都无法随行，只有大王邬湘和四王老鲁陪我们去，还有大理的一位导游小钟，他负责安排在大理的整个游程。随车去大理的，还有位张老师，他是白族人，是小王的摄影老师，谈吐不俗。一路上大家谈大理，谈少数民族，谈云南的“怪”风俗，谈傣族、苗族、白族、彝族的节庆和祭日……这样谈谈说说，沿途倒也不寂寞。

车行未久，鑫涛已酣然入梦。此君的“睡觉”本领，和我的“失眠”本领，同样高强。

大家都羡慕鑫涛能随时入梦，取得足够的休息。承赉更是称羨不已。他一直记得上次从大足到成都，他紧张紧张陪司机聊天，鑫涛却睡了一路。我抱怨地说：“这还好呢！我最气的，就是每次我要和他聊天，他就睡着了！”“嗨！”邬湘叫了起来，“这个我有经验！我们家小冯每次上完班，就要睡觉，他越要睡，我就越想聊天，所以我发明了一种方法，治疗他的睡眠症！”

“什么方法！快告诉我！让我来学习一番！”我的精神全来了。“第一，”邬湘说，“不许他靠在任何东西上，要让他身子坐正；第二，当他还是打瞌睡时，就在他嘴里塞一块糖，他要吃糖，就没办法睡觉了！”

邬湘的“妙方”才说出来，全车哄然大笑，纷纷发表意见，都认为此方有些“虐待”性质。后来询诸小冯，小冯又跺脚又叹气又皱眉地说：“哎哟！当你困得要死，坐都坐不稳的时候，嘴里忽然塞进来一个东西，那滋味真是说有多难过，就有多难过！你们各位女士，千万别学啊！”

小冯的声明，当然又引起我们的一阵大笑。但是，那天，在去大理途中，小冯不在场，我们只能猜测小冯的反应。邬湘又继续说：“还有，第三……”“怎么还有第三呢？”李惠问。李惠爱笑，早已笑得前俯后仰。“当然有第三，”邬湘说：“他一块糖吃完，可能又睡着了，这时就要再给他一块糖！”

我看看身边的鑫涛这乃她只要“遥望”，我们这样又说又笑，他依然睡他的，而且，在打鼾呢！我马上问：

“各位身边，有哪一位带了糖？”

大家七手八脚，真的找糖给我，初霞找不到糖，直问邬湘：“密饯行不行？牛肉干行不行？”

李惠问得更妙：“汽水行不行？”就当我手中拿了许多食品的时候，鑫涛忽然从座位里“弹”了起来，睁开眼睛，大声说：

“不可以在我嘴里塞东西！这云南人的野蛮方法，绝不能学！”“什么！”我大叫：“你睡着了，怎么还知道在说什么？太坏了！居然敢装睡！”“我只有一个眼睛和一个耳朵睡着！另一个眼睛和另一个耳朵在注意你们，果然，差点被你们陷害了！”

全车嘻嘻哈哈，大笑不已。连司机小王、张老师、小钟都笑不可仰。在车上聊天，固然是一大乐事，但是，这趟旅程，却并不轻松。公路的路况比想象中差多了，无论如何，这是条山路，迂回曲折，而且，车辆很多，常

常塞车。再加上小王开得小心翼翼，车行速度很慢，开到下午三点，才走了一八五公里，到中途站楚雄，大家下车吃午餐，上厕所。

从楚雄到下关，还有两百多公里。我吃了一肚子的感冒药，这时只觉得昏昏沉沉。感觉上，这大理好遥远，行行重行行，一直驶不到。大家都开始困顿起来，谈笑的兴致也没有了。虽然小钟努力介绍大理风光，和各种传说故事，大家仍然越来越疲倦。渐渐的，灯火黄昏，夜色已临，而大理，仍然遥不可及。当我们终于驶达下关的洱海宾馆时，已经是晚上九点三十分了。人人疲惫不堪。我下车时，往外一看，只见宾馆前，有好多人在等候着我们。

其中一个年轻人，跑前跑后的招呼着，大声嚷着：“来啦！不啦！总算来啦！大家都在担心，怕路上出了事呢！”承赉伸头一看，回头就对我说：

“我就猜到他会在这里！那个人是欧阳呀！”

“哇呀！”初霞脱口惊呼，“跟他说了不要来，不要来，他怎么还是来了！”正说着，欧阳已经冲上车来，一语不发地帮我们搬行李（我们这些箱箱袋袋，对他来说已经太熟悉了）。我瞪着他，他肩上扛着，手里拎着，一面下车，一面对我说：

“我早上五点就搭公路局车子出发，下午六点就站在这宾馆门前等你们，已经等了快四小时了！”

我瞪大眼睛，真不知道是不是该发脾气，怎么有这么固执的人呢？他说完，就扛着行李，走进宾馆了。我们下车一看，原来大理的副州长吴怀愉夫妇，已经久候着我们，他们预备了晚宴给我们接风，为了等我们，大家都还没吃晚饭呢！

实在让我太不安了。副州长夫妇，亲自把我们送进房间，要我们先梳洗一下再吃晚饭。

我虽不饿，在如此盛情下，不免感动。匆匆整装，大家去餐厅吃饭，初霞拍着我的肩，带着点激动地说：“你可不许怪欧阳了，我已经要他来一起吃晚餐，明天起，我们带着他走，车子那么空，又不多他一个！”

“是啊！”承赉接口：“人家这样翻山越岭，你再拒绝别人，就太不近人情了！”我还来不及说什么，乌湘了解地对我一笑。“别说你，我都被他感动了，就这么决定，从明天起，让他随车采访吧！”就这样，欧阳又加入了我们的大理之行。

那晚，吴怀愉夫妇，盛宴款待，我们又吃了大理白族人的山珍海味。洱海的鱼，十分有名，一道著名的：“砂锅鱼头”，里面有二十五种左料，味道鲜美，鑫涛吃得津津有味。

宴会吃完，已经深夜十二点了。我自从走进洱海宾馆，就非常兴奋，因为，这洱海宾馆，是地道的“白族建筑”，它的门楼，高高叠起，上面全是雕塑，特别极了。而我一直好奇不已的“三方一照壁”，也灯烛辉煌地呈现在我眼前。踏着夜色，我环绕着三方一壁走了一圈。原来三方是三边厢房，照壁是一片好大好大的白墙，墙上有屋瓦和飞檐，檐下有四方形的雕花，雕花一直绕着白墙的四周，别致极了。这墙竖在正房的前面，据说是吉祥之墙。

夜色里欣赏了白族建筑，回到房间时已凌晨一点钟了，这才感到鼻塞重重，头晕眼花，往床上一躺，四肢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此时小钟传话上来，明天早上八时出发，上船游洱海，我闻之色变。鑫涛跳起来就去找小钟、邬湘商量，回来对我笑嘻嘻地说：“明天不上船，坐车游大理，你可以好好睡一觉，我们九点半才出发！”我这才放了心。鼻子里唏哩呼噜，感冒有增无

减。（幸好我们从香港带了大批小包化妆纸，我一场感冒，已把自备的全部用完，如今是初霞供应。初霞的行囊，如同百宝箱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）鑫涛一面给我递化妆纸，一面笑着告诉我说：“这下关是出名的不是风吗？可是今晚一点风都没有，小钟他们说：风城的风，因为‘琼瑶老师’来而收敛了。”

我擤着鼻子，睁大眼睛说：

“乱讲！明明好大的风啊！”

“是吗？怎么我没感觉到？”

“你被吹得最凶，还感觉不到！真是麻木不仁！”

“哦？”鑫涛愕然的。“是我的‘伤风’啊！”我大叫着说。

鑫涛不禁大笑起来了。

三十一、风情万种的“大理”

早上九时半出发，先参观了大理博物馆，然后就去了洱海公园。洱海公园在洱海的南端，离下关只有两公里。这个公园，是我参观过的公园中最特殊的。在洱海海边，耸立着一个白色石雕，是个白族少女和双鱼的雕像，造形极美。这雕像一面向海，一面向山，向山的那面有几千几百级石阶，巍巍然直上山巅。我们开始爬石阶，这一爬，就爬到了“息龙山”的山顶。到了上面，才发现山上青松苍翠，繁花似锦，而小桥流水，楼台庭阁，都掩映在花丛翠竹中。

息龙山，在唐代，是南诏王的鹿苑。现在，鹿群早就没有了，树木依然葱茏。站在亭台顶端，凭栏远眺，苍山十九峰，峰峰相连，绵延不断。洱海一片浩瀚，波平如镜。看洱海躺在苍山脚下，别有一种幽然的境界。巍峨的是苍山，柔媚的是洱海。这才知道，天地万物，自然有它配合的巧妙。

逛完了洱海公园，我们一行人就到了大理古城。这时候，天气开始转凉，云层堆积，天空飘起毛毛雨来了。我们踏着雨雾，走进那大理古城的城门楼。这城门楼颜色华丽，是个三层的建筑，每层屋檐下，都有白族建筑中的特色——雕花。进入城门，就是一条古老的街道，街上行人稀少；街边，是许多小商店，贩卖白族蜡染布所做的衣服。原来，在台湾也流行一时的蜡染，是来自云南的边陲。因为雨下大了，天气更凉了，我怕再受凉，买了件蜡染布的小背心。

古城只有那么短短的一条街，在文物保护制度下，维持着古老的风貌。确实，那小楼，古街、屋檐、翘角，处处充满了古趣。可惜，再走下去，新的建筑就纷纷出现，把原有的古拙给逐渐吞没了。午餐后，大家按原订计划，去一个最典型的白族村落参观。照小钟的意思，我们可以随便“深入”任保一个家庭，和他们谈谈他们的风俗习惯，生活情形。这构想倒也不错，我来大陆已经快四十天，还没有“深入”过任何家庭。我看到的只是山啊水啊，楼啊台啊，古道或名胜啊。没想到现在要去“深入”白族的家庭。但是，车到白族村，雨势正大，白族人都躲在屋内，整个街道冷清清。我看着那雨点

哗哗啦啦，自己的鼻子就更加唏哩呼噜，再看看那些白族人个个关门闭户的，对于要冒雨去访问白族人，兴趣实在不高。可爱的邬湘，此时“当机立断”地说：“我看，白族人也不必去访问了，回程时把张老师弄到车上来，要问什么问什么。现在，我们就去蝴蝶泉吧！”

她这样一说，满车子欢呼，原来大家都不想去打扰这个宁静的小村落，于是，车子加足马力，驶出白族村，直放蝴蝶泉。蝴蝶泉有个故事，相传有一对白族青年男女相爱，却被当时的白王所阻扰，最后这对男女双双投潭而死，化为蝴蝶，这故事和梁山伯祝英台类似。古往今来，从边疆到内地，这一类的爱情故事永远在流传。

蝴蝶泉除了故事以外，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奇景。据说，在这泓潭水（是活水，故名“泉”）的上方，有一棵大树，枝桠伸在水面上端，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为蝴蝶会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四面八方的彩蝶纷纷飞来，一只咬住一只的尾巴，从树上悬挂下来，成为一串串的“蝴蝶串”，当最后一只串上去，碰到水面时，成串的蝴蝶就一飞而散，片刻后，又重新聚拢，再串连下去。这种现象，许多生物学家都研究不出原因所在。而蝴蝶泉的名声，也远播中外，每年农历四月十五，慕名来参观的人，人山人海。因为邬湘看过蝴蝶串，所以，我们大家对这蝴蝶串好奇极了。可是，据说，最近因为生态环境改变的关系，蝴蝶串的奇观，已很少看到了。但是，我们仍然兴致勃勃地到了蝴蝶泉。“说不定蝴蝶会因为我们是远客，而为我们特别表演一场呢！”我说。车子到了蝴蝶泉，雨居然停了。好现象！我们大家下了车，鑫涛、小王忙不迭地带着他们的照相机，要拍“蝴蝶串”。雨后新晴，蝴蝶泉等于是个大公园，园内绿树成荫，繁花似锦。花和叶上都湿润润的点缀着雨珠，相当美丽。但是，大家也来不及欣赏花，直奔潭水之处，潭水清澈见底，大树也枝桠横生，只是不见蝴蝶，更遑论“蝴蝶成串”了。

大家等了半天，也不见蝴蝶飞来，邬湘算算日子，距离蝴蝶会还有半个月。这些蝴蝶，居然不肯提前表演，实在不够意思。我在园内东逛西逛，忽然发现一大片的曼陀罗花，花朵又白又大，开得茂盛极了。我就惊呼了起来。

“曼陀罗！好漂亮的曼陀罗！”

大家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兴奋，只有鑫涛明白。原来，我在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天龙八部》中，看到过他所描写的大理国。这大理国中除了出现许多武功异人之外，还盛产一种曼陀罗花。据金庸说，这是大理国国花。此花还有许多功用，不去细述。我看完小说，对曼陀罗就很好奇，后来我拜师学工笔花卉，曾要求老师教我画曼陀罗花。此花结构非常奇怪，花瓣成长筒状，扭曲而成五角形，弧度飘逸。我虽然爱极了这个花形，却画来画去画不像。最后，和鑫涛开车入深山，遍访曼陀罗花。台湾的曼陀罗，都又瘦又小，实在并不好看，看后非常失望。此时，我忽然见到真正开在大理国的曼陀罗，发现它“风姿绰约，飘然出尘”，真是“其奈风流端庄外，更有那，动人心处！”我就忍不住要大呼小叫了。

鑫涛急忙给曼陀罗摄影。小王在这一路上，已和鑫涛结为知己，他们会为了树上一只老鹰，墙头伸出来的仙人掌，鞋贩的一车绣花鞋，白族妇女背孩子的背兜……全都停车摄影一番。此时，小王见鑫涛疯狂拍摄曼陀罗，不明就里，也跑来猛拍一番，一面拍，一面问我：

“这个花有什么特别？为什么要拍它？”

“这是大理国国花，”我认真地说，“它的名字叫曼陀曼，我走遍了全世界，没看过这么美的曼陀罗花！”

我这样一说，小王也不管底片价格，就跟着鑫涛，疯狂地拍摄曼陀罗。蝴蝶泉，虽然没看到蝴蝶成串，却意外地看到曼陀罗花，对我来说，也满心欢喜。欧阳跟着我们一路跑，随时随地为大家服务。他那么希望我“不虚此行”，看到天下雨，他就叹气，看到蝴蝶不来，他也惋惜。这时，我笑着对他说：

“你看！路不会白走的！没有蝴蝶串，就有曼陀罗！所以，我总能自得其乐！”欧阳见我笑，也就笑了。

离开了蝴蝶泉，大家又上车去了崇圣寺的三塔，这三座白塔以中间一座为主，共有十六层。两边两座，十分奇怪，会略略向中间的那座倾斜。三塔如巨笔般插在苍山兰峰下。游完了三白塔，我们就驱车去喜洲镇，今晚，预备住在喜洲镇的一个田庄里，明天去游洱海。

一切都计划得很好，可是当车子进入喜洲镇，曲曲折折，在狭窄的小巷中东弯西拐，终于到了那座好大好大的田庄时，一切又出了意外。原来，这座田庄是以前一个大户人家的，现在已捐出来作为宾馆，是一座典型的“白族建筑”。当我走进去，一见那四周镶着花边的大照壁，就惊喜莫名。再走到楼上，看着那四合院中的天井。楼上四周都有回廊，回廊上全有栏杆，栏杆上全雕着花，真是“雕栏玉砌”。我正惊讶着，小钟已带着我从前面一进，绕到后面一进，我绕过去一看，又是一重四合院，同样有回廊有栏杆有雕花，小钟说：

“这就叫‘走马转阁楼’！”

我恍然大悟，这阁楼可以有好几进，像走马灯般右转出一进，右转出一进，实在奇妙。

我正站在那走廊上东张西望时，欧阳又肩膀扛着，双手拎着我们四个人的行李，气喘吁吁地走过来喊：“你们住那一间房？”这一问才提醒了我们，仔细一研究，这田庄前进后进，楼上楼下，大概有几十间房间，居然一个客人也没有。推开一扇房门进去，但见桌上灰尘堆积，房中蚊子乱飞，而床上并无蚊帐。周周静悄悄的，岑寂得可以听到风声如诉，我悄声问鑫涛：“这房子不知道有多久没人住了？”

古老的房子，地板踩上去咯吱作响，门窗推处，低低呻吟。雕花的窗，雕花的门，好美丽的房子。都美丽得让人荡气回肠，似乎每扇窗里都有故事，每扇门里也都有故事，不知若干年前，曾住过怎样的白族美女？

我们都呆住了，欧阳扛着行李不知如何是好。邬湘叫他先把行李放在回廊上，她和小钟忙着去找负责人。负责人还没找到，邬湘又“当机立断”，说：

“我看，这个喜洲田庄，大家参观参观就够了，我们今晚还是回到洱海宾馆去住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”

这一说，大家又一呼百应，欢声雷动。说真的，大家对于要住在如此空阔的大房子里，都有些心中忐忑。初霞有洁癖，对于灰尘蚊蚋，更是满脸怯意。这样一来，欧阳又忙了。赶快再把我们那些箱箱囊囊搬回到车子上去。一番忙碌之后，邬湘说：“既然已到了喜洲，就应该去海边看看！这里是个渔村，本来明天要从这儿出海的！”

于是，大家就来到了“海滨”。其实，洱海只是个湖，不是海，云南人

把所有的湖泊，都叫“海子”，把所有的平原，都叫“坝子”。这洱海海滨，因为不是真的海滨，岸上绿草如茵，有几匹马，还有几匹驴子，在草地上悠哉游哉地吃草。有几条渔船，泊在岸边。而水中，许多人在一艘艘小渔船上，静静地垂钓。水里，还有一丛丛的水草，伸出水面，迎风摇曳。整个海滨，安详宁静，像一幅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忽然有个大发现。

在岸边的石头堆里，有四只小鸬鹚，正在那儿伸长了脖子，呱呱不已地啼叫着。鸬鹚，当地的渔民叫它“鱼鹰”。它们会帮渔民们捕鱼，叼了鱼，把鱼装在颌下的皮囊里，再吐出来。所以，渔民们都饲养鸬鹚。现在，我在岸边看到的四只鸬鹚，体型都和鸭子差不多大，黑色的羽毛，灰色的嘴，嘴下有黄色的皮囊。它们挤在一块儿，既不飞走，也不避人。

我生性喜欢小动物。一见到鸬鹚，就兴奋不已。我奔过去，和四只鸬鹚玩了起来。鸬鹚看到我伸手过去，以为有东西可以吃了，四只鸬鹚，只只伸长了脖子，张开了大嘴，开始吃我的手指头。我急忙四面找寻，想找一点鱼来喂它们。旁边有渔船，渔民们说不是捕鱼季，没有出去捕鱼。有渔船而没有鱼，真奇怪！我又四面找寻，李蕙问我找什么，我说：

“找它们的母亲呀！总应该有只母鸟呢！或者母鸟去捕鱼来喂它们了！”等了半天，不见母鸟来。小鸬鹚猛啃我的手指，快把我的手指吃掉了。初霞、邬湘弄了些干粮来，小鸬鹚不肯吃。欧阳又弄了几只虾米，挑嘴的小鸬鹚，居然连虾也不吃。而小王和鑫涛，却忙帮我和小鸬鹚拍照。

我和小鸬鹚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邬湘已经和渔民商量，让我们剩渔船出海，去洱海上“泛舟”。渔民因为可以有意外收入，欣然同意。于是，我们就坐上那原始的木制渔船，船夫用撑篙和浆，把船划了出去。

这样泛舟，也别出心裁。洱海的水，是我这一路上看到的最清澈的水，丝毫没有受到污染。坐在渔船上，看苍山如画，绿水无波，似乎连时间都停止了。水里，有苍山的影子，有白去的影子，有渔船的影子，有竹篙的影子，有我们的影子……此时此刻，真正远离尘嚣，眼中心底，都只有一片宁静。在洱海上流连了一个小时，天色渐渐转暗，暮色里，寒风扑面，颇带凉意。邬湘及时下令，应该弃舟就车，动身回洱海宾馆了。大家上了车，在夜色中往下关开去。这时，小钟有点纳闷地提出了问题：“你们明天要到哪里去玩？”

原来，我们这一整天，时时在改变计划。把大量的名胜，几乎一天都看完了，最后，连洱海泛舟，也用渔船取代了游艇，给“泛”过了。这一下，可把小钟给难倒了，除非把我们带去游苍山，否则，就无处可去。但是，游苍山，就不是一两两天的事了，要十天半月才行！此时，邬湘第三度“当机立断”，发言说：“明天就动身回昆明！反正大理该玩的地方都玩过了，但是，昆明还有好多地方没去呢！像西山龙门、华亭寺、金殿、筑竹寺、黑龙潭……好多地方都可以去！大家的意见如何？”

又是一呼百应。邬湘这三次“当机立断”，使我对她佩服不已。我们把她策封为大王，实在是的道理的。

第二天，我们一早就动身回昆明。大理，虽然只短短地停留了一天，但是，我对它的各种特色，不论风景、民俗、建筑、古城、山水……以至于曼陀罗和小鸬鹚，都印象深刻！

三十二、最后两天的“乡愁”

真不敢相信，我的大陆行，已经只剩下最后两天了。回忆初抵北京的种种，一切情景，恍如昨日。那时，对自己这趟长达四十天的旅程，还充满了不安和怯意。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坚持到底。没料到，转眼间，三十八天都匆匆而过！

这最后两天，我仍然过得非常忙碌。自从大理回到昆明，我的感冒，已变得相当严重。

所以，一大早就请了医生来打针开药。医生刚走，有人敲门，鑫涛打开房门一看，欧阳手捧了好大好大的一束鲜花，站在门外。我走过去看了究竟，欧阳对着我就一躬到地。我惊愕极了，因为，在大陆要买鲜花是件极其困难，也极其奢侈的事，大陆并不流行这个。我再仔细定睛一看，不得了，整个柜台小姐，都忙着集了各种大小的花瓶，还在那儿插花呢！插了花，就一瓶瓶往我房间里送。我愕然地瞪着欧阳说：

“你去什么地方买的花？怎么买了这么多？”

“我把人家整车的花都买下来了！”他说。

“哎呀！”我懊恼地喊着：“我后天就走了，这些花岂不可惜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？”

“一点心意而已，祝你马上痊愈！”他说，把花束交给了我，转身就走。

“不打扰你休息，明天我再送花来！”

“欧阳！”我叫住了他，叹了口气。“你还是没有放弃给我做录影访问，是不是？你看看我，你认为我这副狼狈的样子，适合上电视吗？”他看了我一会儿。“你今天精神不好，但是，说不定明天就好了！在你上飞机之前，我都不会放弃希望！”

这个湖南骡子，简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！

欧阳送花之后没多久，小王送来了一本照相簿。

哎呀！实在让人太感动了！小王一路开车，一路帮我们摄影，此时离别在即，他把我们的照片，经过放大剪裁编辑，贴了一大本。首页就是我和鑫涛欢度结婚纪念日所摄，然后沿途种种，从石林、石洞，乃古石林，都一一在目，最后一页，是一张放大的“石莲花”！

我们感动，初霞、承贲、李惠也感动，邬湘、小冯、小张、老鲁也感动。这“云南四王”和我们朝夕相处，大家已经热得不分彼此，如今，就要面对分手的时刻，不知怎的，大家就有说不完的话，说不完的叮咛。小张一再对我说：

“好遗憾，没有陪你上莲花峰！”

小张，你放心！我说：“我会再访石林，二上莲花峰！”

“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一言为定吗？”一时间，满屋子的云南人都追问我，好几只手伸给我，要和我“握手为定”，我心中一酸，握紧了他们四个，我大声说：

“岂止石林！别忘了你们还要陪我去西双版纳！”

“岂止西双版纳！”小冯喊，“还有丽江呢！还有保山呢！还有腾冲呢！”

还有高黎贡山和澜沧江呢……”

我慌忙阻止他们说下去。

“别说了！别说了！我知道云南有大好河山，有边陲古道，但是，我却是个湖南人啊！”

真的，此时此刻，我已快飞离大陆，我却对我的故乡湖南，浮漾着满怀乡愁。从玻璃窗望出去，云南的山峦，在雨雾中依稀可见（那天下着雨），湖南的山峦，却在何方？这时，心中闪过的，都是古人的诗句：“他乡生白发，旧国见青山。”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！”来人，从故乡来的人，是欧阳吧！那时我还不知道，另外还有个人，正风尘仆仆，夜以继日，不眠不休地向我兼程赶来！这个消息，是那天晚上，初霞告诉我的。她冲进我房间来，就激动得不得了地对我说：

“我告诉你一件事！欧阳刚刚在我房里，对我说，他来昆明的那一天，曾经和你谈过一篇话，你说这次没有去祖父的坟前磕头，非常遗憾。又不知道家乡兰芝堂的状况，祖父的坟修建得如何等等。所以，他当晚就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湖南，让他的一个朋友，带著录影机和工作人员，连夜开车去你湖南乡下，为你拍摄祖父的坟，和家乡的录影带，再要他的朋友坐火车夜送来！现在，录影带已经拍到了，人也动身来昆明了，大概明天晚上会把录影带送到你面前来，放给你看！”我目瞪口呆，半晌才说：

“不可能的！”“怎么不可能？”初霞问。

“他们电视台在长沙，我的老家在衡阳乡下，离衡阳还有好几十里，他们怎么可能在短短四、五天内，从长沙到衡阳，从衡阳到渣江，再到兰芝堂和坟地去拍摄，还要把带子送到昆明来！”“反正他们做到了！”初霞对我大声嚷着，接着，就清清喉咙说：“如果你再不答应给欧阳做电视访问，我用推的、拉的、拖的、抱的……也要把你弄到摄影机前面去！”她吸口气，瞪大眼睛：“我真的会这样做，不骗你！”

初霞激动，她以为我就不激动。事实上，这消息真的震撼了我！可能吗？可能有人为我这样大费周章，来传递给我故乡的消息吗？再见到欧阳，我不敢追问什么，只是说：

“明天下午，我接受你的电视访问！”

欧阳眼睛一亮，立刻跑出去安排机器了。

所以，第二天，我们从西山龙门回来以后——对了，毕竟在离开昆明的最后一天里，去了西山龙门，也在这最后一天，接受了欧阳的电视访问。

那天下午，欧阳从云南电视台，调来了一部一寸带的电视摄影机，在我房间里，架起机器，打起灯光，来了摄影师和灯光师，大张旗鼓地为我录影。短短几句访问，却整整录了两小时。当录影“终于”录完，我看着欧阳，不胜佩服地说：“你总算达到了目的！”

欧阳看了我一会儿。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从去武汉第一次访问你，然后，上隆中，溯长江，到沙市，回长沙，再来昆明，去大理……我这一路，足足走了四千里！”

我沉吟片刻，笑了。“不稀奇！”我说，“人家‘八千里路云和月’，你才走了一半！”欧阳深思地看着我，带着莫测高深的表情，也笑了。

那晚，金龙饭店董事长为我饯别，“云南四王”全部列席，一餐饭吃到晚上十点多钟。

宴会结束后，我回到房间，一眼就看到欧阳带着个年轻人，拎着一大

袋东西，站在我房门口等我。“这是黄子林！”欧阳为我介绍：“他刚从你的家乡兰芝堂赶来！因为买不到飞机票，他和我一样，在火车上站了两天两夜，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休息了！但是，他拍到了兰芝堂，也拍到了你祖父的墓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激动地看着黄子林。

“真的！”黄子林一口乡音，满脸恳切地说，“只是时间太紧张了，我来不及做剪接整理的工作，可能会杂乱了一点！”

我注视着黄子林，我怎会在乎杂乱与不杂乱呢？黄子林，面貌清秀，温文尔雅，虽然风尘仆仆，亲切的脸孔上却只有兴奋，没有疲倦。我急忙把他们两个让进房间。因为鑫涛还有好多事要办，云南出版社的几位先生也来话别，金涛就把客人带到初霞房间去，让我和我的两位同乡，一起看录影带。

欧阳借了一部录影机来，当他在弄机器的时候，我已经等不及，殷殷询问黄子林，有关家乡的一切。以及他怎样去到兰芝堂的？是公路？还是铁路？黄子林说：

“从衡阳到渣江镇，是乘吉普车去的，路况非常坏，走得很慢，到了渣江县，再去兰芝堂，还要步行四华里。你的祖父葬在猫形山，也要走路上去。”

“哦？”我愣愣地看着黄子林，原来还要步行啊！

欧阳把机器架好了，抬起头来，他对我微微一笑说：

“现在，我走的路，加上黄子林走的路，总有‘八千里路云和月’了吧！”真的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！我心存感动，默然无语。

然后，他们就放起录影带来了，一面放，黄子林在一边解释。我真惊奇极了，因为一上来，拍的是衡阳市，然后转入一条街，进入一个小学校，黄子林说：

“这是你的母校，刚直小学！我们找了半天，还找到一块旧的牌子，上面有刚直小学的名字！”

他拍了我念过的小学，又拍了我在衡阳住过的那条街和巷。“这是陕西巷，你曾经和你的表姐王代训，住在这儿。这里是祖父住过的地方，只是老房子都拆了，我们只能拍一个大概。”从衡阳市转往乡下，老家出现。我睁大了眼睛，一瞬也不瞬地看着“兰芝堂”。在童年的印象里，兰芝堂是一幢深宅巨院，虽然是乡下房子，建造得也十分考究。但是，现在出现在灾光幕上的，是一幢非常残破的陋室。墙壁完全斑驳了，露出里面的泥。部分的围墙已经倾圮了，小院中杂乱地晾晒着衣物，没有一扇门窗是完整的。镜头推向一座有雕花的石墩，黄子林说：“兰芝堂里住了二十几家人，现在只剩下一家姓陈，算辈分，那是你的堂兄，他们仍然务农，”他说，“你小时候，喜欢站在这个石墩上玩，你的祖父陪着你玩！”

我心中一紧，低下头去。非常不愿意让欧阳的和黄子林看到我如此脆弱的一面，但是，眼泪水却已夺眶而出。我拿了化妆纸拭泪，黄子林的声音变得又不安又抱歉：

“这房子确实已经很破旧了，陈家人也都离散了，但是，但是……但是他们都是很忠厚老实的老百姓！你堂兄也是的！”我点点头，哽塞难言。竭力想咽下我的眼泪。然后，镜头离开了兰芝堂，转向了猫形山的山下，祖父的坟出现了。我再度睁大眼睛，看到我的堂兄带着子女，为我祖父上坟烧香。那坟墓，只是一个黄土堆，一个最最简单的黄土堆，土堆前，有一块简单的墓碑，写着：“陈墨西之墓”

我的头再一低，泪珠又泉涌而出，脑子里忽然涌现出三十九年前的画

面：我们离开湖南去台湾，祖父依依不舍地送我们，送了一程又一程。那时并没有料到，从此一别，竟成永诀！总以为过两三年就会团聚。我们行前，曾给祖父多少允诺。我们走后，祖父对我们又有多少期待！而现在，我看着祖父的一杯黄土，心中深深地痛楚着：我们走了，却“独留青冢向黄沙！”不，祖父没有“青冢”，他的坟上，连一棵青草都没有！我用手遮着眼睛，不忍再看。

录影带放完了。一时间，房子里静悄悄，我们三个人都默然不语。那种悲怆的气息，已经充斥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，是怎样也挥之不去了。好半天，欧阳才嗫嗫嚅嚅地说了一句：

“没想到，会让你这么难过！”

黄子林更是抱歉极了：

“都是我不好！我应该剪接整理一下，就不至于看起来这么残破！”我振作了一下，抬起头来，正视着我面前的两个人，两个为我奔波了八千里的故乡人！我哑声说：

“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，让我在离开大陆的最后一个晚上，看到了家乡的一切。事实上，这种情景，和我预料的差不多。欧阳，”我盯着他，“你现在应该懂了，为什么我一直告诉你，我‘不敢’回去！今晚，我看到的只是录影带，我已经够伤心了，假若我一回大陆，就去故乡，这趟旅程，将情何以堪？”“我懂了！我真的懂了！”欧阳终于一叠连声地说。

“我做得不好，”黄子林还在那儿自怨自艾，“我应该多访问一点你的亲人，多拍一点你家乡的山水……”

我转眼看黄子林，我眼中又湿了。

“你做得很好！”我喉中哽着，“其实，你不知道，我多么想见我的家园……不管它破旧不破旧！谢谢你把它带到我面前来！除了你们两个，我想任何人都不会为我做这件事！”

那夜，当黄子林和欧阳告辞以后，我仍然呆怔怔地坐在沙发中。鑫涛回房来收拾行装，我也不曾帮忙，我只是坐着不动，脑子里全是录影带里的画面。我想起一首歌，一首从小就会唱的歌：

“春去秋来，岁月如流，
游子伤漂泊。回忆儿时，家居嬉戏，
光景宛如昨。茅屋三椽，老梅一树，
树底迷藏捉。商枝啼鸟，小川游鱼，
曾把闲情托。儿时欢乐，斯乐不可作！
儿时欢乐，斯乐不可作！”

我坐在那儿，想着这首歌，追掉着逝世的祖父，追掉着逝去的童年。整夜，我未曾阖眼。这就是我在大陆的最后一夜。

三十三、告别故国，期待来年

中午十二点半的飞机飞香港，别了，云南！不，别了，神州！十点钟，

“云南四王”已经来我房中接我们，欧阳和黄子林抱着四束鲜花也送到机场，李蕙已早我们一小时的飞机回成都了。我、鑫涛、承贲、初霞四人上飞机，好多好多人送行。到了机场，小冯为我介绍海关的诸位先生女士小姐，又让进贵宾室喝咖啡，所有行李，都没有让我们操心，自有人去安排一切。邬湘握紧了我，频频追问：秋天可能再来吗？如果不行，明年何时再来呢？小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在我耳边叮咛又叮咛：别忘了我们再访石林，二上莲花峰之约啊！

小冯叹气，女人们真婆婆妈妈！握着我的手一阵猛摇，明年不来云南，本王就和你们绝交！

老鲁一向沉默寡言，只是深深看着我们，轮流对我们说：珍重！珍重！珍重！欧阳把鲜花塞进我怀里，固执地、真切地、诚恳地、不住口地说：别忘了故乡的呼唤！

黄子林兴奋而激动，喃喃不停地说：为你走了四千里，刚刚认识，怎么就要别离呢！

还有小王，他举起相机，为我们再拍下一张照片！

终于，挨到了上飞机的时刻，所有的乘客都上机了，只剩下我们四个。我们在海关人员及云南四王簇拥下（欧阳及黄子林不能送入禁区，彼此挥手，互道珍重。）大家走出机场大厅，飞机停在跑道上等我们。我眼中湿了，再和邬湘、小张拥别一次，小张蓦地哭了，邬湘接着泪流满面，这样一来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泪珠就夺眶而出。初霞更是泪落不止。

我们四个走上飞机，登上了梯子，再回头，邬湘和小张哭得唏哩唏啦，拼命和我们挥手。承贲忽然惊呼了一声，用手指着喊：“看那边！”我们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。啊呀！原来欧阳和黄子林在机场的铁栅栏外，正疯狂般地向我们挥手。当我们也对他们挥手时，欧阳居然激动地爬到铁栅栏的柱子上，摇摇欲坠地站在那儿，不住不住不住……地挥手。

我们终于走进了飞机，终于坐定了，机门终于关了……邬湘、小冯他们仍然站在广场上不走，欧阳和黄子林仍然爬在柱子上挥手……飞机延迟了二十分钟，他们没有一个人离去，我们在窗口不断地给他们打手势：写信，写信，写信！他们不断地回答：再来！再来！再来！

飞机终于在跑道上滑行，我回头再看，机场上的人影小了，远了。最后，飞机掠空而起。我再低头下望，昆明市隐隐约约，逐渐远去，绵亘的大地，在云层下起伏不断。我拭去泪水，定睛而看，再看，再看；这块绵亘的大地，又一次深深撞击了我的心！我在云层下寻寻觅觅，一片苍苍茫茫，看不见哪儿是长城，看不见哪儿是长江。至于苍山洱海，更不知已在何方？湘江洞庭，依然在梦魂深处。白云翻翻滚滚，把什么都遮断了。但是，我确定那云层下，有我故国的土地，有我故国的河山，有我故国的亲人，有我故国的朋友们！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，我终于能回来，和我的河山亲友接触，我已经太幸运了！只是，我那剪不断的乡愁，却不知怎的，反而比来大陆前更重了。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渐行渐远还生！”

好在，我们已经有了希望，有了期待！明年可以再来！今年填不满的乡愁，且寄与明年。自从人类发明了飞机，已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最低限度。“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”的诗句，是“唐朝”的事了。今生今世，再也不该有“天长路远魂飞苦，梦魂不到关山难”的遗憾了！

所以，明年，我要回我的故乡湖南。那时，我已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

来面对家园的一切！我要去祖父的坟上磕一个头……当然，祖父的坟，不能是如此这般的荒冢，他老人家的儿孙，终于可以照顾他了！我开始计划，该如何修改，该如何祭祖了。中国人就是这样的！

不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的隔阂，中国人永远在传统的节庆里，做相同的事情：清明要扫墓，中元要祭祖，端午划龙舟，中秋赏明月，除夕庆团圆。中国人爱自己的祖宗，爱自己的土地，爱自己的故乡，爱自己的家园，有强烈的“山河之恋，故国之思。”所以，留下了千古的词句：“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！”“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”“共看明月应垂泪，一夜乡心五处同！”

中国人就是这样的：无论隔着山，隔着海，隔着岁月，中国人的血液里，总是绵绵不断地流动着一条黄河，一条长江！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写于台北可园

后记

这不是一篇“游记”。是我生命中一段“历程”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应该为这样大规模的“探亲之旅”，记上一笔。（据说已有四十万人，完成了“探亲”）这样的旅程，像是一群候鸟的飞行。候鸟一年飞一次，而我们，经过了三十九年，才飞第一次。我只是一大群候鸟中的一只。我的把这趟飞行的经历，细细写下。其中，有我的“接触”，也有我的“感触”。“接触”的不止是河山和大地，也有亲人和友人。“感触”是随“接触”而至，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。不论是“接触”和“感触”，都带着我的个人色彩，只代表我，不代表其他任何的候鸟。我的这趟旅程，整个经过，颇具戏剧化。我尽量忠实地记载下所有的一切。其中，不免有疏忽的地方，不免有省略的地方，也有免有错误的地方。（我对于年代、距离、大小、考证等与数字有关的东西，一向弄不清楚。）但是，书中所提到的人物，都用的是真名。

我回大陆，只有短短的四十天。这四十天中，几乎天天都情绪激荡。我本是个容易感动的人，常常陷在感动的情绪中，无以自拔。我知道其他的探亲者，曾面对种种困难，我侥幸有各方友人照顾，使我此行中，只有感动，没有困难。我要在此处，对所有照顾过我的人致谢！

“探亲之旅”。总有一天，会变成历史上一个“过去式”的名词。但是，在我的生命里，这短短四十天，将是我永恒的记忆！

琼瑶

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九日写于台北可园

